

# 學生文藝叢刊

第 七 卷 第 四 集



凌善清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袁君同興



林君宴春



古君釗琳



紀君宣撫



廖君錫昌



湯君義訓



## 本刊徵求稿件

# 啓

本刊現正徵求稿件，國內外學子如以

大作見惠，不論語體文，文言文，詩

# 事

歌，劇本，圖畫等，一律歡迎。（投

稿簡章，附刊在本書之後。）

着色走獸



張含華

水山墨水



張佩文

着色山水



龍嘉朗

嘉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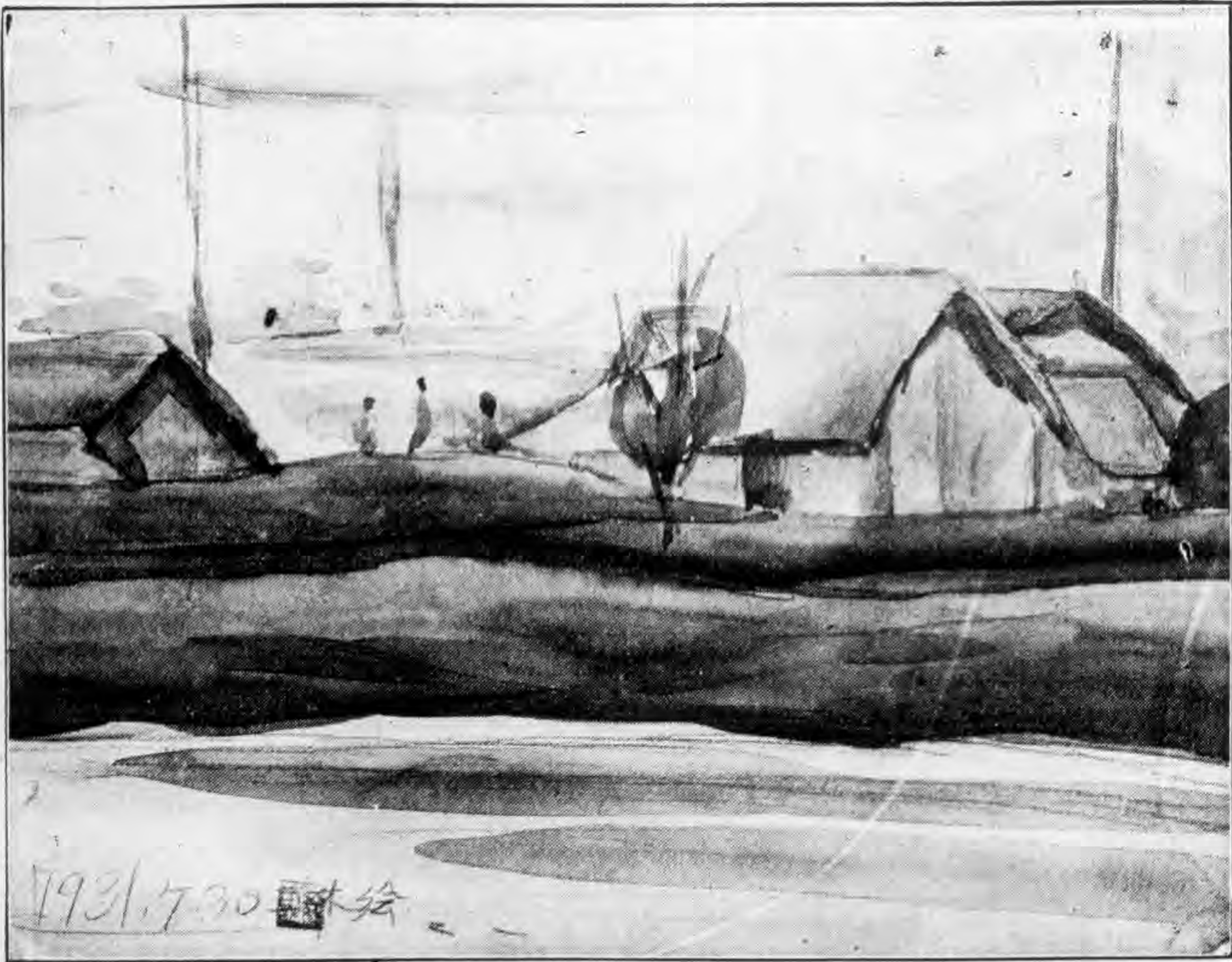
張含華  
畫  
一九二九年  
張含華



着色山水

張含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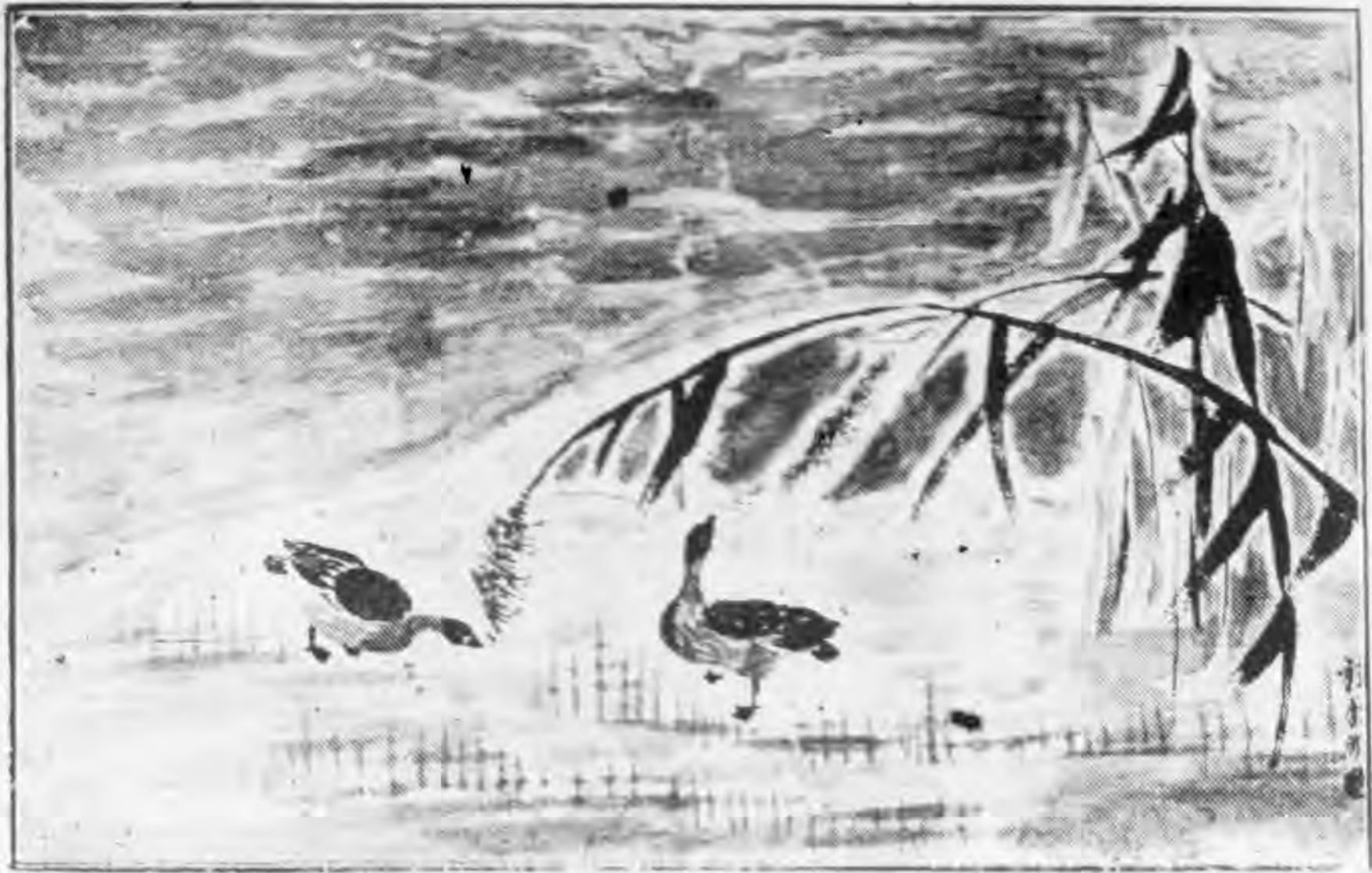
水彩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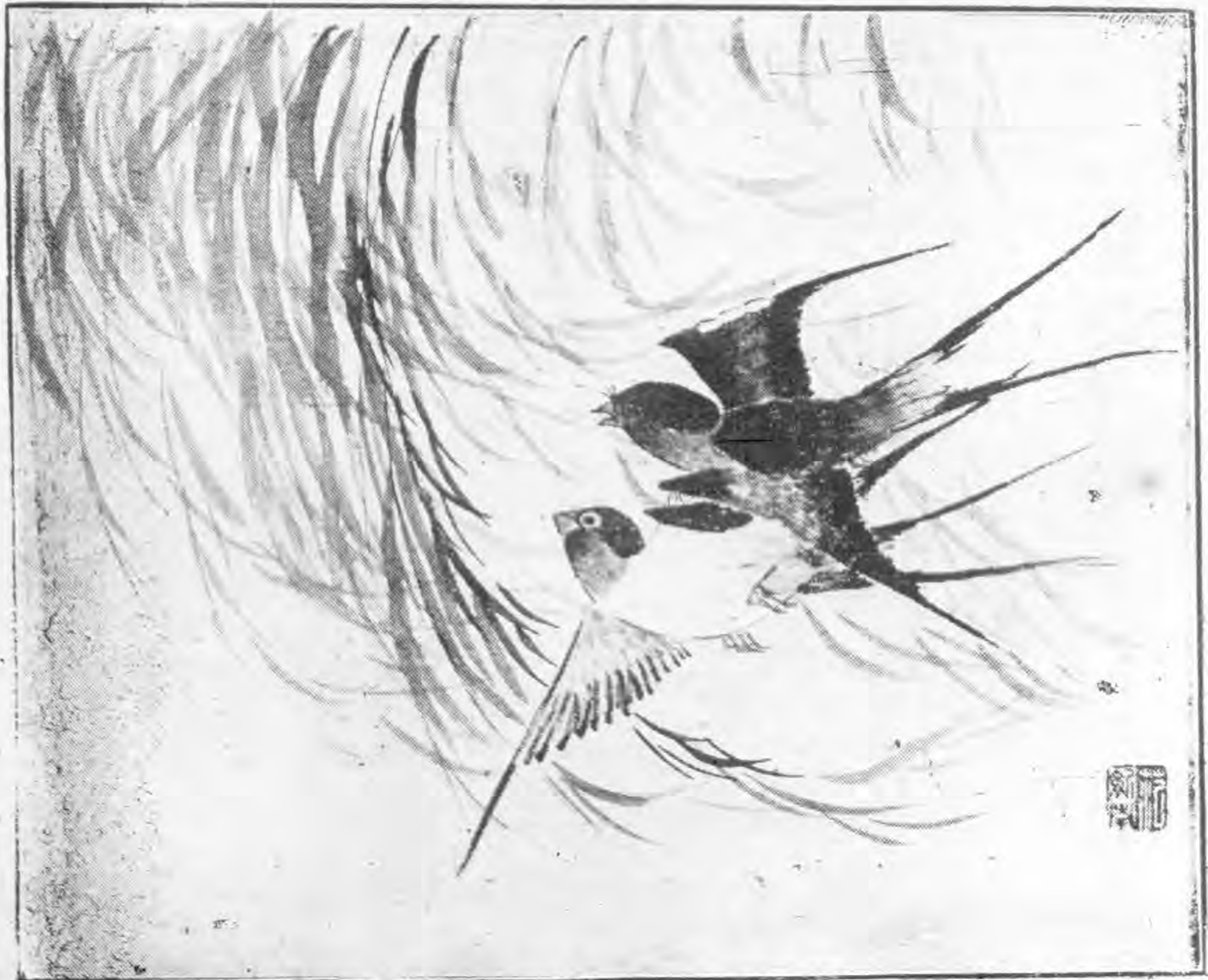


雁 蘆



鴈 數 程

南 劍 范.....毛 翎 色 著



美琳  
不琅  
勝湍  
收目

文藝叢刊第...

夢周謹書



卷首

本刊投稿諸君小影

圖畫

學生文藝叢刊 第七卷 第四集 目錄

着色走獸.....	張含華
水墨山水.....	張佩文
水墨山水.....	張佩文
着色山水.....	龍嘉朗
着色山水.....	張含華
水彩風景.....	湖南華中 美術學校 劉森
着色山水.....	朱廣鈞
着色山水.....	朱廣鈞

蘆雁

程敷鵬

着色翎毛

蘇州中學  
范劍南

### 書法

隸書

閻夢周

### 語體文

離騷所傾瀉的屈子兩重悲哀的情味

李彭陵

我的人生觀

羅全球

茫茫之夜

汪蔚雲

往事一閃

長沙育羣中學  
張孝純

蘇州名勝紀遊

王叔明

### 文

劍考

李宗浩

三民主義以民族爲首民權次之民生又次之而在建國大綱則謂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其

次民權其三民族試論其故	趙鍾麒
文學與環境	蘇州中學 陳侃基
柳侯祠記	朱深
擬湖北賑災委員會爲災民乞賑啓	鍾箴
記漁家樂	張福瓚
總理逝世六周公祭文	嚴潛
遊西湖日記	無錫梁豐中學 錢自達
介亭記	王天佑
讀王安石答司馬光諫議書書後	江油初級中學 唐顯海
金闔露宿日記	太倉中學 鄭國錫
<b>語體詩</b>	
雨聲唱出淒涼的調子	汪蔚雲
疏星閃爍的秋夜	汪蔚雲

集 四 第 卷 七 第

目 錄

四

我怎能不思念你……………汪蔚雲

清秋冷雨……………汪蔚雲

月……………安徽省立第四女中 黃蕊仙

秋蟲……………黃蕊仙

墓畔哀歌……………長沙育軍中學 張孝純

青色的落葉……………張孝純

空虛的心……………張孝純

紀念徐志摩詩人……………張孝純

詩

福陵懷古……………遼寧商科高中 趙春和

感賦……………趙春和

呈李一琴夫子……………趙春和

守歲……………趙春和

學生文藝叢刊

客中偶成	.....	泰縣中立二	周承楷
柳絮	.....		周承楷
泰縣小西湖竹枝詞	.....		吳梅
安慶菱湖秋景	.....	安大	孫善掄
秋感三首	.....		孫善掄
遊姜高琦周肇基二烈士墓遂弔之二十韻	.....		孫善掄
中秋月夜感懷	.....	上海	張亞屏
步張亞屏先生原韻	.....	上海	張安民
悼吳君志堅	.....		徐化塵
蔡松坡贊	.....		張福瓚
海望	.....		張福瓚
中秋書感	.....		張福瓚
合浦竹枝詞	.....		張福瓚



第四卷第七

目錄

六

殘荷	馮秀民
雜感	廣州培正中學 林育魂
夏	林育魂
二十初度	李祖傑
寄海上鍾漢華	李祖傑
感懷	古劍琳
寫意	古劍琳
春遊	南京安徽中學 黃覺非
春去二首	黃覺非
案上供梅	劉頑石
蜂房	李宗浩
春夜有感	張玉麟
春日	張玉麟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春曉曲	瀟雲雲臺 山文藝社	黃卓然
春興		黃卓然
征途		黃卓然
秋窗聞雁		李嘯谷
西施		徐希祖
虞姬		徐希祖
昭君		徐希祖
文君		徐希祖
寄本刊諸社友	海門三 益中學	朱震
除夕偶成		朱震
韓信溝懷古		王天佑
庸生詞題壁		王天佑
悼亡		盧縱嵐

集四第 卷七第

目錄

八

輓妹倩仇君沛新絕句	盧縱嵐
村居閒咏	王天佑
初夏卽事	周希文
離家	浙江省 立九中 柯徐秉
江干眺望	南通崇 進中學 陳景辰
過七里灘懷嚴子陵	王夢若
新月	遼寧東北 蒙旗師範 張錦堂
月	費龍丞
菊影	費龍丞
竹	費龍丞
自歎	朱印卿
少婦	廣西省 立二中 陳熾堯
卽景	袁同興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思家	南京中學	趙乃源
夜雨	泰縣中學	章子禎
白桃花		章子禎
漁		章子禎
樵		章子禎
耕		章子禎
老妓		章子禎
秋聲		章子禎
重陽口占		歐笑儂
新婚第一夕		封仲兼
賞梅		張仲美
哀詩	長沙廣雅中學	歐陽平基
重遊乾明寺有感		錢鼎元

旅邸無聊讀東坡詩集得王半山六絕二首蓋感奮之作也戲用其韻寄四弟……錢鼎元  
灞陵……錢鼎元

小說

淚珠慢慢流……李后生

青春的故事……王懷謙

愛與逆……浙江君 毅中學 羅賢模

軍民合作……戚維翰

農村的故事……戚維翰

雜俎

三三棋……唐漢臣

嚼舌錄……汕頭揚 陽中學 黃信士

零零碎碎……湖北省 立二中 陳家焜

養靜軒詩話……霍北平

通 訊

黃君國棟啓事

程君寶三啓事

目 錄

一

集四第 卷七第

---

目  
錄

三

語

體

文

## 離騷所傾瀉的屈子兩重悲哀的情味

李彭陵

### (一) 引言

「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屈子之所以偉大，所以成功，在能充分地表現他自己的個性。他的全部作品，都極瑰璋之至，始終如一的傾瀉他的窮愁，哀怨，竊思，別恨和忠於「本土」的情味。祇要隨便讀他作品中的一篇，都可以察見屈子的倔強的不肯「隨波逐流」的性氣。然而他的個性和終生的行狀，表現得最詳盡的，却要算「與日月爭光」的離騷了。

離騷，結構的偉大，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文辭的雅豔，雖然有不少人亦步亦趨的刻意摹仿，仍不能肖其毫末；想像力的豐富，取材的奇詭，更不用說了。



。所謂「才高者苑其鴻裁，才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讀騷的人，不論着眼於那方面來鑒賞牠，都能得着滿意的收穫。但是，鑒賞的最大目的，在觸着作品的核仁，與創作者精神交通，以得到自鑒自滌自拔的好處。「拾其香草」，「銜其山川」，「獵其豔辭」，都不過是皮相的工夫，膚淺的鑒賞



。「言必有物」，我們鑒賞離騷，必得要「苑其鴻裁」，才能充分地理解字裏行間所蘊藏着的「物」。離騷裏的「物」是什麼？是「主我之悲」和「猶疑之悲」。我們要先觸着個核仁，才能知道屈子的怨憤，才不致誤會他爲無病呻吟。

(二) 屈子對「本土」的純愛

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年少立志，是一個重要的條件。這可以說是世界名人傳的一個結論。屈原質性容度的粹美，與生俱來，又能很早的立志——立志忠愛「本土」

，不消說是合乎這個條件的。如說：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乎先路。」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所以屈子打算「及時好修」，做社會和賢士的前驅。同時，又感到自己勢孤力薄，單槍匹馬幹不出什麼來，所以立定計劃，要多培植些同志，協力改革社會。如說：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

從這幾句話看來，屈子不獨抱着忠於「本土」的心志，而且胸中已具有實行這種心志的計劃了。

他後來雖然不爲君所信任，然而還是誓矢忠誠，竭盡心力，傾愛「本土」。

戰國時代，楚爲七雄之一，爭霸圖強，社會免不了混亂。屈子是富於情感的人，對於人民的疾苦，那裏能看得過去？所以他說：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人民一般心理是厭亂望治的，是要求安寧和秩序的。社會的不安寧和紊亂，是那時紛亂的時勢所造成。有爲的君主，應該體會人民的心理要求，好好的圖謀社會的安寧，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才是正道。但是，沒出息的君主，又「終不察夫民心」，坐令人民陷於水深火熱。「衆生可憫」，那能令我們的多情多藝的大文學家——屈子不「怨靈修之浩蕩」呢？

屈子雖然力不足以戰勝環境，然他對「本土」是純愛的，雖敗猶榮。所以他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這兩句話是他最後說明他自己是問心無愧的。因爲自己始終不變節操的愛着「本土」，雖然失敗，還是覺着得到中正之道而愉快。「哀莫大於心死」，要是心不死，能赤裸裸熱騰騰的供獻於自己心愛的對象，（屈子心愛的對象是「本土」）那麼，事業雖偶受打擊，不能成就，也是可以驕人和自慰的。忠誠而倔強的屈子，已經飽嘗着這種愉快了。他心坎裏爲這種愉快所支配，所以在完成他的人格的伟大——自殺的時候，還能很從容地「行吟澤畔」，沒有絲毫畏怯的神情。

(三) 冷酷的楚國環境

屈子盡忠愛護「本土」的偉大人格，誠足以感動天地，但是那時的朝野上下，都是一塌糊塗，沒有一個人能給他以一點助力和同情。現在且把這種冷酷的環境分開幾方面來檢討一下：

(甲) 君主方面 屈子是一個貴族，想貢獻他愛本土的忠誠，當然以從政治方面入手為最有把握。在先他已得懷王的信任，「入則與王圖議國事」，懷才知遇，應當可以展其抱負了。然而「懷王變操不常，無任賢圖治之略」，不但變了卦，而且「反信讒而齋怒」。屈子為人堅忍，並不因君王之不信任就撒手不理，還是一成不變的力事諫諍。他「固知謗謔之為患」但是「忍而不能舍」。甚至遭放逐之後，對於楚王還是念念不忘。「閨中既已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察兮，余焉能忍此以終古？」「藕斷絲連」，這句話可以拿來形容屈子的心情和態度。

(乙) 黨人方面 朝廷方面的上官大夫，對於屈子不獨不加以贊助和表示同情，而且以己度人，一開始便不了解屈子而妒忌他，所以進一步便有所謂「衆女嫉余之

娥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把一個人格偉大的屈子，詆毀到不值一文錢。屈子處在這種環境裏，當然是「路幽昧以險隘」，一籌莫展了。他自己會說：「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可知在先本有一些人幫他的忙，可以認做同志的，但是後來却都轉變了志趣。梁任公說：「一個人失敗有什麼要緊？最可哀的是從前滿心希望的人，看看墮落下去，所謂「衆芳蕪穢」，就是「昔日芳草，今爲蕭艾。」這是屈原最痛心的事。」

(丙) 人民方面 改革家是一定爲政府所不滿的。然而古來改革家都能努力奮鬥，反抗威力的壓迫，和惡勢力作殊死戰。這是出於志願的堅定和民衆的贊助。屈子忠於「本土」的節操，刀鋸不移，任怨任勞，不避艱辛，這種勇往不屈的精神，倘使得到人民的贊助，也許會始終不懈，向環境奮鬥，和惡勢力相搏戰，來解決他的悲哀——主我之悲。普通人在途窮的時候，得着人們的安慰和鼓勵，就是希望將絕，也許會死灰復燃，何況堅苦卓絕的屈子？但是，當時的社會是那麼冷酷，不獨昏昧的君王和自私自利的上官大夫不能贊助他，一般人民對於他也沒有一點同情。他

幹來幹去，只得到這麼一句收場白：「國無人，莫我知兮！」這是多麼可憐呀！讀者能不爲他洒一掬同情之淚嗎？

屈子的處境是這麼不幸，——糊塗的君王不能信任他，滿朝荆棘障礙他，人民不贊助他，使他走頭無路，不能發揮忠於「本土」的心情。在平凡的人，早就高賦「吾其可以休矣」了。在投機者，也許早就降伏了。然而屈子是一位「有潔癖的人」，具有堅定的意志，除非是到了水盡山窮的時候，才想別的方法，否則決不能因環境的惡劣，便放手不幹的。至於變節投降，「隨波逐流」，那更不是屈子所屑做的事。所以他反復的說：「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復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句句都能表現他的積極的始終不移的忠於本土的態度和亢奮偉大的精神。梁任公說：「屈原失戀被棄，憔悴枯槁，永不稍弛其愛。」屈子之所以爲屈子，屈子之所以偉大，就在這至死不渝的節操了。

(四) 屈子內心裏「去」「留」二念之交戰

「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屈子的潔癖，自己也知道不為流俗所容。他所以不避艱險，苦苦的幹，蓋欲以至誠感人，希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但是世變急劇，遭時不遇，幹到盡頭，道路都行不通。這「又何可以淹留」？祇好退隱以行其「好修」罷了。「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他自己「鑒前之進而遭尤，今固可修初服以退隱矣，」所以想入非非地發生了遠遁的念頭，涉想及走路方面去了。「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離開了惡劣穢濁的環境，應該快樂了；但又「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混濁的楚國環境，當屈子秉着他自己的理知之燈和愛「本土」的烈炬，在那裏奮鬥拚命的時候，也沒有辦法使他清明；假使他自己走了以後，連這一點僅有的光明都滅了，那麼，楚土不更天昏地黑，永遠沈淪於萬劫不復之淵嗎？想到這裏，無怪愛「本土」的屈子，反顧而流涕了。「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不獨屈子「戀戀不能去」，連那些常受他至誠的性靈所感化的僕夫和那些靈長類的

馬，都不願走了。

屈子內心裏「去耶」「留耶」兩個念頭的交戰，使他生出了不少猶疑的煩悶。我們把離騷全篇細細地讀完，很難找出一句決絕別去掉頭不顧的話。他在說了一句「了之大吉」以後，接着就依依不捨的補上一句相反的句子。像「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一類的話，便是很好的證明。他爲什麼不能毅然決然的掉頭不顧而這樣去留不決？是意志不堅定嗎？不，冷酷的楚國環境，既不能改變他愛「本土」的心志的毫末，難道對於這個小小的去留問題，他的意志就會失却駕馭的力量嗎？是離不開家庭嗎？不，屈子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提到他的家庭。離騷裏「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一段，可證明他是有姊姊的。由此可知他不是一個無室家之慮的閒漢。但是他的作品既然很少提及家庭，屈子對於家庭觀念，一定不很深，可無疑義。所以屈子之猶疑不決，與家庭觀念無多大關係——至少家庭觀念不是猶疑不決的主要原因。我們不能把普通人之留戀家室和屈子相提并論。然則他的去留不決的原因是什麼？我敢武斷一句說，是離不開心愛的對象——「本土」。你



看他說什麼「狐死必首丘」，什麼「哀高丘之無女」，……忠愛「本土」，入了骨髓，生死不肯放鬆，恐怕自己走了之後，沒有愛護「本土」的人來代替他的責任。這正和哀江南賦的「將軍一去，大樹飄零」的感想，有同一的情調。

(五) 結論

離騷全篇敘事的次序，是因境遇而為先後的。就研究屈子悲哀的心理過程來說，應該按着文辭的先後，來申述和研究。但是為整個明了他的兩重悲哀——「主我之悲」——「猶疑之悲」——起見，却不能不把他的內容先後倒置的組織起來。悲哀的構成，是由於既往種種失意事情的回憶和未來種種絕望事情的想像，各種複雜的情感在心中往來不已，因而發生了一種特別的感情狀態。悲哀的構成既是這樣，所以要把屈子的煩悶和所受的種種打擊同時湊在一起，才容易尋出他的悲哀的真相。這篇短文，就是根據這個法則結構的。

梁任公以為研究屈原，應拿他的自殺做出發點。這個意見，我很贊同。屈原為什麼要自殺？梁任公說是單相思，他戀愛社會，而社會遺棄他。這個看法很正確。不

過；與其說社會爲他愛慕的對象，無寧改爲「本土」。據以上綜合的鑒賞，屈子的自殺，是必然的結果，是無可逃避的一件事。他的主我的成見太深，忠於「本土」的節操太堅強，寧死不辱，既爲一般人所不容，則唯有退隱一途，但是他生在世上，未曾瞎了眼睛，那能坐視本土的沉淪？與其「與悲豕爲友」，活着心裏受罪，精神痛苦，不如「一瞑不視」，倒還乾淨，所以「主我之悲」，和「猶疑之悲」，不斷的在他心裏交戰，終於迫出了自殺的大悲劇，同時也完成了屈子偉大的自我。

有人以爲屈子的自殺是消極的，是意志薄弱的表現。這是未能了解自殺的真意義和價值的謬見。一個人因爲掉了差使而去投井，一個婦人因爲和丈夫口角而去上吊，這是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的行爲，在一般的價值上，不會有什麼意義。像這種自殺，才是消極和意志薄弱。至於屈子的自殺，則另有深遠的意義和道德的價值。他爲了篤愛「本土」，不惜與仇敵鏖戰，到後來兵盡力竭，又不能投降妥協，更不忍坐視敵人的胡鬧，遺害「本土」，所以無可奈何，才毀滅了自己的軀體。這和文天

祥的殺身成仁，具有同一的意義。我們讀史時，對於文天祥既知道肅然起敬，讀騷時，對於屈子自然也要有同一的表示。他那種殉愛的壯烈，我們感覺他的自殺是出於積極的愛的傾瀉，具有大勇的意志，是非常偉大的。

復次，離騷是一篇窮愁的文章，這是稍有文學眼光的人都承認的。但是，離騷的窮愁，有他的特殊的意義，和尋常一般人的窮愁，大不相同。質性：「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勝利而被傾軋也。」

「很多自命為文學家的，往往以這種種個人的是非得失，寄諸文墨，而自以為牢騷連篇，窮愁滿紙，可動他人的愛憐。如王勃的「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韓愈的「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等等，就是屬於這一類，有識者讀之，不但不表示同情，恐怕還會嗤之以鼻呢。這就是質性篇所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了。屈子因窮愁而發的牢騷，何以不鄙？因為他的牢騷不是基於一己的升降隆替和是非得失。他所說的「吾獨窮困乎此時也」「愁苦而終窮」……等怨憤的話，係指愛「本土」的志願不能獲償，不得

衆人的了解和同情而言。由這個觀點看來，他的窮愁是爲公的，不是爲私的。這就是爲什麼後人讀離騷都有「悲其志」的同感了。

## 我的人生觀

羅·全·球

『人生觀』，這個問題，不是輕而易談的；非要有相當的學識，充分理論的根據，是談不到的，千鈞的重鼎，要那「手無搏雞之力」的人來舉，豈能勝任！

這次我魯莽底竟來談這個問題，未免太自不量力了。但是我又覺得，各個人有各個人的主觀眼光，不必都是相合的：同是一樣的花，却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甚至一般唯心論者，以爲色不屬於花的本身，只不過是觀者個人的意象。不過有些賦性或學識過人的人，能夠從他們思維裏創造出他們的理想之國，對於自然的變幻，把捉得牢，感味得真，再現得切罷了，所以我想一個人，既已活着在世界上。既已不能不算是個人，總須拈括出一個見解，靠他來安身立命才是。

因此，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大膽地，居然來作我的人生觀，把我所想像的，

平時所感觸的，亂七八糟寫了出來；有沒有理論的根據，那我也不去顧及的了。

古人說得好 *Know thyself* 因為人類最可憐的，就是——『不自知』。不識不知的童稚，醉生夢死的俗人，在睡眠狀態中，對於宇宙人生的究竟，尙不會開眼；但是人終不是永遠的童稚，人終有從醉夢之中醒來的一日的。那時我們睜開眼睛，站定脚跟，內觀外察，漸漸地我們會知道我們正好像是那海洋上一葉待沉的扁舟，黑夜裏一個將殘的幽夢，巴斯特兒監獄裏一員待決的死囚；我們便立刻可以碰到許多疑問：人生是什麼？人生是爲什麼的？到底我們人生能幹的而且應當幹的又是什麼？人生的真意義在那裏？人生的歸宿地在那裏？宇宙是這樣茫茫的，人生也是這樣茫茫的，『前千古，後萬世，來去胡滔滔，』以及一切一切的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事情，幻現我們的眼前，我們生在世上，又應當如何地去生活着？如何地去尋找我們的路？諸如此類的問題，便緊緊的壓到你的肩頭，鎖住你的眉額，縱然你不想解決，但這也不容你不來解決的了。所以一般尋找人生究竟的問題的人，也衆口紛紜，莫衷一是；因此儒家便找出——正心誠意，致知格物；道家便找出——說道說

名，一本自然；佛家便找出——皈真反玄，超却一切生老病死；他如古代希臘底悲劇作家，他們感味全人生的結果，尋出了——『運命』；沙翁尋出了——『性格』；易卜生尋出了——『社會的缺陷』；前世紀浪漫主義者尋出了——『性熱』；自然主義者尋出了——『性慾』。但這個問題——久懸未決的人生究竟的問題，我們從上面這些目標的當中，能否得到一個整個的答案？拿這些問題，來解決人生究竟的問題，要算是解決了的嗎？這句話，我恐怕誰也不能肯定地武斷地說：是得到圓滿的答案的；這場官司，怕的是從來沒有這類的裁判官，判斷得下，能夠得一個相當的解答喲！能夠給他解答的，也不過是人生中一部分的小段片吧！所以弄到結果，他們懷疑到極端的人，便只有各人取各人極端的態度，走各人極端的路：於是或歸向自然，或人為自殺，或徹底享樂——積極的享樂或消極的享樂。

風光明媚，空氣澄清的奧靈泊斯山，自古相傳為詩神遊樂之鄉。這便是歸向自然的一種。

凡物皆有死，死了仍再生，死死生生何勞苦？不若永死不復生！

我昔曾絕望，自殺豈粗魯？當我自殺時，萬象皆空，情志自由樂難數！  
神魂卽與體魄離，茫然如睡，無知無識更何忤？

誰謂自殺是懦夫？懦夫豈能自殺甘爲虜？利己利他兩不虧，何罪求死不自主？  
今且追恨援救我的人，把我解了：死乃生之祖。

茫茫宇宙何時停？我怎能永久死了不復生，我怎能永久死了不復生！

這是北京晨報上登了一首讀了『自殺論』有感詩。觀此亦可想見一斑了。又如

汨羅江畔，千古同弔的我國的大詩人屈原。

這便是人爲自殺的一種。

堂堂男子，只有孜孜不息的——浮士德，他在混却自殺念頭，大悟一番後，他演出人生宇宙觀的哲學——

『汝在生中無所用乎徒倚逶迤，  
讓汝一生成爲業與業之連鎖。』

他要獻身於陶醉之中，獻身於至痛苦的受用。意大利的但丁，要算是個名門；英國的拜倫，要算是個貴族。但他們終不肯習於安樂，作消極的人生。最後他兩個一則構成個罪人，不能死在他最愛的故鄉；一則受盡世人的辱罵，被逐於國外。

這便是積極享樂的一種。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古詩十九首中第

十五首

這是我國漢代無名詩人享樂的態度。他如

窮苦的米勒，樂於卑陋的生活，埋身泰西提荒島的高岡，反厭惡文明的社會。

這便是消極享樂的一種。

像他們這樣的人，不必盡是哀傷時事的失意者，不必盡是戀愛場中的失敗者，也不必盡是酒精中毒者的病夫；他們的心靈。正爲着一個永遠不能解決的疑問所據，他們不能睜開眼睛作夢。他們不能無念無想的；但這人生永遠不能消去的悲哀，仍



牢不可破地在他們腦海裏盤旋着，沒法，所以只好發狂——哭；發狂不了——哭不了，於是這可憐的既決囚，所剩下來的路徑，便只有即時行樂以歸向自然，或徹底享樂——積極的享樂或消極的享樂，或人爲自殺，以圖恢復既失了的樂園，思擺脫於一切。

唉！拿這樣有限的人生——走頭無路的人生，放置在這不可思議的宇宙裏面，真如蒼海一粟，裸蟲一種，他的自生自滅，好像與世界沒有什麼關係似的！因此，我想把我的人生觀來確定一下，便有以後的結論：

我們要從那不知的人生裏，實地前進——不顧成敗利鈍的前進，尋找出他的究竟；我們要從那倒斃人們的命運裏，根據真正的歷史觀念，尋找出人類意識的表現；我們要從那至痛苦，至煩悶，至悲哀的事業當中，領略出內部自我的存在。

我只從這世界上跳過，我的一切都在夢中。

人生是樂天的，生命是進步的，人類總不會寂寞。我們自從有生以來，跨過許多滅亡的人們，一天一天的向墳墓裏走去，在死的裏面笑着跳着歡欣着鼓舞着，大

踏步地從死裏向前進。

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都是自然的聚合。死也是這麼一回事，生也是這麼一回事。世界對於有爲的人，是不能無言語的，何用在永遠之中盤旋！

## 茫茫之夜

蔚·雲·

敦業，我親愛的好友：

這一次我匆匆的離鄭，沒有到你那裏去辭別，你覺得奇怪嗎？哦！好友，我走出鄭村時是怎樣的思念你呀；我是極想在臨別時多看你一面的，但是我終歸缺乏了勇氣，終歸缺乏了再看你一面的勇氣。敦業！我本不是一個意短情長的傷心人，我本不是一個臨歧灑淚的惜別者，因為這幾年來的漂流生活我已度慣，聚散離合是絲毫不能振動我冷寂的心弦了。但是如今對於你，對於從天真的兒時一直到現在相聚相好的你，一旦忽然長別了，一旦忽然東西各分的長別了，我冷寂的心弦也覺得積滿了不可言說的惆悵呢！

敦業！你爲了生活問題，將到外面奔波去了。雖然不知道你是到六朝脂粉的金陵還是到北地荒寒的蚌埠，但我們之間的離別至少總有三四年。哦！三四年，這長長的三四年的時光，不知要把我們變幻成怎樣的情狀？不知道三四年後久別重逢的時候，我們又是怎樣的情狀？哦！好友！雖則渺茫的將來我們不能預測，但是我深深的相信，當我第二次看見你時，你一定是一個規規矩矩謙謙有禮的老成少年，決不會像今日這般天真，坦白，誠懇了。哦！難道人生的悲慘的戲劇是不可避免的嗎？難道人生的悲慘的命運是前世注定的嗎？

命運之神是怎樣的和人們惡作劇喲！人好像一條牛，不，好像一個傀儡，在受着命運之神的牽引，串着自己所不願意做的人生底戲劇，做着自己所不願意做的虛僞底動作。你要想有一刻的餘閒，自動的向着自己的路走去嗎？是萬萬不能夠，萬萬不能夠的。哦！哦！人生的意義是如此，人生的價值是如此，更有什麼話說呢？

哦！好友！我是永遠忘記不掉離別之前的那一晚！

那麼一個細雨蕭蕭，暮春的晚上，幽暗暈黃的燈光照着這小房裏一切。充滿這小

房裏的是一種淒愴灰暗的氣息；這氣息中真彷彿夾着一些鬼氣似的——我知道在樓下擺着了一具新死的老翁（你說那是一個很可憐的老翁）底棺材——陰森得怕人。在這樣陰森冷靜的氛圍中，你斜倚在床上輕輕地惘惘地在用着顫抖的聲調向我訴說一個悲慘的戀愛故事。你說她怎樣美麗，怎樣聰慧，怎樣多情，怎樣有才幹；你說村人怎樣的對你們毀謗，無賴子怎樣的向你們放流言，惡勢力怎樣的向你們進攻；你說你怎樣膽怯，怎樣懦弱，怎樣心驚；你又說她怎樣毫不介意，怎樣不顧一切；你又說你自己怎樣對她不住，怎樣孤負了她；你又痛斥舊社會的罪惡，舊禮教的禍害；你又憤恨命運的冷酷無情；「這是前數已定」，你又悲嘆着自己的無福消受！……唉！你是那樣悲哀的說，淒絕的說，憤恨的說，幽咽的說；我面上雖然沒有露出什麼表情來，但在我心裏正不知怎樣的替你難過呢！

半晌靜默以後，你又從皮夾中翻出了幾張紙：

——這是她給我的信。你是我的知己，我相信你決不會不替我保守祕密的。

你默默的把那幾張紙遞給我看，我受寵若驚的接着；我慢慢的展開，淡漠的而又

親切的看着那筆力幼稚的字句：

「業！你不要恨我吧！我不知怎樣的傷心呢！……」

「我不怕一切人們的嘲笑，我不怕母親的責罵；你來吧！你早些來吧！……不然恐怕我們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早些來吧！……不然，恐怕我們永遠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這些字句，一一的跳進我花花的眼；我只覺得渺茫，麻木。感不到一點兒的刺激——也許是刺激得太深了，然而我是驚顫着讀！

我把那幾張大小不一的信箋交還你時，我看見你眼中包含着兩顆晶瑩的淚。我默然，我的心紛亂的跳着，跳着，我想來想去，我實在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你！

——她是誰？

我只得向你無聊的追問了。

——她，哦，她叫樹，她是我 Future wife 的姊姊，我不應當愛她，我本不應當愛她的。但是愛情真是一個極潑皮的孩子，他要故意地灑下許多悲慘的種子，他要

故意地造成許多人間的慘劇，你說有什麼法子想呢？唉！你說有什麼法子……

——你的聲音有點嗚咽了，一會，你又強自掙扎着說：

——自從我們相愛了以後，我一變我向來消極的人生觀，我發現了我光明的前路，哦，實在是她指導着我的呢？但是，愛神真是惡作劇，他既使我們相愛，爲什麼又不讓我們永久的相愛呢？唉！……

——甚麼，難道……我帶着驚疑的口氣預備向你詢問，你不等我說完，便接着說了下去：

——噢！她下月要出閣了，初七是她的嫁期，也便是我的愛情舉行葬禮的一日了。

——你不會有法子想嗎？

——有什麼法子好想呢？私逃，我沒有這個膽量，而且我現在還不能自立，私逃向什麼地方去呢？退婚，時間是太近了，而且舊社會舊禮教也不見得就會允許。

哦！哦！總之，怪我太懦弱了，怪我太薄弱了。總之，我是孤負她，孤負她了。

你又拿了張紙遞給我看：

「見不見，無顏色，凋零一夜風；鄰雞驚午夢，心事總成空！」

你說這是你求「呂祖生生數」的卜辭；你說筮卜雖不可信，但這裏說的却非常靈驗，似乎又不能不信。最後你微微張着唇吻，發出一個很沉痛的嘆息。

——唉！命運好像儘在那裏播弄着我！

——哦！哦！難道真有個所謂命運者嗎？

我只從心底深處迸出了這樣的一個疑問：

窗外是無邊的夜幕，蕭蕭的細雨！

接着是靜默，你的哀痛，你的傷心，好像都流瀉在這靜默裏去；我的抑鬱，我的惆悵，也在這靜默中飛進了。

默坐一刻，你脫衣安寢了，我也安寢了；但是，在我將要睡去的朦朧中，還聽見你在輾轉，在不停的輾轉。敦業！你是在哀傷嗎？不要哀傷吧！哀傷是沒有益處的。而況，還有比你更其不幸的人在呢！

你雖然是戀愛的失敗者，總算是嘗着戀愛的滋味了，總算是得着一個赤裸裸的異性底同情的心了，總算是不孤負你美麗的青春了；而我，我，我呢？自從十二歲上死去了愛我的慈母，便漂流，漂流，寂寞地孤獨地漂流一直到如今！我常常感到孤獨的悲哀，我常常感到寂寞的痛苦；我不但身子在寂寞的漂流着，我的心亦是在孤獨的漂流着。我追尋，追尋，一直追尋到如今，還沒有找到一個可以安頓我底心兒的地方！我從來不認識「家」之一字，我從來不知道「愛」這個字是怎樣的意義；而我的青春，行將隨着這如矢的時光漸漸在空虛中消逝。又是暮春了！自家每想到老去的蝴蝶尙在秋天的斜陽中孤獨的翩飛着時，便感到無窮的恐懼和傷感。哦！哦！我這可憐的人，我是一個永永爲「安琪兒」所擯棄，爲女人所擯棄的一個孤獨者  
啣！

好友呵，你失敗了，然而以我和你比起來，好友啣！你也差足自慰！

不說了吧，所說的都是些意氣蕭索的話。也許有人要罵我「無病呻吟」了吧？我也嘗自思，一個年青力壯的青年爲什麼要這般頹喪，這般消沉？我也想自振，然而



結果總是振不起來！「此生休矣！」興念及此，自笑亦復自傷！過去的只是茫茫，未來的也是茫茫。在這茫茫的黑夜裏，葬送掉多少青年了呢？

哦！哦！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哦！哦！我的好友喲！

你飄零的朋友蔚明於一九二八，五，一八，深夜。

## 往事一閃

張孝純

雖然，這是二年前的往事，但不時地在我腦內縈迴。

是在十九年的殘秋的一個黃昏吧？太空中將沈沒的太陽，在最後的一刹那，還施着他殘餘的力量的力量散放着光芒，反射到深溪的水裏，彷彿告訴我們這是它「迴光返照」的象徵。雖然它祇這一刹那的生命，可是到處照透了漂泊異域遊子的心靈深處的悲哀。帶有涼意的晚風，不時地吹拂着我們的衣襟，歸宿的烏鴉，在格格地振作兩翅作最後的努力。為生活而蠕動的人類，漸漸的寒若晨星了……這是一個

多麼美麗的黃昏——是一個充滿了詩意殘秋的黃昏。

這時我與靜子在蕭條縮瑟和蒼茫的暮色籠罩了偌大的馬路上漫步着，時時感到了一陣淒涼的空氣撲上了心頭。天空中用了人們所謂的電線的琴絃，吹出無限淒婉哀怨的歌聲，像鼓舞人類的弱者向前奮鬥。這條離五街不遠的路，無論何時都像被人遺忘了似的無人顧問，各式的車輛更懶得向在條路上擺動威武。當然，這裏也還有高大的洋房，雄偉的建築，但那兒都是有產階級爲避免騷鬧的市聲，求環境的靜寂而來的。好像是來在貧民面前顯耀他們的金錢勢力似的。在這寥落的洋房以外的居住者，不是靠着祖傳下來的幾畝薄田以變成廣廈的，那就是居不起熱鬧城市的落伍者。由這條路可以象徵長沙的人們由古樸跑上了奢華路上的危機。

我倆漫無目的的向前移動，不知走了多少路程，還是不斷地推進。遙顧前途，祇是茫茫的一片，好像是冷落荒原的所在，然而，這個荒原嘯！是何等的靜寂？！

——青！你在長沙好好地，爲什麼想到K城去做什麼？——靜子突然用驚疑的口吻問我。暫時驚破了我倆四週寂靜的空氣。

——沒有什麼目的』我答：『不過我始終認爲廝守在這沙漠般的荒城，委實太枯澀乏味了，所以我要離開這裏。』

——唉！人生橫直是無意義的人生，偌大的宇宙終沒有絲毫安樂的所在，你又何必去勞神費力的自找氣受呢？不如好好在這兒得過且過的來得好一點。』

——靜！人生雖然是沒有意義，但是要在沒意義中尋找意義；宇宙雖是污濁的，但是要在污濁中尋找樂園。我們個人的分子雖然微小，生命祇這一剎那，但是決不可藐視了我們的微小和一剎那；不有我們的微小和一剎那，那有今日社會的集團和千古歷史的綿延呢？所以我有生命的一日，我就要以微小的生命力量去創造新的人生。』

……  
……  
……  
在這一剎，我們寂靜了。四週的空氣靜寂得連秋蟲的鳴聲都聽不到。從淺灰的夜色中由靜的臉上去探討她的心裏，知道她稚弱的心靈在感傷着她的失望……

雖然，我想找幾句話來安慰她，但爲了亂麻似的心頭，充滿了別離的情緒，終於找不到一個有頭緒的話來。

最後，我們終於淒然的別了。

當我在K城度流浪生涯的時候，曾幾度的寫信告訴我的近況和慰問她的情形，可是結果竟是使我失望，如一只渺小的石子拋到汪洋的大海中決不會有半點細小的力量發生。這樣，我會幾次的咀咒她的忍心。

現在我已脫離了流浪的生涯回到了可愛的故鄉，馬路上的風景依然如舊，天空中將沈沒了太陽的光芒，還是在受着地球在軌道上循環而盡牠每日一次的義務，兩年前殘秋時黃昏的景緻現在依然如舊。可是呵！我生命史上唯一的安慰者——靜子，竟被她舊家庭的勢力所壓迫嫁與一個與她素不相識的富商了，至於她近來的消息，我是沒處探討的。

靜子呵！渺茫人間的一切，是不可捉摸的，社會所給予我的只是空虛，飄渺……決沒有絲毫是我們幻想所能夢到的呵！唉，無意義的人生！在茫茫的人海中，前面

以何作我的靠岸？後面以何作我的歸宿？歸宿……

一九三二，十一，五，於湘江東岸之育羣

## 蘇州名勝紀遊

王叔明

### 一 參加考察團

是星期五吧，同事楊君要我參加×××考察團去蘇州，並說順便可以遊覽虎邱等勝蹟，這真是使我喜極而狂了！我渴想到蘇州去玩一回，已非一日，現在却給我這一個難得的機會，這是何等的欣幸啊！我更快活的是加入考察團在一路上無須火車費，還可得到茶喝；並且約定在蘇州闔門外新太和午餐，晚餐改在觀前街丹鳳，這更是我意外想不到的事呵！同事楊君把簽名簿拿來時我便在上面簽了名字，看看已經簽名參加的有一百餘人之多。團裏隨發出一張遊覽須知：上面列着日期，開車時間，及某地至某地的車費多少，大約需兩元，須各人自備，我遂和楊君都預備着一些小費作代步之需。在參加二十幾個同事的當中，就請出一位蘇州籍的陳女士做我

們的嚮導，領我們遊山觀景，尋幽覓勝，真難爲了我們這位花枝招展的密司陳啊！

## 二 赴北站趕早車

星期日到了，大家都照着預定的六時半去車站集合，趕七點鐘的早車到蘇州，這在我的旅行的次數中不能不說是破題兒第一次起早了。朦朧的天空，掛着三五顆晨星；赫德路口的店面都睡在夢裏，街上電燈還亮着，四五個穿白制服背錢袋的，趕着上電車執行他們賣票的職務。我跳上了電車和一些趕着去工廠做工的人並坐着。這時天空由魚肚色變爲青藍色，東方由金黃色變成紫紅色，幾個車站停過之後，就到達我要到的一站，界路火車站了。

## 三 沿途情景

在待車室候了半點鐘，大家才漸漸到站，於是隨着領導的人上了另掛的一列車；車裏面的人一時擁擠得滿滿，當中有幾位鶯聲嚶嚶的女同志陪襯着，還有一對英國人白髮老夫婦夾在裏面；中西合璧的會話和笑聲，充滿了這熱鬧空氣。忽然汽笛一鳴，車身就慢慢地移動了，一會速度比前加快，車窗外面的房屋，樹木，田禾都

像倒翻似的向後退。到了南翔，車停約十分鐘：過去只見兩邊綠一片黃一片的麥田；森森的樹木圍着一座座的農家；木搭的亭子下，耕牛在不停步的兜着圈子屙水。我長久沒看見今天這樣的農村風景，尤其是那隨風獻媚的楊柳，碧油油絨毯似的麥田，和風吹來，波浪般的蕩動，是多麼宜人悅目呵！車到安亭，麥田邊一流溪水，二三耕牛在吃草飲水，那水裏底影子也同樣的動作；遠遠地還望見一片白帆，在水面上飄着；更有那頂風逆行的航船，兩人在岸上背牽，這又是多麼使人留戀的景物呵！

車過安亭到崑山，麥田裏有三四個扎黑布包頭的農婦在灣腰割麥，一束束韭菜似的排着，又見麥楷一堆堆，堆的像亭子一樣。停約一刻鐘，車向前進，愈開愈快，兩邊田禾真個欣賞不盡，俄而，不見農田只見人家，據說已快到蘇州了：車上茶役忙着收拾茶碗，各人在車架上取下了呢帽，整理物件，預備到虎邱。

到了蘇州車站下車，人人皆爭先恐後忙着雇車，那知事前我們考察團已託當地公安局雇好馬車十餘輛，並派有巡警保護，這個消息一傳，於是又爭前恐後搶車子，

有的三四人搭一輛馬車的，有的五六人搭乘一車的；人聲嘈雜，十幾輛蛇形似的馬車直向虎邱進發，一路浩浩蕩蕩奔向目的地而來；也有騎驢和騎馬的，哈！好不熱鬧！會乘馬的朋友當然要顯示他們的本領，策馬馳驟一趟，就是稍知騎驢的密斯張和密斯李，雖然奔得短髮飛蓬，一身香汗，也要坐在驢子身上出出風頭，但我真替她們着急呵！萬一給這撒野的驢子掀下來，這一身蘋果綠印度綢旗衫不知要污到什麼樣。然而，回頭再看看她們，非但不疲乏，反而粉紅的臉上被小驢子顛簸得其樂陶陶。過了火車軌道，只見前面轟然一塔，立在山上，遠遠看去直似南京被毀的北極閣一樣。

#### 四 遊虎邱山

車到山麓停下，兩傍有花園栽種珠蘭等盆景，芬芳可愛。跨過一座石橋，穿過一條街道，來到虎邱：兩邊叢草蕪生，左有水門汀做的鴛鴦墳，右有雜樹包圍的商團紀念碑，這時大家心裏都蓄着一種考古覓勝的觀念，視線大半注意着嚮導的行止，就是脚下踏步也隨着她轉移。從左旁轉折而上，經過留屐徑，到問水亭，有石碑一



方長丈餘，擊之鏗鏘似銅聲，碑文模糊，爲咸豐間遺物。越亭而上，便是冷香閣，登閣憑眺，附近商店民房，盡入眼底。閣上頗爲冷靜，名之曰「冷香」，確甚符合。穿閣循曲徑而下，大樹森森，平崖上有一石亭，名二仙亭，亭內供二仙石像，已模糊不辨爲何仙。再向左拾級而上，便是第三泉，入門但見巉崖開處，下有一池，石壁上鐫有「鐵華崖」及「第三泉」六個硃紅大字，泉水澈清，可以鑑人。折轉而下入圓門，石壁峭峻，高數丈，有泉形長似劍，鐫有「劍池」兩個篆字；再看右旁直立石壁上乾隆御筆題有「風壑雲泉」四個斗大的字，其深邃幽靜比之樓霞山白鹿泉較好；於是嚮導又領着向右曲折拾級而上，有石橋盤空，橋上有石作井穴二個，有鐵板釘作叉形，不知何意。更登階而進，入一門，上有「致爽閣」三字。進去但見虎邱塔矗立其後，高約十丈，上有洞門，塔心似空，極像杭州倒坍的雷峰塔。致爽閣有里人陳夔逸題的聯句：「池深有俠氣」，「石老解微言」，並有中央委員于鬚子題有橫額：「伏虎閣」三字，登閣俯覽，半城半鄉，民房田禾，一望無遺。閣內陳設亦甚雅緻，稍惹品茗，殊覺幽靜異常。轉折而下，再向右行，小徑曲折，通

一佛殿，殿外隔有木柵欄，不能入內。於是折而下行，有石階數十層，荷池一方，中有假山石鵠立池中，樹蔭蔽天，幽雅宜人。遂由領導的人集合我們同來的大衆，在這劍池外面以塔作背景的石崖上，合拍一個男女團體的照片，那英國老人也用他手提鏡箱拍一大家合演的趣照；拍了，就尾隨着領導的人上了原來的馬車去闔門外新太和午餐。

### 五 遊留園

新太和蘇州式飯菜倒還適口，座位也還清潔，是值得讚許的。午飯後，一般考察員去從事他們的考察，一部份去遊覽他們所要遊的地方，我當然也在這一部份之列，遂一徑向留園而來，約二十分鐘到了留園，被守門的攔住要購票，於是由我們嚮導密斯陳團體票半價，購了票進去；入門圍欄轉折，曲徑通幽，至一亭，見窗外假山突兀，荷池和柳樹互相掩映，不覺瀏覽久之，再進仍是曲徑圍欄，但覺桂香撲鼻，清氣爽人，又至一亭，外植芭蕉梧桐柳榆等樹，倍覺清醒怡快。而桂樹尋覓不見，但聞香氣，真所謂「天香雲外飄」了。這時我們的嚮導密斯陳開始解釋一株空

心樹的故事：「這樹你們看很奇怪吧！中心是空的，在中心裏面以前有一條很大的蛇，一到天黑的時候，他就昂頭伸舌出來，人看見牠都嚇的掉轉頭跑，有時候牠還叫，聽牠叫的人都怕的要命。一天下大雨打雷，把牠打死了，半截頭在外面，半截身子還在樹裏，牠的身子都有大碗口粗，有兩丈來長，你們看大不大！」大家聽了都毛髮悚然。好湊趣的老孔說：「這太可惜！爲什麼當時不用酒精泡製，大瓶裝起來，好做個標本，留給我們後來的人看看，這真可惜！」說完，大家覺得老孔的話滑稽有趣；並且有理。

六 遊西園

出留園大家奔西園而來，幻想的我，西園也許如留園一樣吧？或者比留園多些點綴罷了。那知一進山門，有四大金剛偉然雄立，再越過一座有池沼的石橋，從旁門而入至一殿，上書羅漢殿三字，入殿金碧輝煌，香煙繚繞，供有五百尊仰臥坐俯不同的羅漢。殿的當中塑有普陀山及峨嵋山的形狀，極幽邃巍峨之致。折向右行，逕至大雄寶殿，更森嚴壯觀：正殿供有圓頭大腹的三尊如來，殿後有望海觀音及水漫

金山寺，哪吒脚踏風火輪等塑像，出而右折，繞至殿後，有一放生池，池內有多年魚鱉，投以餅餌即躍起覓食，多二三尺長，鱉壳大如傘。右有膳堂，內陳長椅檯凳爲僧人共食之所，牆上標有格言，大意是說「一粥一飯當思來源不易」等意思。再進是僧人造飯的廚房，有三個如甕的大鍋，貼有紙標：「投錢鍋內，清涼眼睛，」我們當中有幾個好事頑皮的都相率向大鍋內投錢，於是花枝招展的嚮導，也引人入勝的格外投得起勁；直投到腰袋空空纔止。轉身而出，經過會客堂至一池，見金魚數尾，浮沉游泳，頗可留戀；及出大門見懸有通告牌未注西園戒禪寺啓，哦！我纔知道原來這西園是個寺院。

### 七 蘇州的街市和風俗

大家出西園，要去獅子林遊玩，我們的嚮導已預先替我們雇好了黃包車，大家遂忙忙的上車，直奔獅子林而來。一路上感覺到人多熱鬧，又覺得這長川的黃包車阻礙旁人的交通；蘇州除了觀前街和闔門幾條馬路外，其餘的街道真窄。窄到和南京的馬巷差不多。市面營業非常冷淡，大店高樓很少，居民多尙樸實；正穿街的當

兒，只聽鑼鼓響處西樂雜奏，呵！這是蘇州出喪的儀式，是新舊合璧，中西合參的儀式呵！玩蘇州便想起我曾到過的杭州，杭州雖然也有矮屋平房，可是街道闊的多；並且浣沙溪又清靜幽美。蘇州真奇怪，街道既窄，橋樑高得又離奇；我們前頭的車夫趕到拐灣處一個停留不住，後車衝前車直掀起來，幾乎把我們花枝招展的嚮導跌個筋斗，虧得她是老蘇州，司空見慣；很敏捷地先自跨下來，沒有肇禍；不然，換了別人不知要鬧出什麼笑話來了。

#### 八 遊獅子林

車到獅子林，仍由嚮導密斯陳和守門的人交涉了一番，這纔允許我們有團體組織的參觀。據說這獅子林是某銀行經理私人產業，陌生人是不容易進去的，不知是否？我們由嚮導領着進去：只見園欄曲折，亭榭院落，有大假山宛如獅形伏臥於地；此園命名，或者就是爲了這座假山吧！出園欄過吊橋，又見垂楊樹陰下一溝流水，直通一池，池方畝許，中有假山涼亭，有石板小橋可達，在亭稍坐，清風徐來，頗能怡人心志。沿荷池而進，有水門汀做成之石船，船上裝璜間隔，與南京秦淮河之

畫舫一般無二。俯視池中游魚數尾，歷歷可數，極活潑有趣。再沿荷池而上，有亭如翼，上雕山水花卉，嵌巧玲瓏，當中懸有橫額，上書「真趣」二字，鑄有「乾隆御筆」方印一顆，想來這遺跡殆有百年以上了。從亭後旁門而入，逕至一廳，中懸名人書畫，長檯靠椅，極其清潔雅緻，稍憩品茗，覺清快氣爽，頗為暢適。設留客夜飲，良宵美景，飛觴醉月，真不知漏轉幾更了。

### 九 玩北寺塔

太陽彷彿暗示我們還早，錶上長針纔指着三點一刻，嚮導對我們說：「我們去玩北寺塔吧？大家都表贊同，遂又出門雇着原來的黃包車，講好車資小洋一角，便一逕投北寺塔而來，車至中途，就遠遠望見層層疊疊巖峨一塔，外形極像西湖錢塘江的六和塔，車抵塔下，只見塔前有一黃橙橙的殿宇，謝絕遊人，於是沿圍牆而進，從旁門入一廟堂，有僧人阻住要購門票，經我們嚮導講好，就隨着上了螺旋式的短梯，花枝招展的她落伍了：「我在二層上等着，你們上去吧！」告奮勇的也只有我們寥寥可數的六七八人，轉上一層又一層，爬上一級又一級，感覺得疲乏，腿酸，氣

促，啊！沒有了！看吧！這是到了頂高的一層了！我無意識的驚駭而厭倦地說。好稽古喜探討的老王也湊上一句報告：這塔共有九層，總算不矮了！更有類如統計家的梁君，計每層二十級，共計有一百八十級，說這塔的層級總算很高的了！但是，登可算登上了，我不敢俯視，只望着老遠的地下蠕動着的行人，車馬如蟻，街道如線，附近民房小得和雀籠一樣。遠遠還見有一鐵台聳立，據說是城中鐘亭，備防火警。再繞向塔的後方俯視，不克自主的腿，牠竟兢戰起來，又見塔邊的方磚活動，便不敢輕進一步，於是憑眺一會，大家像走馬看花一樣，又要去滄浪亭玩，趕着時間都想多玩一些地方。

#### 十 遊滄浪亭

出北寺塔仍由嚮導代雇黃包車，前往滄浪亭，車資講好兩角半，遂又迤邐向滄浪亭而來，沿途又穿街越巷，看見些矮屋窄道，及小營業商店，纔到達滄浪亭，外面極饒風景，門前有溪一流，過石橋便見有長牌一塊：「蘇州藝術專門學校」八個黑底白字，入門有簽名簿，由嚮導代簽上團體名義，就跟隨着進去參觀，裏面也有亭

園假山點綴。不一刻，我們嚮導因地方不熟，去大禮堂裏請那洋洋盈耳的按琴女生，領我們參觀，她羞答答慢吞吞地在前面領着我們：經過假山，越過曲欄，穿走兩個作畫室，來到她們的繪畫展覽室；壁上懸着許多框子，有國畫，有水彩畫，油墨畫等；看了，不禁欽仰她們藝術的高尚，但是那裸體的人像，不由的令人見了要起肉感；尤其是那豐滿圓而潤的肌膚，聳動的乳房，肥而圓的股肱，是多麼含有神祕的美啊！然而內中要以油畫張復興肉店爲最佳，牠的色調和陰陽面，都非常正確調和。穿過作畫室到一新建的陳列室，室內陳列石膏人像，及裸體模型等；據我們嚮導說，這是她們校長從法國購來，給學生們做範本的，他這樣熱心，學生們都十分的感激他。看了一會，仍由那女生領我們出來，至於那滄浪亭亭子呢？我連見都沒見到，這或許是年久朽頹只留這麼一點遺址吧？

#### 十一 玩玄妙觀和觀前街晚餐

出了滄浪亭，按照遊覽次序該玩玄妙觀，由嚮導宣告雇車的代價，（小洋兩角）大家就忙亂地上了黃包車，來到我們考察團集合的玄妙觀。玄妙觀中只有很多的雜



貨攤，茶鋪，吃食店，喧囂噪雜，熙熙攘攘，頗像南京夫子廟前的平民市場，無奇不有。那廟宇已頹廢失修，毫無瞻仰價值。出玄妙觀為觀前街，街道稍闊，市面頗熱鬧，閒逛一會，就見我們同來的人有的去公園品茗，有的去青年會找朋友，疲乏口渴的我，只想找住足的所在去疏鬆疏鬆我這勞痛的筋骨，遂和楊君上了丹鳳樓坐下，老等他們來晚餐；這時纔把這顆忙亂的心定了一定。約摸半點鐘光景，大家來了，在燈光灼亮裏坐滿了八九張圓桌，鬧飢荒的肚子不客氣的要筷子去連棟帶挾的往嘴裏送，大嚼特嚼的向肚子裏吞。席上的談話資料，多半是經過的感想：有的說虎邱比不上南京棲霞山，有的說留園較南京的胡園要好的多，有的說玩過北平的勝蹟，這些都不要看了，有的說西園的羅漢殿，的確不錯，中間那普陀山的雕刻多好啊！也有的說獅子林避暑倒不錯；諸說紛紜，各有見地。但我覺得虎邱也有虎邱的好處，雖比不上棲霞山那樣深緻，却有春筍般的塔點綴在上面；獅子林的假山可算得神出鬼沒，若無嚮導，簡直如入迷魂陣一樣，不知是出是入。要是在這裏避暑的確不錯，若是比起西湖的劉莊起來，便相差遠了。西園覺得缺少林園之勝，羅漢殿倒

確實燦爛壯觀，不如把西園改作寺院的名義好。北寺塔比之西湖錢塘江的六和塔，可說是不相上下的一對兒。

十二 感懷

講到西湖我便聯想起前年住在杭州靠近西湖的情形了：我們的住所是前臨西大街，後近造幣廠，任你什麼時候只要走向造幣廠旁邊的大操場上去，你就看見那筍尖似的保俶塔遠遠樹立，無論你閒步或踢球，牠都在那裏望着你嘻笑。操場上底草坪，牠好像大自然鋪着的地氈，綠油油地多麼好看。在這裏我又想起兩個天真的處女：她們住在我們的隔壁，年齡都一樣的十七歲；一個是身子苗條穿着紅色旗袍，羞答答圓而尖的臉蛋，笑起來一對酒渦，一個是好素淨着藍素旗袍，活潑潑地笑容上現出一對撩人的秋波。她們在夕陽西下的當兒，常一對兒在草坪上玩耍，不是她打她，便是她撩她；捉到時兩人打做一團，打跌在草坪上格格地一笑作她們的收場。後因我的愛妻和她們閒談認識了以後，不久的時候，我們也就有談話的機會，從着素旗袍的她的弟弟口裏得悉她倆的芳名：着素色旗袍的名叫慧珍，喜着紅色旗袍的

名叫翠蘭。不久以後，她們因愛抱我的兩歲金兒，就直接的和我時常談話，脆而柔嫩的喉音，居然「阿哥！阿哥！」的喊起來，我的確被她們陶醉了！然而現在却離開杭州的西湖已經兩年了，時光真快，回想往事，真是過眼的烟雲一般。

十三 夜車返滬

大家喫得杯盤狼籍，鐘的指針已在八點半上，這纔散席雇車，到了車站，開往上海的車還沒有到，一個個都在月台上談笑。從上海掛來的一列車雖然在站上，但是車裏墨漆似的沒有一盞燈火，後來經公安局飭夫役將車推近月台，我們只好摸上了這一系列黑車；在火車沒有到時，大家都以為這一系列車接上了火車，當開放電燈，不至於摸黑了；還可以得到茶喝，像來時一樣舒服，一樣帶着歡笑和嬉樂。然而，然而怎樣？非但沒有茶喝，連應該有的電燈都沒有。無形中我們好像裝在一列囚車裏，沉悶與煩渴，攪得你昏昏迷迷，使你不知是身在火車裏還是在五里霧裏。這樣長的朦朦矓矓經過有兩時半之久，纔算到達光明的上海車站。

文

劍考

李宗浩

(A) 引言

說文。劍。人所帶兵也。釋名。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蓋古之武備也。古者上自帝王。下迄士夫。莫不佩之。揆其始創。則見於管子者。有云。葛天廬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蚩尤之先。未之前聞。想爲蚩尤所創矣。考其盛行之時。則以春秋爲甚。卽寶劍之成。亦以斯時爲多。昔吳王好劍。門下有劍客甚衆。每以擊劍爲樂。復聘劍匠歐冶干將之輩。鼓爐冶鐵而鑄之。其精者能切玉如泥。鋒利無比。寶器也。後世有劍俠者。如紅線聶隱娘輩。俗謂之劍仙。蓋精於劍術而好仗義鋤姦者也。至如稗官外史。取野老遺聞。作爲小說。畫蛇添足。十九寓言。藉博讀者一粲。無可取也。然今世人閱而不察。遂方劍俠於神仙。以爲能噓氣而成。

文

一

文

劍光到處。取千里外首級如探囊中物。迷信之下。竟有蒙童欲入四川登峨眉。以事修道而學劍仙者。（專見滬上各報）尤可笑已。雖然良工不作。寶器無傳。干將長淪。歐冶難再。予鑑夫攷工有記。刀劍著錄。爰作斯考。并以寄吾慨焉。

(B) 品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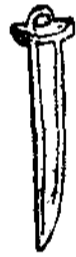
1. 上制 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周禮考工記云。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銖。謂之上制。  
2. 中制 長二尺四寸。（一作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又三分兩之二。周禮考工記云。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銖。謂之中制。

3. 下制 長一尺八寸。（一作二尺）重二斤一兩又三分兩之一。此爲劍之最短小者。其首類七。故亦名七首。昔專諸用以刺王僚者。卽此制也。周禮考工記云。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銖。謂之下制。

(一) 劍式



(二) 匕首式



(註) 鈇。古衡名。二十兩爲三鈇。每鈇重六兩又大半兩也。

(C) 體裁

1. 鋒 刃端外露之銳利處也。
  2. 鏑 兩旁刃也。介於鋒脊之間。
  3. 脊 居中而高起之背也。
  4. 鐔 劍鼻也。在柄之下端。古劍之鐔。有作覆盂形者。旁有孔。吹之作聲。莊子所云吹劍首者。映而已矣。是也。亦曰珥。楚辭。撫長劍兮玉珥。
  5. 缺 劍把也。謂劍身與柄之間。歧出如花蒂狀。取以夾劍身者。
- 以上諸名。見莊子說劍篇。

(D) 名稱

1. 白蛇 吳大帝寶劍之一。見古今註。

文

集四第 卷七第

文

2. 紫電

同上。

3. 辟邪

同上。

4. 奔星

同上。

5. 青冥

同上。

6. 百里

同上。

7. 含光

列子。衛孔周有殷帝之寶劍三。一曰含光。二曰承影。三曰宵練。

8. 承影

見上。

9. 宵練

見上。

10. 青萍

陳琳文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11. 干將

春秋時吳王闔閭命干將所鑄。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

爲劍。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三月不成。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

曰干將。陰曰莫邪。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其劍可切玉斷犀。王深寶之。相傳其鑄劍之地。

卽今之莫干山云。

12. 莫邪 一作鑊。見上。

13. 龍淵 一名龍泉。春秋時歐冶子將爲楚王所作。越絕書。歐冶子將鑿茨山。洩其谿。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布。按後漢時肅宗以賜尙書令韓梭者。見後漢書。又晉書張華傳云。牛斗之間。常有紫氣。豫章雷煥曰。寶劍之氣。上徹於天。華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卽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尺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淵。一曰太阿。是夕。牛斗間氣不復見。後將其一送於張華。留一自佩。華卒。子陸佩。過延平津。劍忽躍入水。使人尋之。乃化爲龍也。雷煥卒。子亦佩之。於延平津。亦躍入水。化爲龍矣。又寰宇志。龍泉縣南五里水。可用淬劍。昔人就水淬之。劍化龍去。故劍名龍泉。

14. 太阿 一名泰政。見上。

15. 工布 見上。一作工市。誤。

16. 步光 越絕書。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蘇軾詩有屢把鉛刀齒步光。

17. 巨闕 一作鉅闕。按爲春秋時歐冶子所造。相傳越王允常聘歐冶子鑄劍之時。赤堇之

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歐冶子乃因天地之精。悉其技巧。造爲大劍三。一曰湛盧。二曰

文

五



文

鈍鉤三日勝邪。小劍二。一曰魚腸。二曰巨闕。又見越絕書。越王有寶劍五。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乃召掌者使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臺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絕鐵。鏗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

18. 勝邪 歐冶子造劍之一。

19. 魚腸 匕首也。最短小。昔專設諸用以刺王僚者。

20. 湛盧 歐冶所造劍。謂其湛湛然黑色也。或云。造於湛盧之山。故名。亦稱辟閭。見荀子性惡篇。闔閭之干將莫邪。巨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吳越春秋曰。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乃召風湖子（越絕書湖作胡）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售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今已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

六

盈河。猶不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矣。昭王大悅。遂以爲寶。

21. 鈍鉤 博物志。歐冶子作鈍鉤之劍。

22. 盤郢 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盤郢其一也。

23. 屬鏤 左傳。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

24. 豪曹 爲越王允常五劉之一。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博物志。歐冶子所造。

25. 銀鑄 銀鑄。山名。出金。作刀劍。可以切玉。採金鑄劍。因以爲名。列子。殷湯篇。周穆王大征

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一作銀鑄。司馬相如子虛賦。作昆吾。

26. 定光 刀劍錄。殷太甲以四年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27. 照膽 刀劍錄。殷武丁以元年戊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照膽。古文篆書。

28. 定秦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書。李

斯刻。埋在阿房宮閣下。一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見刀劍錄。

29. 神龜 漢文帝恆以初元十六年歲次庚午鑄三劍。長三尺六寸。銘曰神龜。多刻龜形。以

應大橫之兆。帝崩。命入玄武宮。見刀劍錄。

集四第 卷七第

文

30. 八服 漢武帝徹以元光五年歲次乙巳鑄八劍。銘曰八服。小篆書。嵩恆霍華太山五嶽皆埋之。

八

31. 椎成 後漢時肅宗以賜尙書陳寵者。見後漢書。

32. 漢文 後漢時肅宗以賜僕射邳壽者。見後漢書。

33. 赤霄 刀劍錄。漢劉季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文。及貴常服之。此卽斬蛇劍也。見刀劍錄。

34. 駭犀 御覽東觀漢記。光武有駭犀之劍。以賜陳遵。

35. 毛 漢宣帝詢以本始四年鑄二劍。長三尺。一曰毛。二曰貴。以足下有毛。故爲之。皆小篆書。見刀劍錄。

36. 貴 見上。

37. 夾 夏孔甲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夾。古文篆書。見刀劍錄。

38. 駿 周簡王夷以元年癸酉鑄一劍。長三尺。銘曰駿。大篆書。見刀劍錄。

39. 誠 秦昭王稷以元年丙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誠。大篆書。見刀劍錄。

40. 更國 更始劉聖公在僞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國。小篆書。見刀劍錄。
41. 秀霸 後漢光武帝秀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42. 安漢 後漢順帝保以永建元年鑄一劍。長三尺四寸。銘曰安漢。小篆書。後改年號。
43. 中興 後漢靈帝安以建寧三年鑄四劍。文曰中興。一劍無故自失。並小篆書。
44. 孟德 曹以建安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上有金字曰孟德。後常服之。
45. 飛景 魏文帝有飛景。流彩。華鋒三劍。見初學記。
46. 流彩 見上。
47. 華鋒 見上。
48. 章武 房子容曰。唐人尙書郎李章武。本面方古。貞元季年。爲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得一劍。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張茂先。亦曰。蜀相諸葛孔明所佩劍也。乃改名。師古爲奏請爲章武也。蓋蜀昭烈帝以章武元年採金牛山鐵鑄之者也。
49. 流光 吳孫亮以建興元年鑄一劍。文曰流光。小篆書。見刀劍錄。
50. 神劍 晉孝武帝昌明以大元元年於華山頂埋一劍。銘曰神劍。隸書。見刀劍錄。

文

一〇

51. 永昌 宋蒼梧王劉昱以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銘曰永昌。篆書。見刀劍錄。

52. 鎮山 後魏道武帝拓跋珪以登國元年於嵩阿鑄一劍。銘曰鎮山。隸書。見刀劍錄。

53. 太常 後魏明元帝嗣以泰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銘背曰太常。至真君元年。有道士繼

天師白爲帝造劍。長三尺六寸。隸書。因改元真君。見刀劍錄。

54. 吳鉤 吳越春秋曰。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鉤似劍而曲。劍之屬也。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百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釃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乃賞之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或曰。吳鉤。刀名。非劍屬也。

(E) 鑲鏤

1. 鏤文 其爲文也。字續不一。古劍之文。類多星辰之象。篆籀之書。如夏帝啓於庚戌八年。鑄一鋼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爲星辰。背記山川日月。又如漢劉季於南山得一鐵劍。上有大篆。銘曰赤霄。並見刀劍錄。

2. 鑲飾 率多珠玉等物。如漢高帝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見西京雜記。

(F) 飾具

1. 劍匣 劍函也。一稱劍鞘。見西京雜記。開匣拔鞘，又名櫝。禮少儀。劍則啓櫝。別名拾室郭。見廣雅。(卽博雅)

2. 劍衣 劍袋也。亦稱韜。玉篇。韜，劍衣也。別名扶橈。見廣雅。

### 三民主義以民族爲首民權次之民生又次之而在建國大綱則謂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其次民權其三民

#### 族試詳論其故

(此題見於學生雜誌  
國立中山大學試題)

趙鍾麒

夫三民主義乃闡明建設國家之理論。建國大綱是規定建國具體之概要。故民族雖昔於三民爲首而今必於大綱爲次。民生雖昔於三民爲次而今必於大綱爲先也。何以言之。蓋民族革命爲過渡時期。民生主義乃當行急務。使不先解決民生問題。不第人羣不能造化。亦而爲世界大同之障礙也。不然三民何以民族爲首。民權民生次之。大綱何以民生爲先。民權民族

文

一一

後之。此總理所以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鑒別得失。審度利害。而遺此爲實行之步驟也。

## 文學與環境

陳侯基

環。境。乃。文。學。之。背。景。文。學。乃。環。境。之。產。物。某。種。環。境。每。可。以。其。當。時。之。文。學。而。表。現。某。種。文。學。亦。可。循。其。當。時。之。環。境。而。推。知。何。言。之。蓋。吾。人。處。一。種。環。境。之。下。感。覺。所。及。發。爲。文。學。苟。吾。人。對。於。環。境。有。所。不。滿。則。思。想。所。至。必。於。人。生。前。途。表。示。一。種。希。望。杜。威 (Dr. John Dewey) 一。派。之。見。解。以。爲。一。思。想。的。起。點。是。實。際。上。的。困。難。因。爲。要。解。決。這。種。困。難。所。以。要。思。想。一。思。想。者。文。學。之。一。要。素。也。然。則。謂。文。學。之。起。點。爲。表。現。實。際。上。之。困。難。而。發。亦。未。嘗。不。可。麥。克。萊 (L. Macaulay) 之。言。曰。一。不。滿。於。現。時。吾。等。將。予。過。去。以。更。新。改。革。一。誠。哉。斯。言。故。謂。環。境。與。文。學。有。密。切。之。關。係。不。爲。過。矣。請。以。往。事。證。之。

太。古。之。時。文。化。初。開。民。風。淳。樸。所。居。皆。高。山。大。川。在。在。可。以。引。起。恐。怖。之。心。理。加。以。洪。水。橫。流。禽。獸。逼。人。故。民。間。思。想。處。處。存。敬。天。畏。命。之。觀。念。而。文。學。精。神。亦。大。多。以。歌。功。頌。德。爲。主。

迨夫列國爭衡戰禍劇烈民間智識階級興起亟欲解決人生問題及社會問題於是百家爭鳴各抒己見孔子有去兵之言老子惟有爭是惡墨子創非攻之說孟子主王政而非霸道宋併尹文能忘身而息戰禍由此推之可見當時文學思潮正爲欲改造當時環境而產生同時南方文學有若楚辭句法參差異於北方之詩三百篇實可表現其思想之自由不類北派之含有嚴整的規律性

洎夫六國亡於秦秦又亡於漢又由三國而晉而南北朝人民苦於爭戰急欲求得安息之機會故漢高代秦民心歸向而老莊之學因之大興加以經數君主之提倡辭賦又因而勃興六朝文風蓋嚆矢於此

隋亡之後唐宋繼起佛教東來空無玄妙適與老莊之學相洽君王文臣無不宗仰李杜白諸家相繼而出詩遂大盛韓昌黎復古尊先儒闢佛老文學爲之一變歐陽修王介甫三蘇諸公相繼而作亦文學界中一大盛時也

宋亡之後元明清三代遞興其中外族入主者兩次大漢民族在在受外族之壓迫不得自由而滿清爲尤甚於是文學思潮多含有民族之思想試觀清代文字之獄可以想見至若有志

文



之士感故國之淪亡。拘言論之約束。不得不在舊書籍中。藉考據訓詁之工作。以消磨其歲月。清代考據之學。實自此濫觴。

今者清廷既滅。社會情形激劇變遷。中外交通。歐化東漸。於是。有文學革命發生。繼之革命軍興。軍閥破滅。在在可使文學精神。漸趨於緊張而複雜之狀態。

由上所述。可知文學之變遷。無不受環境之支配。亦無不適應環境之要求。文學與環境二者。相輔相依。不可或分者也。不特此也。即以歷代文學家抒情之文論之。亦可得而說焉。

屈原遭同僚之讒。見逐於楚。終日憂愁。幽思滿腹。牢騷假離騷而發洩。

杜甫生於國家紛亂之秋。故富於入世思想。情感豐富。為詩概屬悲觀。例如聞官軍收河北石

壕吏。哀江頭。哀王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皆有為而作者也。

白居易稍後於杜甫。亦國家紛亂之時。畢生顛沛流離。故為詩多牢騷之作。如長恨歌。琵琶行。

新豐折臂翁。杜陵叟。續綾等篇。胥借題發揮者也。

南唐後主因亡國之恨。觀物生情。見景念舊。故其詞多懷舊之感。試讀相見觀。浪淘沙。憶江南。

虞美人諸篇。其言辭之沈痛。情感之真摯。為何如也。

韓昌黎胸懷濟世之才。而不見用於世。急欲求官得爵。以行其道。故其爲文。多鬱鬱不平之言。並常以蛟龍良馬之受困。隱比自己之遭遇。試一讀雜說一雜說四。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應科目時與人書諸篇。其處境可想見矣。

他若柳蘇諸子。又孰非被謫荆蠻。受環境之影響。而作爲詩文乎。清時莊廷鑑之明史獄。戴名世之南山集獄。又孰非萬惡之環境。有以造成之耶。

是故環境者。所以產生文學。文學者。所以表現環境。易言之。文學者。乃環境生活之結晶。環境者。乃構成文學之原素。李白曰。『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卽是理也。興會所至。筆之於書。情之所至。筆之於書。直覺之所及。亦筆之於書。而非劈空而來者也。天地之間。宇宙之內。皆文學也。然則文學之造詣。至大至廣。何處無文學。何處非文學。吾人研究文學。不當拘於書本之記載。當以生活爲課程。宇宙爲教室。萬物爲導師。則庶乎其可也。

## 柳侯祠記

朱深

唐季。柳宗元。一代名士也。因忤權奸。謫宦柳州。柳州上游。與黔地毗連。下游達潯江。所屬沃野。

文

千里。郊外村落。苗穠雜處。民多賦性頑固。亘古不化者。自經宗元之治。移風易俗。日進文化。民咸感之。宗元卒後。諡爲文惠侯。柳人於北城之外。爲之立祠。并以衣冠。築墓於祠之後。以紀念其德風焉。由唐迄今。邑令歲致春秋祭祀。祠旁有劉參軍賢良祠。又有明代八賢祠。歲亦致祭。清宣統初。各界捐資。闢公園於祠旁。建置思柳軒。蓉鏡亭。柑香亭。船亭。八角亭。魚池。石橋。遍栽各種花草竹木。入其境者。覺芳香馥郁。陰涼清潔。祠內碑蹟甚夥。以荔子碑爲最。高六尺。寬四尺。文義俊逸。筆法古勁。蓋贊文惠侯之善政者也。

一六

### 擬湖北賑災委員會爲災民乞賑啓

鍾 箴

敬啓者。昊天不弔。禍我鄂民。水旱相繼。蓋藏久空。加以赤焰高張。頓教黎民失所。冀免燒殺。姦掠之痛苦。安計倉猝出奔之艱難。扶老攜幼。輕離故鄉。尋夫哭子。轉來生地。阮囊羞澀。馮缺空彈。餐風宿露。悉爲鵠面鳩形。覓食求衣。皆是體寒腹餒。思小賢以度日。苦乏資。金欲幫工。以營生。奈無僱主。八口之家。無完聚。萬戶之窳。常斷煙。當此派隊清剿。亦思攜手同歸。祇以田園盡荒。家無壁立。仍然流亡未集。野遍鴻嗷。現時值隆冬。風雪交加。無衣無食。何以卒歲。黔敖已亡。

孰。飼。飢。民。於。道。路。鄭。俠。不。作。誰。繪。慘。狀。於。畫。圖。敵。會。同。人。矜。恤。情。殷。救。援。力。薄。點。金。苦。於。乏。術。  
乞。糴。何。敢。憚。勞。所。望。各。界。仁。人。四。方。善。士。心。發。慈。悲。念。切。胞。與。或。指。子。敬。之。困。或。助。堯。夫。之。麥。  
庶。聚。千。鍾。義。粟。藉。活。萬。姓。災。黎。斯。造。福。無。涯。感。德。靡。既。矣。虔。伸。微。意。立。候。佳。音。謹。啓。

## 記漁家樂

張福瓚

黃葉村邊。白雲鄉裏。茅屋臨溪。篷窗映水。此漁人之居也。夫漁莊蟹舍。衡宇相望。小艇輕船。絡繹不絕。漁父多情。渡中流而擊楫。溪童得意。臨淺渚而敲針。或垂釣於磯頭。或舉網於江畔。或沽酒歸來。對烟波而醉飲。或鼓棹而去。當風月而放歌。却紅塵之囂境。尋白水之生涯。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漁家之所以樂也。雖然。漁家之樂。不獨此也。柳絮隨風。青絲搖曳。桃花逐水。錦浪翻飛。一縷烟青。鎖孤帆於古渡。半江春暖。搖短檣於綠波。此漁家春日之樂也。青蒲影動。覺南浦之風來。荷蓋聲喧。知長空之雨至。披蓑衣。戴鷓筥。繫孤篷於柳下。靜聽江聲。登北岸之村邊。遙觀雨景。此漁家夏日之樂也。金風颯颯。江皋之楓葉流丹。玉露瀼瀼。洲渚之蘆花盡白。釣舟傍晚。泊來大澤之濱。雁陣驚寒。聲動長江之浦。許多漁人得利。共賣銀鱸。今番老少開懷。同

文

文

傾綠蟻。此漁家。秋日之樂也。水落江寒。霜飛雲歛。看渡口之梅花。望空中之白雲。不怕風寒。斜坐舟上。渾忘冰冷。獨釣江頭。此漁家。冬日之樂也。蓋四時之景不同。而漁家之樂亦無窮也。若夫塵寰五濁。滾滾黃埃。悵舉世之皆非。無片土之乾淨。而漁人潛踪澤國。與世無爭。濯足清流。儵然自得。朝向青溪而去。舉網得魚。晚掉輕帆而歸。歌聲催月。胸襟瀟灑。其樂何極。嗚呼。此呂尚之所以釣於渭濱。子陵之所以釣於富春歟。

一八

### 總理逝世六周公祭文

嚴潛

嗚呼。吾黨失導。六載於茲。此過程中。幾瀕於危。奮鬥有訓。敢不驅馳。賴在天靈。卒安黨基。緬懷偉績。抑強扶弱。救民水火。遍解束縛。身為表率。志在澹泊。天地為懷。民伍自若。滿清淫威。烈火積薪。海外遄歸。大洗穢塵。手造共和。光我漢民。遜位遠引。乃種惡因。債借西夷。約喪東鄰。退處兩粵。形勢益狹。主三民義。立五權法。伸張民氣。卒不為脅。驅車北上。龍泉出陣。胡天不弔。遽殞大星。繼續努力。遺訓是型。黨國天柱。萬世永馨。清酌素饗。來格來歆。

### 遊西湖日記

錢自達

余耳蘇杭之名久矣。因學業羈身。未能登臨。今歲春。本校中三年年級。有修業旅行之舉。地點定蘇杭二地。於三月六號出發。至蔡家橋。搭小輪至錫。下午三時。由錫搭火車赴蘇。抵蘇後。即赴閶門新蘇臺旅館。遂宿焉。三月七號。上午六時起身。早餐後。整隊遊覽閶門附近諸名勝地。下午三時。搭蘇杭輪船赴杭。三月八號。上午十時。船抵拱宸橋。登岸趁公共汽車。至大圖書館。徒步至湖濱。寓湖濱旅館。斯時天已晚。而體亦倦。遂就湖濱一帶。自由遊覽。傍晚歸寓。晚餐後。即就寢。三月九號。上午六時起身。朝點後。即出發遊湖。沿湖濱向北行。出錢塘門半里。至昭慶寺。其左近有停雲湖舍。臥龍山莊。張勤果公祠。志水堂。梅麗園（係紀念某女士）斷橋殘雪。橋為西湖十景之一。入白沙隄。第一橋曰斷橋。界於前後湖之間。水光瀲灩。橋影倒浸。凡探梅孤山者。蠟屐過此。倘值春雪未消。葛嶺一帶。樓臺高下。如鋪瓊砌玉。晶瑩朗澈。不啻玉山上行。清聖宗題曰斷橋殘雪。構亭橋上。每當六出飛英。朔風將至。寒岩深谷。尙積餘光。塔頂峰頭。猶餘片白。此景恆於孟春得之。過斷橋。即白沙隄。隄長里許。越錦帶橋。至平湖秋月。亦為西湖十景之一。湖際秋而益澄。月至秋而愈潔。明季建堂孤山路口。據全湖之勝。清康熙三十八年。建亭於舊址。前為石台。三面臨水。其上懸聖祖所書平湖秋月匾額。旁構水軒。曲欄畫檻。每當清秋。

文

氣爽。水痕初收。皓月中天。千頃一碧。恍如置身瓊樓玉宇。非復人間世也。後爲孤山放鶴亭。林和靖墓。空谷傳聲。馮小青墓。其西則陸宣山公祠。水仙菴。蘇白二公祠。照膽台。詰經精舍。改爲西湖鄉自治所。西爲三忠祠。即袁許徐。聖因寺。南巡行宮。文瀾閣。今改圖書館。就隙地爲公園。徐公祠。朱文公祠。蔣果敏公祠。廣化寺。俞樓盛莊。自斷橋至西泠橋。止約計三里。爲北路。南線。復自西泠橋對面之斷龍頭。折向東北。行沿湖濱。經松風和尚紀念塔。汪墩兒墳。洪公祠。楊莊。孫圃。今設惠中旅館。地藏殿。五佛寺。閒地菴。貝子祠。復居室。瑪瑙寺。抱青別墅。毓秀菴。多子塔院。石觀音寺。中冷亭。大佛頭寺。上山抵來鳳亭。今爲衛戍病院。自斷龍頭至此。統名葛嶺。昔爲宋賈士道家園。亭傍有保俶塔。東爲寶石山。至石塔兒後止。自亭西行。至初陽台。爲葛仙翁練丹處。今爲染業公所。循山徑而下。經抱樸廬。顧莊。回至西泠橋。傍至蘇小小墓。小憩。復由此西南行。經鄭貞女坊墓。秋瑾女俠墓。經鳳林寺。龐公寺。而至開草堂舊址。岳王廟在其右。前爲劉果敏公祠。崇文書院。今改蠶學館。曲院風荷。亦西湖十景之一。九里松傍。舊有麪院。其地多荷。宋稱麪院風荷。清聖祖改爲曲院風荷。構亭於跨虹橋。蘇隄。六橋之首也。東建敞堂三楹。又東爲迎熏閣。又東爲望春樓。前臨大隄。其西則複道重

廊。月戶雲窗。香風時送。夏景絕勝。今則雖存殘址。卽荷花亦無多矣。曲院風荷附近。爲湖山春社。左文襄公祠。楊宮太傅昌濬祠。北向。自石塔兒。至岳墳。約三里許。時因時間有裕。遊興猶濃。再由岳王墓前入山。至香山洞。紫雲洞。牛皋墓。至山後。經蝙蝠洞。黃洞。白沙泉。可達湖墅。乃由原道而反旅邸。十號自湖濱公園起程。舟行。西向。二里許。至湖心平眺。西爲院墩。又西行。穿晴虹橋。蘇隄。六橋之一也。入岳廟。掠金沙港。至湖山春社。捨舟登陸。西行。三里。至玉泉魚躍（卽青澗寺）折南。三里。至雙峰插雲。亦爲西湖十景之一。一稱南高峰。此峰相去十餘里。中間層巒疊嶂。蜿蜒盤結。上多奇雲。山峯高出。時露雙尖。望之如插。宋人稱爲兩峯插雲。清聖祖改爲雙峯插雲。構亭於行春橋側。適當兩峯心中。碑亭在後。每當春秋佳日。憑欄西望。儼如天門雙闕。拔地撐霄也。又南行。至靈隱寺。飛來峯。冷泉亭。此係天竺大路由靈隱寺上山。至韜光約二里。至北高峰。頂約三里。下山後。循天竺大路。西至下天竺。中天竺。上天竺。約計三里。自上天竺東行。三里。至茅家埠。登舟。東行。經宋莊。出臥龍橋。遊唐莊。劉莊。至蘇堤春曉。堤築於宋元祐年間。自南山至北山。夾道植柳。爲蘇軾所創。故曰蘇公堤。清聖祖題爲十景之首。爰建亭於望山橋南。後改爲岑樓。又構曙霞亭於後。春時晨光初啓。宿霧未收。雜花生樹。飛英靡波。紛披掩映。



文

三二

如列錦繡鋪也。穿望山橋亦六橋之一。沿隄東南行。至花港觀魚亦爲十景之一。地在銷欄橋下。水名花港。通花家山。山下舊有盧園。爲宋盧允升別墅。鑿地斲石。引湖水入。其中畜異魚數十種。園久廢。清康熙間。建亭於花港之南。旁濬方池。清可鑑底。揚馨鼓鬢之狀。鱗萃畢陳。亭後有高軒。疊石爲山。栽花作徑。今則荒廢殆盡。僅聖祖碑亭巍然獨存耳。復西行。不半里。至三潭印月。亦爲西湖十景之一。宋蘇軾宦遊杭。於湖中立塔。著令塔內不許侵爲菱蕩。塔形如瓶。浮漾水中。所謂三塔亭亭引碧流是也。明成化後毀。萬歷間濬。取葑泥繞潭作埂。爲放生池。池外湖心。仍置三塔。以復其舊。故有三潭印月之名。池上構亭。建清聖祖御碑亭於池北。高軒傑閣。渡平橋。三折而入。空明窗映。夜涼人靜。孤艇沼洄。誠可濯魄醒心。一洗塵俗也。至此日將西下。乃鼓棹回寓。十一號。各人自由遊覽。十二號。起程返校。

### 介亭記

王天佑

去膠城南三里許。有介亭焉。爲春秋時介葛盧國之遺址。向爲吾膠勝蹟。所謂介亭春樹者也。去年秋。偕友往遊。一訪古蹟。則亭已頽圯。僅餘四壁。荒烟蔓草。殘碑仆地。字迹剝落。微可辨認。

爲清乾隆時所重修。尋所謂春樹者。已零落殆盡。惟餘青松幾樹。掩映斜陽。似助吾人之憑弔耳。回憶斯亭盛時。四周綠樹如雲。春秋佳日。騷人墨客。踵趾相接。甚至攜眷納涼。召妓侑酒。信極一時之盛。而前後數十年。一盛一衰。相差若此。雖然。是亭也。歷數代之星霜。經幾人之修葺。迄今二十餘年。仍巍然存在。不得謂非幸也。而今風雨侵蝕。苔蘚剝落。日就頽廢。吾恐十數年後。欲求其遺蹟。一爲憑弔。亦不可得。將任其頽廢而不顧歟。抑將加以修葺而保古蹟歟。是在吾邑之人士也。

### 讀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書後

唐顯海

夫一人任而內外治。一法立而天下行。是蓋積思而廣益。合時而投勢。言之則有故。執之則成理。於是大臣不忌。賢人不議。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爲。去陳法而卽新政。濟蒼生於水火。措全國於治安。王安石相神宗。見宋室之貧弱。舊政之窳敗。乃以經濟自負。革新內外。減郊祀之定費。設方田均稅市易均輸之法。於民生則設青苗免役之法。於軍政則行保甲之法。此固足以轉危爲安。反弱爲強也。然而上下洶洶。司馬責以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何哉。

文

文

夫安石。非佞臣也。受命朝廷。謹修法度。行之有司。不爲侵官也。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也。爲天下理財。人民輕賦役。不爲征利也。行新政。闢邪說。不爲拒諫也。然而誹怨紛紛。天下大亂。伊可怪也。使安石而貪佞。則神宗英主也。竟斥其舊。以謀其新。徽宗立。蔡京用。國危而咎新法。身負不白之冤。何也不免師心自用。逆時而措施之法。短也。夫新莽得天下。悉返三代之制度。天下以此亂。國家以此亡。非制度之不良。時也。勢也。安石逞一己之勇。贊助者寡。宵小得乘其勢而濫權。人民得利其逸而弛志。新法本以圖強。迺反以之亂天下矣。今讀其答司馬書。不亦深可悲耶。

二四

### 金閭露宿日記

鄭國鋁

能增進吾曹之閱歷者。莫如旅行。能使一級師生聯絡感情者。莫如郊遊會。能實習野外生活。鍛練耐勞精神者。莫如露宿。本校有鑑於是。吾級爰定十月七日。露宿於金閭。十月七日。六時出發。至西門。搭汽船至崑山。轉乘汽車抵蘇州。紮營於公共體育場。時已過午。煮飯會食畢。隨各人興趣。遊覽各處名勝。余因道路不熟。故未出遊。僅至公園散步而已。

十月八日。作天平山之遊。出金閶門。乘民船。沿途游人絡繹。或步行。或車行。或乘驢馬。抵新橋岸。徒步行六里許。抵山麓。相與鼓勇而登。山分三級。曰上白雲。中白雲。下白雲。愈上則荆棘愈多。山巔無房屋。空地一方。可容數十人坐臥。俯視城中煙樹萬家。了如指掌。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若隱若現。於煙水蒼茫間。而獅子。虎丘。觀音。靈巖。穹窿。諸山。若兒孫之繞膝。莊嚴宏麗。洵吳山之冠矣。已而循山麓下。至高義園。謁范墳。及其祠宇。瞻其遺像。覺忠義之氣。猶奕奕於眉間也。俄而夕陽西下。人影散亂。乃攜手下。鼓棹抵城。已八時矣。

十月九日。步出金閶。至留園。園分兩部。東部陳各種動物。曰飛龍蛇。曰貓熊。曰花蟹。曰飛魚。曰孔雀。曰馬猴。又有白兔數對。狡黠非常。西部房屋華麗。花木豐茂。而一村尤饒鄉村風趣。休息久之。出抵西園。至四面廳。飲茗。須臾出。赴池心亭。繞以鐵欄。中供如來像。若向人笑。憑欄俯視。無算金魚。游泳水面。爭食餅餌。活潑可喜。復出門。行三四里。抵虎丘。循級而升。見試劍石。或曰。吳王以此試雌雄劍也。再進有四大字。徑可二尺。曰虎丘劍池。相傳爲顏魯公手筆。虎丘二字。爲後人所補。是否正確。無從稽考。山頂有浮屠七級。或謂是虎之尾也。可偏斜。隨人所立之位置。與塔之斜度有異。不經之談。一笑置之。是塔也。磚頽瓦敗。狀殊危殆。塔旁有墟。西施梳妝。

臺也。今成瓦礫場矣。復進至冷香閣。少息。乃沿山塘街返城。是夜吾隊輪值守衛。余至十二時始就寢。

十月十日國慶紀念。是日蘇州全縣童子軍大檢閱。上午九時。各童子軍團依序集合於公共體育場。由總指揮督領全隊繞場一圈。立向檢閱台。由縣長訓話。及各界演說畢。時已近午矣。乃全體高歌童子軍歌。萬衆齊聲。聲徹雲霄。精神煥發。秩序井然。且各團服裝動作。均甚整齊。共歷三小時始畢。下午開遊藝會。節目甚多。皆可觀。其中以中山體專之疊羅漢。尤爲特色。五時閉幕。是夜吾等皆加緊守衛。以防偷營。較異日尤爲嚴謹。

十月十一日。因連日奔走。遊覽名勝。且夜間守衛。睡眠未足。故身體疲勞。休息一日。

十月十二日。晨七時。運行李至車站。乘車回崑。搭輪返校。就食畢。卽入夢鄉。覺身仍在火車。與同學津津道遊觀之樂。翌晨鐘聲鐺鐺。猶以爲汽笛鳴鳴也。

語

□雨聲唱出淒涼的調子

汪蔚雲

——秋夜寄蕊妹——

昨夜雨聲唱出淒涼的調子，  
雲的穴裏西風悄悄地酣眠，  
一切都罩在秋夜的蕭索中，  
我的心也踱進了莽莽古原。

我的心也踱進了莽莽古原——  
望不見一株樹也看不見天；  
只陰慘的風捲着黃沙一片，

語  
體  
詩

體

詩

只焦灼的日燃着瓦礫萬千。

只焦灼的日燃着瓦礫萬千，  
我尋覓，那兒有生命之源泉？  
我追趕，見那兒有綠洲一片，  
那遠遠招手的，哦！天使翩翩！

那遠遠招手的，哦！天使翩翩，  
從荒漠中拯我到愛底花園；  
她是這樣慈悲又這樣美豔！

一

集 四 第 卷 七 第

語 體 詩

哦！我受不起這樣幸福纏綿。

我愛，當你一個人座在樓頭，  
當你獨自聽着秋夜的雨聲，  
你知道否，惓惓懷戀着你的，  
有一個，有一個流浪的詩人？

我愛，記得有一次夜已深深，  
我倆還相對坐在聽着雨聲，  
你好像沉思着一件事似的，  
蹙着雙眉並發微嘆的聲音。

我愛，我知你又發了懷鄉病，

二

你的懷鄉病是這樣呀深沉，  
一天到晚你只憂憂愁愁的，  
沒有一刻會舒展了你的心！

我勸你我慰你一直到夜盡，  
你泣着你泣着一直到天明，  
熹微的曙光已經浸上紗窗，  
我們對泣着的兩個呀，淚人！

今夜秋蟲唱出淒涼的調子，  
西風輕輕的躡過綠的草坪，  
月亮從柳樹林中徐徐升起，  
地上是滿映着銀樣的晶瑩。

篩過那一條條柔和的柳絲，  
月光蛇樣的在樹影裏爬動；  
樹影與樹影交橫的輕綃中，  
我的心像醉了一般的朦朧。

像浪頭跟着春潮一齊奔流，  
我的心鎮日地把歡娛追求——  
每個晚上我總要喝着燒酒，  
每天總要爲女性踱上街頭。

我這樣地破壞自己的靈魂，  
我這樣地浪費自己的青春，

語 體 詩

是她救醒了我墮落之靈魂，  
是她付與我以真實的生命。

我愛，當你一個人坐在樓頭，  
當你獨自聽着秋蟲的悲吟，  
當你獨自看皎潔的月色，  
當你獨自覺着秋意的深深；

你知否，有一個人兒悼念你；  
知否，有個人爲你澈夜不寐？  
夜色雖如此的美好而幽靜，  
但總不能叫他忘記你，蕊妹！



集四第 卷七第

語體詩

蕊妹記否，一個夏天的晚上？  
我倆同看明月直到夜深深，  
你指着那銀盤似的月亮說：  
她剛從雲堆裏奮鬪到光明，

人也應當像她一樣的奮鬥；  
那時你沒有一點兒懷鄉病，  
你興奮着興奮着直到天明；  
我興奮着興奮着直到天明。

一九三〇，八月三十夜

□ 疏星閃爍的秋夜 汪蔚雲

——寫給蕊仙——

疏星閃爍，

詞

柳影氍毹；  
這淒涼的秋夜，  
我獨自躑躅中庭！

對着萬頃夜色，  
我漸覺心兒淒涼如海；  
記得前宵靜夜，  
歷落的星光照見我倆的雙影。

靜悄悄——  
已是夜深；  
默無言——  
寂然的相對。

你以手帕擦着眼睛，  
兩行冷淚珠樣晶瑩；  
低低的啜泣打動我的心，  
無可奈何的煩惱，盈我胸膈！

蟲聲淒切，  
似訴着我倆的心琴；  
夜色漫漫，  
哀泣着的，我倆的靈魂！

前宵，夢境般在我眼前開展，  
今夜，哦！我今夜裏怕不能再成好夢！

語 體 詩

疏星閃爍，  
柳影氤氳；  
這淒涼秋夜深深，  
我獨自呀，躑躅中庭！

一九三〇，八月二五夜

□我怎能不思念你 汪蔚雲

——秋夜懷蕊妹——

雖則別後還只第三夜，  
但我度來却好像已有十年；  
三天算起來也不過四千分鐘，  
但我思念你啊何止四千萬遍！

五

集 四 第 卷 七 第

語 體 詩

我怎能不思念你？

當月色明潔的照在樓頭，  
秋風裏葉兒雨般的飄落；  
清秋之氣息幽涼的逼人，  
我的心只窒息於寂寞之氛圍。

我怎能不思念你？

當冰窟似的房中瀰漫了一片冷峭；  
寂寂的夜半我獨在蹣跚徬徨，  
淡淡的燈光照着我孤獨之影；  
沉沉的憂思籠罩上我的眉梢。

我怎能不思念你？

六

當冥想裏化出的幽夢，  
被夜半冷落的西風吹醒；  
你姣笑的聲音還在枕畔，  
但我抱着的祇是自家的瘦影。

我怎能不思念你？

當夢醒後輾轉着不眠，  
起身來看殘月已沉落西天；  
我獨在小房裏徘徊徘徊，  
聽院中的雞聲已經初唱！

雖則別後還只第三天，  
但我度來却好像已有十年；

三天算起來也不過四十分鐘，  
但我思念你呵何止四千萬遍？

一九三〇，九月八日夜於富場

□ 清秋冷雨

汪蔚雲

——懷蕊仙——

連朝冷雨，  
雨不斷別離情緒；  
風吹葉落，  
庭前飛舞。  
但飛不起我底心呀，  
只靜悄悄——  
臥在一旁無語！

語 體 詩

會記月圓時，  
和伊把相思細訴；  
月落更深，  
我倆還同倚樓前——  
訴語未終，  
衣襟上已浸透了清露。

到今朝，  
這冷雨清秋——  
我和伊又已別得遠遠！  
階前落葉如墳，  
西風已不再吹噓；  
我寂寞的心兒呀，

七

集 四 第 卷 七 第

語 體 詩

叫我如何好？

一九三〇，九月十日細雨蕭蕭中。

□月

黃蕊仙

天上的月！

你可知道我的煩憂？

憑你皎潔的光兒也照不進，

照不進我哀愁的心頭！

天上的月！

你可知道我的苦惱？

憑你水樣的清輝也洗不掉，

浴不掉我心頭的亂草！

九

天上的月！

你只勉強來相照；

煩憂正噬我的心，

難道你還要來奪我的睡眠？

天上的月！

你只勉強來相照；

悲哀正刺我的心，

難道你還要來逼得我下淚？

——一個秋之深夜寫

□秋蟲

黃蕊仙

四野，西風在吹，

草蕭蕭，蟲切切；

疏雲，映着淡月，  
夜露重，寒鐘咽。

秋蟲！你是在唱：  
人生的淒涼之歌？  
你還是在悲嘆呵，  
自家蕭索的末路？

——一九三〇年秋初

□ 墓畔哀歌

張孝純

——獻給湘君之靈

絢爛的夕陽返照着蕭蕭的白楊，  
荒塚的長草吹拂着潔白的羣羊，  
長眠在這墓裏的湘君呵！

我來憑弔，在秋風裏痛哭一場。

你就永遠這樣的長眠不醒？  
你就永久這樣的流浪他鄉？

你可知道呵——

你還有慈祥的雙親，  
你還有幸福的家庭。

你就這樣的忍心？

甘作異鄉孤獨之魂。

你那純潔的幽渺的靈魂，

教我從何處追尋？

這裏呵——

集四第 卷七第

語體詩

離故鄉有遼遠的路程。

呵！泉路茫茫，

你將往何處狂奔！

追尋你最後的光明。

呵！我現在這樣幽寂的悲號，傷心，

知否？你的幽靈。

看白楊衰草，

對黃土新墳，

怎麼不見你那往日真摯友情的回音？

呵！這整個污濁的宇宙，

留不住了呀！你聖潔的靈魂。

一〇

我祇得虔神的禱告——

祝你創造未來的人生。

——十一，七，於弔墓歸來之後

□青色的落葉

張孝純

是在一個天空暗澹而冷漠的黃昏，

我捧了孤獨的心瓶來到了河濱。

千古不斷的流水在潺潺地哀鳴，

像是呵！像是人們生命的挽歌和送葬的

鐘聲。

一個葉兒自大樹上落下帶了他的生命；

落在深河裏，與流水狂烈的擁抱着，接

吻消魂！

我在感傷牠生命旅程上最後的一滴，  
因為牠尙是綠色青青。

擁抱着；努力的狂吻，不要虛過了這最後的光陰。

因為呵！你的生命已經是短促，沈淪。  
醒醒吧！

你看洶湧的波濤，就是你此後的環境。

夜色的幕幔已吞沒了短促的黃昏，  
在遠遼的空間有機個鬼火在顫動，  
我稚弱的心靈與這個宇宙起了共鳴，  
默憶剛才的景象——幻滅——憧憬。

詩 體 詩

——一九三二，十，二九於長沙

□空虛的心

張孝純

寥寂的太空——

陰沈，

微風陣陣地送與殘花的香芬，在這個黃

昏；

寂靜無聲。

呵，我的愛人！

我欲贈你以花枝——

花又凋零。

幽揚的敲響——

銅鐘。



把我沈醉在夢裏的靈魂驚醒，在一個清  
晨；

渺茫，憧憬。

呵，我的愛人！

我將誠謹地贈你——

空虛的心。

——一九三二，八，二，於長沙

□紀念徐志摩詩人

張孝純

曾記去年的今日，

白霧迷濛的早晨，

在開山之旁，無情的風雨殉葬了詩人。

呵，多麼的淒清！

在人間遺留了多少不朽的詩章，  
恍如新月的朗照，旭日的曦光，  
時代的精靈走進了你的歌唱。

呵，多麼的輝煌！

今日的风雨這般的陰森，

白楊和黃隴太覺無情。

我很淒惻的來弔詩人，

唉，何處覓先生的幽靈？

——寫於長沙之城北

詩

◎福陵懷古

(清太祖高皇帝之陵也在遼寧省城之東距城二十里故又名東陵)

趙春和

三月廿三春又暮。客懷一縷留難住。雙柑斗酒總相宜。出門賃得輕車怒。輪如電掣馬如飛。落花紅滿東陵路。東陵路上草含煙。楊柳春風雜瑣絃。(此日同學六七人以奏樂爲歡甚相得也)萬壑松濤疑虎吼。森森翠柏欲摩天。我來此地一長嘯。狂歌醉倒詩情妙。傷心千載帝王家。霸業銷沈亦堪弔。殿闕依稀舊夢空。好花的的爲誰紅。子規不解騷人意。猶向樽前說故宮。吁嗟乎。古往今來祇如此。富貴轉眼蓬蒿裏。人生及時須盡歡。莫使韶華成逝水。

◎感賦

趙春和

世亂詩書廢。家貧骨肉疏。吾生太飄泊。零淚滿江湖。

◎呈李一琴夫子

趙春和

詩

一

集四第 卷七第

詩

夫子何瀟灑。聲名四海彰。詩篇宗李杜。書法擅鍾王。筆落烟雲起。吟成字句香。此生緣有定。翻喜是同鄉。

二

◎守歲

趙春和

遊秦季子貂裘敝。負篋還鄉序又更。才士窮多疑有例。殘年春入未曾迎。荆扉車馬無來客。烽火江山喜罷兵。底物思量堪自慰。聊將詩酒答平生。

◎客中偶成

周承楷

衡文纔了便敲詩。偷得工夫更着棋。不把書生風味改。離家還似在家時。

◎柳絮

周承楷

天涯何處不纏綿。去復來兮斷復連。如此風情如此恨。不堪飄泊是年年。遠望真如雨雪霏。隨風點點上征衣。飄零歷盡人間劫。憔悴王孫今未歸。絕無才思動人憐。追逐緣何到眼前。似惜東皇已歸去。愁絲別緒綰雲烟。無力支持到晚春。和烟和霧逐芳塵。輸他紅紫隨流水。猶把文章炫俗人。

◎泰縣小西湖竹枝詞

吳梅

輕攜素手踏芳塵。時樣梳妝出意新。靚面不將團扇掩。近來解放到佳人。  
小西湖畔路西東。女伴如雲踏軟紅。驀地相逢低首笑。癡情全在不言中。  
扭着腰兒緩緩行。語音輕脆養嬌鶯。逡巡不向人叢去。生怕同儕喚小名。  
文明大袖展招風。湖北湖南路遠通。行轉長堤無力氣。呼郎攙挽過橋東。  
淡掃蛾眉抹雅霜。裙邊袖角盡生香。下風僂倖何人立。觸鼻芬芳一飽嘗。  
最愛新晴送晚涼。遊人魚貫各成行。誰家郎是蓮花面。女伴喁喁費較量。  
女郎十五解知羞。悄密行踪暗地遊。心欲進行還却步。怕他夫婿在前頭。  
臉兒白白瘦長身。時式旗袍簇簇新。忽聽後邊人贊好。安排逗眼看來人。  
芳塵遊覽小西湖。油碧香車小婢扶。紗裏看人原飽眼。不知人可見儂無。

◎安慶菱湖秋景

孫善掄

龍山蒼未盡。水國漸淒涼。無限秋風意。蕭蕭泣白楊。

◎秋感三首

孫善掄

十九年來遍禍殃。囂囂衆口尚雌黃。英雄反復尋常事。漫笑當年半段槍。

詩

三

詩

四

鼙鼓聞聞動地驚。報書無日不談兵。雙眸日灑蒼生泪。怕聽哀鴻哽咽聲。  
秋來陣陣遞腥風。北地楓林盡染紅。容我江樓還獨酌。憤時高唱大江東。

◎遊姜高琦周肇基二烈士墓祠遂弔之二十韻

孫善掄

昨夜寒風發。湖桑慘不綠。坏土俯江城。過者氣為肅。依依陌上柳。鴉奏清商曲。愁雲匿白日。嚴霜凝秋菊。秋菊一何矯。嚴霜一何酷。人事有如斯。我心悲根觸。書生古所隆。譬諸金與玉。金精豈可磨。玉絮豈可瀆。憶昔憤義起。慷慨擊壯筑。誓醫眼前瘡。願剜心頭肉。惟有此心堅。寧戮終弗辱。傷哉二烈士。竟此離慘毒。生負陳東氣。一死願奚足。世事正茫茫。天地胡局促。日月曾幾何。風雲變倏速。仰視祠中人。名已入鬼錄。亦有雙鴛鴦。九泉且飛宿。周君妻黃家讓女士亦附葬徒念浩浩風。足以覺後覺。傳聞府有令。特獎屬教育。不識二君子。應笑還應哭。

◎中秋月夜感懷

張亞屏

頻年踪跡類浮鷗。海上栖遲兩度秋。一自離家常作客。幾番搔首怕登樓。獨憐良夜清如許。莫管中原亂不休。冀北江南同此月。懷人千里意悠悠。

◎步張亞屏先生原韻

張安民

身世飄零似一鷗。今年滬土度中秋。壯懷欲建千秋業。遠眺頻登百尺樓。長夜聞雞思起舞。中原逐鹿歎無休。獨憐異地逢佳節。俯仰乾坤意自悠。

◎悼吳君志堅

徐化塵

高山一曲後。琴已一年寒。祇爲鍾期歿。孤絃不忍彈。

◎蔡松坡贊并傳

張福瓚

蔡公諱鏐。字松坡。湘省寶慶人。家貧甚。抱偉志。讀於湖南時務學校。會政變。學校停閉。不能卒業。旋得友助。遊學日本。仕官學校。勤益力。學益進。逮學成返國。充滇南武職。辛亥革命。率滇軍應之。克敵奏捷。洎民國改元。以袁氏命至京。任經界局督辦。未幾帝制議起。潛歸雲南。起師討袁。勢如破竹。袁遂敗。旬月間共和光復矣。公以勞甚。疾作焉。初養疴上海。旋往日本醫院就醫。竟無效。遂歿。年三十五歲。爰爲之贊曰。

公懷大志。遊學東京。歸國革命。推倒滿清。袁賊盜國。帝制復萌。威燄方熾。黨羽縱橫。惟公舉義。奪人先聲。各省響應。衆志成城。身先士卒。臨陣不驚。戮力奮鬥。帝制以傾。擁護民國。大功告成。公其逝矣。烈烈轟轟。

詩

五

詩

六

◎海望

張福瓚

久傷塵世苦。拭目望蓬瀛。孤島橫空立。輕舟逐浪行。波涵殘日影。風捲怒潮聲。我欲乘桴去。飄然寄此生。

◎中秋書感

張福瓚

露白風清萬里天。平分秋色月團圓。隔隣唱到霓裳曲。愁煞離人百感牽。銀漢無塵轉玉盤。清光斜照碧闌干。多情最是癡兒女。捲起珠簾徹夜看。幾人聯袂上南樓。爲憶庾公感不休。千古風流空已矣。月明依舊照神州。閒倚湖亭共舉杯。醉中玩月幾徘徊。不堪回首袁宏渚。動地風波滾滾來。

◎合浦竹枝詞

張福瓚

不作女紅慣種花。誰知妾意本繁華。遊人聯袂西城角。都入儂家一品茶。蛋家多在海灣邊。苦作生涯少賺錢。郎自捕魚儂拾蚌。並肩挑去賣新鮮。上新橋上夕陽低。下新橋下水禽啼。正是落花好時節。遊人流水過橋西。有病偏疑鬼祟多。神權迷信莫如何。堪憐少女都同化。時向妖祠禮佛婆。

◎殘荷

粉墜香銷粧甫卸。入懷風雨弱難支。而今始覺塵寰幻。轉眼繁華已過時。

馮秀民

◎雜感

冽冽緊風聲。愁雲鬱太清。中原紛逐鹿。強敵思窮兵。壯士頻看劍。終軍欲請纓。國仇誰與雪。慷慨賦從征。

林育魂

◎夏

午夢日方長。醒來覺簟涼。簾開疑客至。風送碧荷香。

林育魂

◎二十初度

十九年來一瞬過。匡時無策枉蹉跎。漫言庸佞無愁怨。家國艱難感慨多。回頭往事歎虛生。學劍學書兩不成。暗澹前途難設想。九迴腸轉夜三更。

李祖傑

◎寄海上鍾漢華

問訊申江十七哥。比來生活復如何。江鱗雲雁茫然久。苦雨霏霏離夢多。臘鼓琴琴歲已闌。庭前花木盡彫殘。流光捷似追風馬。睽遠芝顏又半年。

李祖傑

詩

七



集四第 卷七第

詩

八

弱肉強吞殊可憐。陰霾怪霧翳蒼天。匡時自愧無長策。寄語知音猛着鞭。

◎感懷

古釗琳

韶華正富忝青年。祖述誰先我着鞭。無力濟時兼救國。那能姓氏著凌煙。

◎寫意

古釗琳

丈夫四海任爲家。父別妻離且勿嗟。大陸風雲看正逼。莫教留戀故園花。

◎春遊

黃覺非

三月春明柳散花。山光水色渾無涯。綠叢小立鴉歸急。細雨留人入酒家。

◎春去二首

黃覺非

拋擲韶華一偶然。春來春去惹情牽。年年花底愁無賴。啼盡春紅是杜鵑。  
落花鎮日逐波流。聞道殘春已盡收。紅了櫻桃飛盡絮。東皇何事不勾留。

◎案上供梅

劉頑石

借得梅花三兩枝。明窗淨几好吟詩。閒來清馥令人靜。數點天心此見之。

◎蜂房

李宗浩

藏得春何許。千門萬戶酣。情絲工作繭。自縛笑吳蠶。  
蜂亦多情甚。羣花採取忙。不教春負寵。一一與專房。

◎春夜有感

張玉麟

寒衾獨擁夢難成。漏滴銅壺已二更。旅况從來多寂寞。怎聽隣舍管絃聲。

◎春日

張玉麟

暖風晴日最溫和。斜倚欄杆聽棹歌。心欲出遊身又懶。朝朝如在醉中過。  
芳草芊芊鬪夕曛。杏花缺處補春雲。本來好景難辜負。怎怪詩人落筆勤。

◎春曉曲

黃卓然

茶烟一縷細於髮。香霧玲瓏隱花骨。簾波盪影憂玉鈎。初日瞳瞳掛林樾。  
拗花嬌女上畫樓。攬鏡對花花亦愁。揉花碎鏡長太息。誰駐鏡中好顏色。

◎春興

黃卓然

黃庭一卷懣春愁。衣馬看人作俊游。紅杏出牆知笑客。綠楊如海誤封侯。  
楊因避溼恆移枕。簾爲看花不下鉤。雨雨晴晴負佳日。典裘還上酒家樓。

詩

集四第 卷七第

詩

連營烽火黯江春。笳鼓喧喧戰伐頻。共倚楊么作奇貨。終憐劉四是佳人。千軍賀糗羣生血。廿載頭顱百劫身。不信因循誤鼂董。天人三策試重陳。

◎征途

黃卓然

宿雨初收放嫩晴。綠槐深處曉風輕。有人車上驚殘夢。忽聽新蟬第一聲。

◎秋窗聞鴈

李嘯谷

雲淡星稀倚畫樓。一輪皎月照窗頭。忽聞孤雁鳴天際。根觸騷人萬斛愁。

◎西施

徐希祖

館娃宮殿化爲塵。誰說當年舞袖新。越子行成吳沼速。種蠶空累浣紗人。

◎虞姬

徐希祖

虎帳聞歌霸業荒。蛾眉相對色淒涼。八千子弟歸何處。一劍空留答項王。

◎昭君

徐希祖

生去和戎死不回。一坏青塚雜蒿萊。千秋人識明妃號。豈是深宮賂得來。

◎文君

徐希祖

一片幽懷托素琴。相從遙夜此情深。白頭吟意君知否。卽是長門買賦心。

◎寄本刊諸社友

朱震

文藝思班馬。千軍掃筆鋒。平生無別願。願爲大家備。

◎除夕偶成

朱震

爆竹聲聲除舊歲。韶光如矢恨蹉跎。不知來歲當今夕。世事翻新更若何。

◎韓信溝懷古

王天佑

淮陰年少善持籌。惜與劉家作馬牛。溪水空留名將恨。雲山仍帶漢時秋。三齊事業終成夢。蓋世功名祇此溝。父子分羹情薄甚。問君何不早回頭。

◎庸生祠題壁

王天佑

仰止高山湖景行。士民爭說漢庸生。亡秦徒肆焚書火。大儒常存歷代名。硯水空流懷古恨。松風猶帶讀書聲。莫因祠宇歸零落。忘却膠西舊老成。

◎悼亡

盧縱嵐

貧賤書生實可傷。艱難誰與共商量。閨中賴有糟糠婦。朝夕相依苦備嘗。

詩

二

集四第 卷七第

詩

患難夫妻念六春。無端分手最傷神。從今令我悲長夜。細訴生平淚滿巾。  
當年中表誼相投。家難纏綿爲汝憂。自訂鴛盟成侶伴。更教風雨濟同舟。  
我曾修學走扶桑。破浪乘風儼若狂。惟汝曠懷無別恨。從容猶爲理行裝。  
爲我家貧學種田。兼隨爾母侍年年。犁雲鋤雨春秋日。得奉晨昏自泰然。  
劬勞兒女苦奔波。累爾微軀受折磨。能解私囊謀教育。女流卓識過人多。  
衝寒冒暑種桑麻。掃葉霜天趁月斜。記得小園殘照裏。歸來遲緩爲移瓜。  
教育生涯念二秋。離多會少不勝愁。鍾情最是難忘處。飲食衣裳爲我謀。  
百結鶉衣不自傷。時時洗綴任收藏。終年不肯教新製。得此章身願已償。  
昔我硯田屢歲荒。菜羹麥粥療飢腸。可憐幾個嬌兒女。苦況朝朝伴汝嘗。  
孝事衰姑未敢譽。年來柴米爲藏儲。有時獻到庖廚物。常慰高堂說有餘。  
中秋佳節月華明。正是人家樂趣生。我獨連宵煎藥茗。床前伴疾淚盈盈。  
胃腸患病已多時。誰料今朝不可醫。半月臥床醒大夢。怕談身後我情癡。  
灌溉耘鋤事必親。四時蔬菜有精神。而今扁豆花猶在。不見栽培舊主人。

一

遺衣掛壁簾空床。怕檢箱籠暗自傷。從此遺徽徒想像。終宵眼淚滴千行。  
常將妾媳掛心腸。家事安排幾月忙。那料病中空盼望。未謀一面返仙鄉。  
柴米油鹽日日愁。不知底事嫁黔婁。他生休作寒儒婦。免到人間苦自謀。  
我亦頻年多疾病。平生壯志久消磨。何時完結人寰事。覓爾泉台絮話多。

○輓妹倩仇君沛新絕句六首

盧縱嵐

纔哭亡妻淚未乾。又悲妹婿淚汎瀾。兩家俱有衰親在。白髮傷懷更不安。  
爲綿族緒苦爭持。一月操勞病不支。最痛歸途成永訣。舉家未及話分離。  
風雨頻侵事可傷。支撐無力歎孤孀。九原抱痛知何限。欲慰幽靈惹恨長。  
一生秉性最平和。爲我奔馳感激多。二十年來情意好。無端分手淚滂沱。  
三九年華不算殤。逍遙天上又何妨。只因放下千鈞擔。累得家人哭斷腸。  
時序匆匆歲正闌。連番風雪我心酸。從今兄妹憐鰥寡。淒絕相逢不忍看。

○村居閒咏

王天佑

活水清波蛙滿川。濃雲鋪地碧如烟。鄉村酷愛黃梅雨。細笠輕簑種豆天。

詩

集四第 卷七第

詩

一四

◎初夏卽事

周希文

柏堤楊柳碧絲絲。棟樹花開倦莫支。乍霽旋陰肥麥候。輕寒薄暖熟梅時。和風淡蕩琴書潤。細雨溟濛草木滋。午睡夢回人寂靜。隔簾惟有鳥偷窺。

◎離家

柯徐秉

雙槳頻頻急。愁思裊裊長。炊煙出樹杪。回首認家鄉。

◎江干眺望

陳景辰

浪花淘盡英雄去。烟雨片帆尙未收。祖述不來誰擊楫。莫將心事付東流。潮平兩岸水無涯。指點晴空看落霞。幾歷滄桑經浩劫。舊時廬舍認誰家。

◎過七里灘懷嚴子陵

王夢若

嚴光清譽播千春。立懦廉頑勵後人。披得羊裘捐絨冕。牽來魚網當經綸。逍遙烟水耽風月。放浪江湖遠俗塵。我慕前賢心意切。富春江上一遊巡。

◎新月

張錦堂

新月如鉤掛柳梢。風來花影自搖搖。嫦娥晚對粧臺鏡。絢出娥眉一綫嬌。

嬌姿綽約怕人看。秀色嫵娟孰可餐。今日新抽眉曲曲。幾時翻作扇團團。  
嫣然風致快人眸。綠黛彎彎畫一鈎。嬌恃羅雲堪自蔽。含情欲露又含羞。  
皺眉憐爾幾時伸。只可觀瞻不可親。看盡古今人萬萬。不知誰是意中人。

○月

費龍丞

古月照今人。今曆殊古曆。除夕月正明。元宵月寂寂。

○菊影

費龍丞

參差隱隱上窗紗。老圃秋容正着花。剛欲捉時搖不定。怎禁風動又雲遮。

○竹

費龍丞

萬个琅玕綠耐看。此君高節守清寒。一生瀟灑原非俗。脫盡趨時熱肺肝。

○自歎

朱印卿

自歎生涯類轉蓬。江湖浪跡任西東。青緣不屑惟安拙。媚世無能祇固窮。俗薄交遊知己少。時艱淡泊古人同。本來面目終難改。贏得清貧兩袖風。

○少婦

陳熾堯



詩

一六

閒倚樓頭望眼穿。江南柳綠別經年。封侯何日遂郎願。辜負鴛幃百慮煎。

◎卽景

袁同興

桂樹臨風月色涼。深深庭院溢清香。秋來無限他鄉景。我是離人總斷腸。

◎思家

趙乃源

四面笳聲急。男兒正遠征。鄉關翹首望。兩地別離情。

◎夜雨

章子禎

窗暗更闌獨坐時。燈光如豆雨如絲。聲聲怕聽殘花落。滴滴翻疑夜漏遲。深巷明朝人賣杏。小樓高處客催詩。陰雲散盡天將曙。尙有烟痕濕酒旗。

◎白桃花

章子禎

半溪流水冷斜陽。寫出春痕上粉牆。息國已亡餘素淚。劉郎一去背紅粧。飛來柳絮清無影。輪與梅花淡有香。種自天台塵不染。品高誰說是輕狂。

◎漁

章子禎

綠柳堤邊繫釣船。桃花源裏武陵仙。長年辛苦漁爲業。只此生涯水作田。沽酒賣鱸殘照裏。臨

波晒網晚風前。羊裘大澤傳千古。曠有荒台幾變遷。

◎樵

章子禎

可憐落拓朱翁子。五十年前尙採樵。記取新詩歌械撲。欲陳大計問芻蕘。簑衣笠影人三箇。古木深山路幾條。斬却荆榛歸去好。賸餘黃葉一肩挑。

◎耕

章子禎

時聽兒童叱犢聲。膏田百畝費經營。幽居莘野推伊尹。僻處南陽羨孔明。肩荷鋤犁春雨潤。身披簑笠晚風輕。何當農事稍閒日。共話桑麻笑語傾。

◎老妓

章子禎

怕逢熟客問青春。歌舞朝朝誤妾身。天賦徐娘羞月貌。日隨蘇小逐風塵。鴛鴦夢冷誰憐我。姊妹花新慣笑人。強鼓琵琶作胡語。儘將幽怨曲中陳。  
朱扉深掩畫慵開。行迹於今長綠苔。自恨白頭羞對鏡。阿誰青眼共啣杯。秋風庭院清歌咽。夜月琵琶曲調哀。幽怨滿腔無着處。江州司馬不重來。

◎秋聲

章子禎

詩

第四卷第七

詩

一八

觀書獨坐小樓中。怕聽秋深葉落風。明月在天聲在樹。庭前翻悔種梧桐。

○重陽口占

歐笑儂

浪跡江湖西復東。重陽今又客中逢。登峯極目添惆悵。家在雲山縹緲中。

○新婚第一夕

封仲兼

撲鼻香如許。名花正及時。良辰推第一。合卺自相宜。燕爾新婚夕。詩歌第一風。歡娛無限處。盡在不言中。今夕知何夕。桃夭賦洞房。文明新氣象。花燭映紅粧。之子于歸日。才人慰素心。新婚當此夕。一刻值千金。

○賞梅

張仲美

一枝早自占春先。索笑今年似去年。知爾前身是明月。許儂小影傍癡仙。綺窗情思原依舊。庾嶺風光亦宛然。玉質冰心羞世俗。獨尋和靖結良緣。

○哀詩

歐陽平基

余叔養正孀氏朱及從妹連珠鑒於湘省匪患漸平遂於去歲卅晚同乘湘濤輪回湘航至

臨湘道陵磯竟爲暴風所覆。俱凶遭滅。頂悲痛之餘。復爲哀詩八首以哭之。

朔風凜烈促濃雲。雪意漫天夜正分。鯨鯨震雷驚百里。蛟龍鎖忽斷江濱。  
忽傳惡耗到他鄉。叔嬭歸途遭禍殃。最是可憐惟弱妹。也隨烟水寄蒼茫。  
呼天搶地日無光。忍覩重幃慘一堂。母哭子兮兄哭弟。蕭蕭風葉助悲傷。  
猶憶當年惹病魔。殷勤爲我起沉疴。音容慈愛今猶在。一別誰知逐逝波。  
書籍紛陳墨倒垂。淒涼滿日月侵幃。摩挲故物成陳跡。人杳風酸暗自悲。  
浮生渺渺白雲過。天道無知喚奈何。正是三更同入夢。因船沉在夜十二時詎知幕地起風波。  
洞庭昨夜賦招魂。宿鳥驚啼月色昏。覓得遺骸崇典禮。最堪憐是乏兒孫。  
滿斟杯酒向風傾。寫就新詩無限情。從此滔滔江漢水。我聞皆作哽咽聲。

◎重遊乾明寺有感

錢鼎元

殿廢臺荒古木多。閒人時復一經過。老僧去後無消息。石塔秋風長薜蘿。

◎旅邸無聊讀東坡詩集得王半山六絕二首。蓋感舊之作也。戲用其韻寄四弟

錢鼎元

詩

詩

杜宇催春已晚。濃雲釀雨方酣。愁憶洞庭暮靄。傷心草綠湖南。  
夜雨青燈共話。何時燭剪窗西。別後頻來入夢。池塘春草煙迷。

○灞陵

錢鼎元

灞橋煙雨迷清秋。灞橋柳色清且幽。千攀萬折春更長。欲斷不斷我心憂。車行遲遲馬行駛。離  
酒乍斟暮茄起。遊子居人各斷魂。清淚流成灞橋水。灞陵傷別酒旗紅。一笛漁歌欸乃中。兩岸  
青楊繫不住。離愁惟有怨東風。灞橋西去抵陽關。多少離人還未還。驅馬揚鞭不復顧。銷魂真  
認是巫山。

小

說

## 淚珠慢慢流

李·后·生

「柳英，你仔細看下去：

明天放假了，可是今天更好在星期六，下午沒有課，我們早一些回去吧。

在這次春假中，我想到S山或者什麼地方去旅行一趟，這是多少有趣味？我想在後天倘是不下雨，我們一定要動身的。這於你的嫂嫂和哥哥一定沒有所不能同意的事，而且我可以決定的；至於你，老實的說，家裏有什麼回去的必要，不是一樣的等於旅行？我想還是和我到S山去吧？你何必這樣嗚嗚嗚嗚地講不出：我就和你一同去怎樣！

現在告訴你，你把你的旅行應用的書物一概預備好，在下午十二點半就回家

小 說

一

，我在圖書館裏等你，不准一個人先跑。

在下午十二點半以前，須把你究竟到S山去不去的事情清清楚楚地回答我！再不要推託什麼，而且理由不充足時，也不能算爲正式通過。

義，春假前一天上午。」

一陣擁山倒海的步伐，不，雜亂的脚步聲中隔着叫笑聲的噪音伴奏中，柳英也很高興地叫喊着，跳着，從壯健的少年隊伍中擠動着，很快很快的走下樓梯來；有些很神氣的女生，她們並不怎的表示她們也在春假的時候是很高興的，依然振起她們每當落課時常有底尊嚴，慢慢地舉起她們的高跟鞋，咯咯地走路，似乎在她們眉下暗地留下這樣的話語：「男生們都和孩子一樣淺薄，誰都不用心焦而他自然會到春假，也是每年必有的春假，難道值得這麼瘋瘋狂狂的嗎？」在擾攘中這一羣人都由總路而分散到歧路上去了，一支一派的向着各人的自修室走去；柳英正從轉角轉身，不知怕什麼般的，偷偷地回頭一顧，大約，他已經聽到後面的幾個女生中一定還有慎義雜在其中。

「密斯塔柳！站一息。」果然，又偏偏着了柳英的猜想；真的，正是慎義。但是要曉得，這在柳英便會怎樣的討厭呢？其實，這在別人的眼光中看來也屬平凡的事情，於柳英却非常苦悶了。

柳英的年紀比慎義少四歲，在學校中的年級又是慎義高二級，可是氣力又比不上她，也因為在這個關係上，他也不曉得吃了她多少次無可訴說的大虧！但又有什麼辦法呢？何況他和她又是鄰居，每遇放假，以及每晚回家後又在一塊兒的，吃虧，吃虧，若說慎義存心要給他一點虧待，也不由他不吃下去的。

柳英側了頭，微張了他帶有孩子氣的嘴巴，睜了眼，看着她，在他的心中，分明是很不願意，但因為關不過她，也只好做她的奴隸，是呀，奴隸都是不得已做的，他也一樣，他好比一個被征服者，聽從強國的高壓吧哩。

慎義從三四個女朋友隊伍中出來，大踏步地跨過兩三階步階，走近柳英身邊，作爸爸對付孩子般的一笑，便從她的手中底幾本格勒買和讀本中一翻，把一封信給他了，他眼巴巴地向她一望，隨伸手將信接了過來，轉手放到袋裏，低了低頭，送



了她一個目語：

「夠了！還不夠便宜嗎？要曉得，別個男子是不會接受你這種態度的。」

「下半年我們一起回去嗎？」慎義作一種強迫式的問，不，實在是一種強迫。

「也可以。」他作不得已的答應了她後向四周遠處一望，見第三所的門外有好幾個男生在回首看着他，真的，這叫他多少難過呢？他覺得這個也是侮辱，受女子侮辱了，而被男子看見，隱約的不平，從心中又泛了起來。

於是慎義又回身到她那女朋友那邊去，朋友們等着她，同時柳英雖然也已回身，但他還用最後角度的斜視，看了看她們的臉，不錯，她們每個人都在表示勝利，也好像在爲慎義慶祝「這是我們女性的光榮！」柳英明確地感到不平，他在內心默念着：

「女人應當識相些才行，像她們真太不行了！……」

但默念尙未完時，已經聽到她們又議論他了，他的注意自然地被吸引了過去。

「這個小弟弟也很聽話。」

「那裏，他不敢對我作反抗了！有時偏偏要作硬頭皮。」（註：硬頭皮即不怕打。）

「嘻，那末你又要拿出卜爾腿來了？……文弱的他，當然屈服。」

柳英氣極了，他原來還不曉得，他在她前屈服不單男同學曉得，她們女生中更有什麼卜爾腿？他很想回過頭去看一看，這位同情他之在卜爾腿下屈服的女同學，究竟是什麼人，可是又很怕被她們看到，更要引起許多閒話，來證明他是一個屈服女性的男子。

近午的太陽是很有曛人沉醉的能力，而且，因為花芳充溢了空際，加以空氣都跳動着，綠草一片展開在眼前；這，還怕不能醉人嗎？天空很青碧的，白雲三四朵，樹影微微地搖動着，有多少少年在這裏走過，是的，那處是桃紅色的，桃紅色的在世界。

柳英回到自修室，把書冊放好，便又出來，通過長長的走廊，到曠地上，倚着一株樹幹拿出信來看，看着便覺得好笑，他想：

——這麼心急又何必呢！好笑呀，我回家去，難道僅爲吃蛋嗎？豈有此理！祇有這句話才講得很對：我就和你一同去怎樣？怕你！不，下午我偏不說去，看她怎樣？也叫她焦急焦急，……——飯桶卜爾！

廚房彷彿很曉得學生的心理，曉得下半年大家正要回家，這餐午飯，特別的開得早，不到十一點半鐘就搖起鈴來，這也是學生們常有的現象，一聞鈴聲，就有多少人們飛跑而往，在不知不覺間，柳英手中的一封信被人從旁邊擦過時，抽了去，於是把柳英又加上了一重不舒服，這種信給別人看到了，委實很失面子的事情，他一抬頭望去，原來就是陳少尉，討厭的陳少尉多會鬧嘴呀！他便跟着跑去，跑到洗臉處先拿了碗箸匙，也到飯廳上；這時候陳少尉站在一角上叫：

『柳英，你仔細看下去！……呀，他來了！來了，顧着！』

這一來更引起了好幾個人注意了，於是大家爭着，伸了項頸看，有幾個一看是情書。

『唔，情書！哼……』他們似乎對情書有無限嫌惡般的，說了一聲半，隨即跑

開吃飯去了。

「哈哈S山去！……」陳少尉還在念着。

「無聊……」學生C聽了很不耐地哼了一聲。

「哼，你就沒有人寫情書給你，你有了情書怕更要發狂哩！無聊？愛神不會對你發矢的，你放心吧。」這是學生J對抗說一聲無聊的C的詛咒。

「放屁！混蛋！我能禁止我說話嗎？」

「你是不是要尋事？你敢罵我！豬糞！……」

「婊子兒子！……」

接着便砰砰的打了起來，但是有許多人還莫明其妙，陳少尉還沒有停止他的高誦：

「……再不要推託什麼，而且理由不充足，不能算爲正式通過。……」

因爲相打的關係，自然身體免不了轉動，可是一轉動，就把別人的飯碗打到地面上去了，同時已經有好幾隻碗打成三四塊破瓦了，因此大家都恨起來，參加打架

的人就增加了好多，有的因為受了流彈而打着拳頭的也有，不，不是流彈，流拳；便也混打在一塊。

柳英站在門限上，看着大家打，他微笑着，笑着這末滑稽的事情；同時又有許多人拍手稱好，叫鬧起來，很有幾個狡滑的朋友爬上吃飯的凳子上，作着望隔河看火燒的勾當來玩賞。

祇為陳少尉一讀情書，一個偉大的飯廳，居然作了戰場。

監學先生們急了！連忙從袋中摸出童子軍警笛來，大吹了一陣。

「不要打，不要打！誰這樣野蠻？……」

「不要打！停止了再說。」

學生們雖然野蠻，但比起黃牛鬥角倒要好得多，這麼警笛一吹，叫了兩句也就停止了，幾個主角氣憤地對立着，以待學監的裁判。

這時候，就有許多捧着飯碗的學生，一面嚼飯，一面來看熱鬧，圍成一大圈，好像看把戲似的。

「打的就是C D E F G五位嗎？A B也在內的嗎？……其餘的一概去吃飯，你們這幾個人跟我去！」學監T先生看看他們七位都是打得最起勁的，就叫了去聽訊；其實是他的本領，他有意把這場大戰縮小了範圍。

他們出去了，傾刻間飯廳中便靜下了來，只有許多筷子碰碗的聲音。

柳英和陳少尉是同一席吃飯的，他們對坐互相笑語着：

「該死！都是你！」

「倒怪我？沒有信，還怕我會讀？」

「該死！還要強嘴？」

就這樣的，許多人都向柳英取笑，說長道短，把柳英講得哭笑不得。

一個午餐的辰光，很短促的過去了；柳英含着無限滑稽的笑意，笑嘻嘻地洗了臉，走到自修室，匆匆地拿了幾冊詩歌集，便到圖書館裏去。

「去吧。」慎義早已在看報紙了，她一見柳英笑着來了，非常快活。

「……………」

從此，他和她就舉起壯重的脚步，兩個人並在一字形的通過這一條極長極長的長廊，向學校外邊走去。

自然，一半是吃了午飯的關係，便覺得天氣更加暖熱了，似乎穿長夾衫還太暖熱的樣子；這時候的慎義，已經把短衣換了一件輕薄的旗袍了，她提了一個小提包，腳上穿着一雙皮鞋，大跨着駱駝步，向前走去，高長的身體，更加上了他一味男性美，不，這種男性美，在於男性，確實是美的，倘若塗在女子的身上，那便多少不合式呵？要是有一位近視眼的朋友走來，誰不當她是柳英的哥哥呢？

這時候在校門旁，很可以看到一對對少年戀人輕鬆地，和藹地微笑着走出門去，那在少年人的心靈上，自然是很以為應該的，美的，在他們，除此而外，也並沒有另外的存在了。

柳英跟着慎義，實在還算吃力得很，他那裏追得着她那駱駝步呀。

『這麼快做什麼？現在還是飯後哩，這麼走下去，怕不會生腸胃病？難怪別人說你飯桶卜爾哩！飯桶！』

「你自己不會走路倒說我呢？你倘若再走不動的話，用一條繩子繫在你的項上拖着你去吧？還是放在袋裏也可以，不過要氣悶些，但是很平安。可好？……」

「你這個人真沒有道理！嘴巴尖的女人是……」

「你要說！再說？……這話也配你講的？」

「怎麼呢？你說這許多，我一句也不會講完呢。」

「要你講什麼？……」

「好的，好的，我以後便連什麼也不講。」

他們出了校門，向西走去，在附近的住家，對於學生們之戀愛也並不看得怎樣奇怪，有三四個婦人，放出清淡的眼光投了一瞥後，依舊做她們家務，也沒有一絲羨慕之情，或許她們不敢，或許他們祇有輕蔑。那裏，大都是沒有錢的人家住的，一眼望去，充塞着貧苦的情調，人間的本色一種種陳列在那裏，與學校生活中的情況，完全兩樣的：似乎，因此也就可以證明，人們是醜惡的。

一陣熱度很高的氣味，從微風中夾帶着吹來，有幾分魚腥氣，一聞到後，使人



飽了不少，但在多思想的柳英感受了，立刻就覺察到時光之匆促，春花之易老，於是他不自然而然地說：

「春是來了，但，不久又將回去呢！你看，他們一定在燒清明羹飯，這時多少有一種追究歷史的意味？他們當這樣美好的辰光去掃墓，是爲了想念祖宗的緣故」

「誰說，他們掃墓有這許多意義？他們完全是一種單純的傳統觀念。掃墓去有什麼意義？……吃蛋吧了！真的，有許多小孩子，純爲熱鬧，有趣味，可以到鄉下去採紅的花，可以到鄉下去玩，有蛋吃，……不是嗎？」

「哼，這話又是說給誰聽的？……你就是此刻送我一百個蛋，我也不要吃，家裏一定要回去的！難道回家這一句話，在你想來除吃蛋外便沒有事了嗎？回家，這兩字多美麗呀！你應當知道牠。」

「好啦！好啦！我的信看過沒有？」

「誰說沒有看過？」

「看過了，這些理由便不充足。」

「就是爲了你的這封信，大打而特打的打了一陣，你還不知道？」

「噢！誰同你打？什麼時候？……」

「我不會去打的。難道你們沒有聽到？相隔這一些路。A B C D……等七個人現在也不知怎樣下落了，那時差不多一共有二十個人樣子呢，相打的。」

「噢，爲什麼？講！」

「是陳少尉，把我的信奪了去，在飯廳裏讀，有許多人說這封信無聊，可笑，D偏偏說：你們沒有人給你情書呀，你們有了情書，怕要更發狂哩，……C接上來就罵人，因此便打了起來，打着許多人，再後，是許多人的混打。」

「呀！好的。」她說了之後，已經把柳英的項頸鉤住了，一隻手把柳英的右手捉住，緊緊的捏住，害得柳英連忙掙扎，可是已被她捉住，後來她攀住他的食指，像折花梗般的攀。

「啲！痛不痛？……」

「痛！這種信任意的可以給別人拿去的麼？這是什麼道理？我不肯饒你的！……」

……」

「此地是大路，人家不會來干涉的嗎？」

幸而那裏是一條轉灣的小巷，行人也沒有，由他們這麼相鬧；真的慎義這個人非常怪僻，她無異一個瘋子，什麼事情也會做的，尤其是對於柳英，她看到了柳英好像小孩子看到東洋小貓般的，怎樣的想把牠壓下去，再鬆起來，鬆起來再壓下去，呦呦地叫個不住她才開心呢。是的，這個女子非常奇怪的。

「我要不高興的！」柳英率性伸直了身子，振起他的英雄眉兒，一手向她的前胸推去。

「你哭好了！」

「瘋子。」柳英當她寬手來注視他的面龐時便撒手逃走了，他一直走到巷口叫了車子便跳上去。

慎義跟着也叫了一輛車子追上去。

湖水忽然映在眼前了，他們的車子還是向前過去，車子從湖中的橋上走過，他

們的影子都映下水去，柳英氣悶着，慎義微笑着。走過湖的一角，便是他們的住所了，最後還是大家一同進門去。

慎義先到自己的寢室裏，把衣服換成短衣裙子，便又跑過來，找柳英，柳英祇有唯一的一個房間，連寢室連自修室的一間小而且方的房子，所以找他並不要費力，一直跑進去，也不會錯的。

這時柳英已經看到她來了，但他並不理會，只願將他母親寄給他的信拿着仔細地看下去。

「兔子！」慎義走來把柳英的耳朵提了起來，意思是：我捉兔子，不是捉你。但在她當時好像一點也沒有顧忌到什麼似的，只不過一意玩弄着他了是的，這個確實可以歸罪到慎義的不知趣，她不想着別人也有性子的，她只願自己的性子要發了便發，要怎樣做便做，藉着自己的力量大，柳英敵不過她，她就任性的使其威力

「我不理你，誰是兔子？我是兔子，你是蝴蝶！再扭着我便不高興！」

「我怕你！」說了之後便把他手中的信紙一抽，可是柳英湊巧一緊手，結果把

信紙拉做兩段了。

好，這是不大好耍的！柳英多少愛他的母親呵！她本來在路上用這種沒有格式的手段對付他，他已經極不高興的了，而此刻又將他尚未讀完的母親來底信撕碎了，他便大怒而特怒的懊惱起來。

『誰同你鬧？走開！』他用眼睛白着她。

『你這白眼給誰看的？你敢這樣子？叫你睡到地上去，相信不相信？』她說了把信紙丟到地面上，一手更緊扭了他的耳朵，一手又去扭在他的龐子上，同時在臉上作出一付姊姊教訓弟弟般的神氣。

柳英給他這麼一來，自然只好把身體往後仰，但慎義的步跨得特別大，把柳英壓着，那時光的虐待誰能受呢？氣得不可耐時，他便伸手到她的臉上很命地打了個耳光。

拍——聲音很響亮。

『喲，再打！』接着便起了一陣鬨聲，是慎義推倒了柳英，柳英由凳子而落於

地面，再將凳子襯在身下，還有一隻手在凳子底下，額角正和書桌腳一撞，彷彿要知道誰的質地硬而試碰一下似的。

「啊呀！……」

「痛不痛？……」慎義退到他的床上坐下，看他一掙一顫在地下。

「什麼事情？叔叔。」這是柳英的嫂嫂底口音，她彷彿有些知道他們在鬧架了，她跑到門口來一瞧。

「混蛋！我這樣的由你侮辱，今生也不能做人了！妖精！……」他罵着，他勉強地爬起來，把書桌上一瓶藍墨水拿來當做炸彈般的拋了過去。

「噯，叔叔，使不得！使不得！……」柳英的嫂嫂跑進來，把柳英的兩手提住，這末，柳英便流下淚來，似乎他的受欺侮有地方訴說了。

那時大家都知道，這一次是真鬧而不是假鬧的了，但一時都沒有辦法。

柳英氣憤地搶上前去一定要和慎義決個勝負，慎義也立了起來。

「妖精！誰同你鬧？誰肯吃你的虧！我的信你可以撕的嗎？……耳光？」罵後

一伸手果然打了過去，打到她的嘴巴上。

『到底誰會怕你！你罵好了。』她也搶上一步，柳英便向她一脚踢去，偏偏又踢中了大腿，於是大家又打起來了，柳英的嫂嫂無從分解起。

『不要打，不要打？……』

『什麼？什麼？打架呢？他們也會打架呢？……』這是慎義的媽媽和慎義的嫂嫂的聲音；她們一聽急了起來，也都跑過來。

柳英是跟着他的哥哥同居的，他們家裏祇有三個人，租兩間房子，這房子的主人便是慎義的母親，她們一起有十一間房子，除兩間出租外，其餘都屬自己使用，但他們也可以說是無異於一家，什麼事情都在同一塊的，就是廚房也是同一個的，兩家也無所謂往來，也無所謂賓客，尤其是柳英和慎義，他們簡直像姊妹，在慎義的書房中，柳英也可以自由出入，柳英的寢室，慎義也時常一個人過來，他們往往在沒有人看到的時期便接吻，這也算他們耍子中常有的事，不過話要公平地講，柳英從來沒有一次表示過，都是慎義用強迫的手段叫他答應的；後來，慎義的母親以

及柳英的哥哥都有些覺察了，於是想把他們結爲夫妻的念頭一起，在前一月中曾由愷義的母親去信討探柳英母親的意思，果然，柳英的母親決定這次春假期間到愷義家裏來商酌的，這是愷義的母親所很希望的。但是在當時聽到他們鬧架了，她老人家很失望地一跛一跛地跑了過來。

『你可以把我媽媽寄來的信撕去嗎？你是什麼人？不要臉的！誰同你鬧！我也算再三吃你虧的了！前趙把我的手帕撕破時，我已經不能忍耐的了，你曉不曉得？我不肯放鬆的。』於是又打將起來。

『不要打！愷義，你怎樣這麼不知事情？他是什麼人？你可以隨便和他相打！過來，過來。』愷義的母親發出嚴厲的教訓來，她也擠到中間來，於是大家退下手。

柳英的嫂嫂抓住柳英，愷義的嫂嫂抓住愷義，中間介着老人家，這是一幅多麼好看的圖畫呵？愷義的嫂嫂看見地面上三張信紙，便俯身拾了起來，拿在手中看，一看，一重奇怪的神思便飛她的臉上，她轉睛凝視着柳英，彷彿知道這一次相關，



未必是這們淺薄。

『爲什麼呢？你們告訴我。』慎義的媽媽，拿出長輩之資格，來評判兒女們的是非。

柳英的嫂嫂和慎義的嫂嫂，雙方互相對視着，半自含笑，看去好像有一種另外的感情存在她們中間，也像她們對於他們之相關，非常覺得其中的意思存有夫婦情調。

『是你先打我耳光！我爲什麼可以給你打？你不去想一想，還要罵，……』慎義白着眼望柳英的臉色，已經氣得很緊張。

『哼，你爲什麼把我的媽媽寄我的信撕去了呢？還要扭我耳朵，你看，此刻我的耳朵正紅着呢！……在前趟你把我的手帕撕破，還打我一個嘴巴，你記着沒有？我時常給你扭耳朵，我時常給你推倒，刻心的吊死鬼！你把我圖畫撕破事還曾記得不？……』柳英用右手的背面去揩眼淚，他忘記了用手帕。

『你再罵我我還要打！』慎義說。

……」

「你打，我怕你？別人家不理你時，你爲什麼還要來鬧呢？不要臉的！臊……」

「不要罵，很難聽的！……」這是柳英的嫂嫂禾當柳英說完這句「臊……」話時，便接上來把他阻止了。

「呀，我曉得了！慎義錯，你爲什麼可以把他媽媽的信撕去呢？你怎好扭他呢？你仗着年紀大好欺侮他嗎？你應當看他像弟弟一樣才行，唉，真沒有靈性！沒有靈性！阿英是多少柔情的，你看……」（她說着望了望柳英的面龐。）啊，你看……：「她老人家連忙跑過去把柳英的額角上按住，輕輕地撫摩；這時在後面的慎義也偷偷地一瞧，見柳英的額角上已經起了一個鵝痕，於是她覺得暗暗地好笑。

慎義的嫂嫂，連忙遞上一張手帕去，老人家接着便放上柳英的額角，繼續地撫摩。

柳英被她們這麼一來，倒覺得清醒了些，於是發覺右手有些痛，隨即拿起來一看，一隻無名指上的指甲已被碰傷了，鮮血一滴一滴地流出來；這以後，他越發覺

得悲哀了，他自己是一個受虐待者，他自己是一個奴隸一般的人，他多少懦弱呀！他敵不過這樣的一個女子，他記起了她從前向他作強行接吻的時候是多少恥呀？她強暴地非達到目的不可，他呢？他最後終是答應的，是的，他愈覺得這是恥辱！他是一個男子，他受她的欺侮很够了！看，如今他又被她碰傷了指頭，撞傷了額角，他從前時常被她捉住了，推倒在地上，冤子，他確實在她之前做冤子！她給他的信也多數是如此的，爲麼什呢？他既然並不愛她，他對她可以說一些感情也沒有，爲什麼他處處要屈服呢？他想：

——我沒有用處！我是受她玩弄了！這是男性的恥辱！她在過去，差不多無時不當我是她的俘虜者，她叫我去，我只好過去，不去便要受她的扭耳朵，不給她接吻，她又要把我的項頸鈎了去，給她很命地軋着，我祇好低下頭去，她要發洩任何脾氣也可以，我呢？我那一次要她爲我綉一朵花，她不肯允，甚至於我要想走一步路，她竟也要攔住我，再不肯讓我過去，我要看書了，她硬定要把我的眼睛蒙住，還有，她曉得我是怕癢的，她抓住了這個弱點，時常叫我笑得轉不過氣來，……

現在又吃她這一次大虧，我的頭，我的手指，傷了！媽媽寄來的信，我媽媽的信給她撕去了，她不尊敬我，也不尊敬我的媽媽？這是侮辱！是的，皇帝的壓迫也要革命，何況她呢？……

柳英氣極了！

『你看好了！我的手！……』柳英搶上去伸手打慎義，慎義却並不慌忙，把他的身體一推到床上去了。

慎義的媽媽那裏攔得住，在她一眼花之間，已經不見了柳英，她手中的一方手帕落在地上。

這一來，大家更知道不可收拾了，於是便把慎義拉出去了。當柳英追上去時，已經被慎義的媽媽攔住了！柳英再也不能伸這一口冤屈，失敗的悲哀又追隨了他，他，懦弱的他，終於哭了出來。

嗚嗚地哭，他的嫂嫂按住他的肩頭，表示無限安慰，慎義的媽媽慢慢地推他到床沿上坐下。

『是的，她這個夜又變相似的，什麼也不懂，做女人的所應該知道的事情也不曉得，教她又不聽，我也氣煞呢！阿英，你看我面上，不要氣！晚上我教訓她，……你不要氣！……她這個人實在非教訓不可了！……』

鹿英抱了不可訴說的悲哀，嗚嗚地流淚，他自己知道是個弱者。

他哭了一會，似乎把胸中的不平都因哭泣而發洩去了，他率性一聲也不發，任她們怎樣的勸慰。

『叔叔，媽媽來信怎樣說？……』柳英的嫂嫂有意把他集中的悶鬱拉了開來。

『我，也沒有看完，就給她撕去了。信呢？……』柳英一看地面上的信紙已經沒有了。

『呀！張家嫂嫂拿去了。』

慎義的媽媽本來是非常注意關於他媽媽最近的來信，於是她也想起，他們鬧架或許就爲了這件事情也難說的，她就假意的說：

『呀！去叫她們把臉水送來吧。』她起身出去了。

慎義的媽媽回到自己的房中，正見慎義也在流淚，她的嫂嫂在一旁，悄悄地聽她說：

「他大概在路上時，已經可惡我了，後來我把他的信，其實也不是有意撕他的，因為他不理我，所以我氣起來了，想把他奪下來，他就不得不理我了；誰知偏把信紙碎了呢？」

「他還是小孩子哩！也難怪他的，他打又打你不過，他一定很氣你。」慎義的嫂嫂說。

「你這個人真不懂事呵！他是男子，他的年紀又小，同時，他對於他的媽媽很尊敬的，你怎麼可以把信子撕去呢？這麼大的人了，難道這一點還不懂得嗎？你把他推倒了，今看他的額角，手……真不懂事呵！……（向着她的媳婦）一封信你拿來的嗎？怎麼說？」慎義的媽媽對她們面面相覷。

慎義的嫂嫂連忙從袋中把破信摸出來，向她的婆婆說：

「柳老媽媽說在這兩天動身到此地來，大概你的意思也表示贊成的。」

『別的，沒有了？』

『沒有了。……』

『你們放假了？……』

『我們放假了，他說要回家去。』慎義非常率直地講。

『……』慎義的嫂嫂用滑稽的眼光瞧着她們，並不作聲，這就表現出人們的巧妙地使用手段的情景。

『這樣下去，你們訂婚的事情可怎樣呢？我已經二次發信要求他的母親來此地，現在你們這個樣子下去，叫我如何對答柳老媽媽呢？你們說！……我是再三希望你們在訂婚以前不要吵甚麼，……訂約後，我連什麼也不會來管的，隨便你們去笑也好，哭也好。』慎義的媽媽參與着悶鬱，慢慢坐下她常坐的大交椅中，一手伸到房桌上把水煙管拿來。

慎義的嫂嫂立起身來，拿自來火把火柴擦了一支，爲她婆婆燒火紙。

『不過我以為沒有什麼的，這樣小小的一鬧，算什麼大事，等一息姑姑向他說

兩句不是，也就是了，他們日常不也一樣的在說笑嗎？姑姑就吃一些虧，讓他一點便宜好了；他是小孩子。」慎義的嫂嫂是一個多聰明的人呀，她一看她們都在苦悶着，便說出一個破去沉寂的法子。

慎義的媽媽瞧了她一眼，很以為然；但她老人家也並不作聲，她知道這是她媳婦的計策。

「這封信，等一息慎義送過去給他吧。」老人家很無力地說，她知道慎義決不曉得她們的意思。

慎義悲哀着，她的悲哀似乎是她勝利了柳英，這確實是奇怪的事情，她起初雖是這麼的把柳英推倒，但她決沒存有非叫他失敗不可的思意，但是那裏會得到呢！他竟大失敗了。她也好似爲了他的失敗而悲哀，更在心中詛咒着自己爲什麼勝利了他一般；她想：

——是的呵，他這個人爲什麼一點用處都沒有呢？我何曾用過力！……現在他失敗在我之前了，其實這一點失敗，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他何必如此呢？這也是



他的懦弱處。他爲什麼不比我強橫呢？倘若他能够打勝我，那時他一定快樂；我知道，我自己一定不像他沒用，就是失敗了也哭什麼呢？懦弱的他！他現在一定非常氣我，恨我，怪我，……他的苦痛或許是我想像不到的，……唉，我錯了！我爲什麼對他如此呢？我明知他一定打我不過的。我其實也有好幾次想決定對他寬鬆些，以後再不如此強迫他了，但是一點沒用！如前一天我要他一個吻，但他老是不肯。這個終又叫我忍不住了，用起力來把他吻了；他也何曾不是要哭不能，要笑不得的地步嗎？我何曾不曉得呀，實在我在他之前，再不能有克制自己的能力。哦，我愛他的，我確實愛他的！我的心，上帝可以知道，我是一點惡意也沒有，無論作任何的相關。他現在很悲哀，他失敗在我之前了！但他爲什麼不比我生得強橫呢？要是他比我強橫了，這他就不用悲哀得到這個程度。

她的淚兒漸漸地回到心上去，她覺她應該爲他的壓迫者，他的欺凌者討伐，爲他的勝利者詛咒。

『一封信中有什麼話，阿英還要看，徐大姐。』柳英的嫂嫂過來向她們說。

「請坐！」「請坐！」

「信在此地，你坐一息，我等一會叫慎義送去。——是她把他弄哭，還當叫她去講好才行。」轉頭向義慎的嫂嫂：「信給她拿去。」說了又向慎義說：「現在再不可和他鬧起來呢！」老人家說着笑嘻嘻和柳英的嫂嫂對談起來，似乎沒有旁的作用。

慎義這個人真非常有趣，她完全和男子一樣，女孩子氣一點也沒有，她果然起身出去了。是的，她的背影也很像男子，確實這是奇怪的；她的臀部很大的，背部也很闊的，脚也很粗，皮色是黑裏帶黃的。什麼事情也不懂。

柳英已經洗過臉，他望着他嫂嫂爲他縛的一隻無名指，傷了！額角，也傷了！……沉默地坐在書案旁思量。

慎義看他這副神情更加悲傷起來，她想自己真太不應當了，把他弄得太可憐了！

「這封信是媽媽叫我送來的，你看。」

「……」柳英把信接過來，連望也不望她一下。

「爲什麼答應也不答應呢？恨我嗎？你也應該自己認錯一部分的。」慎義一見他這個樣子便又忍不住的講出這些話來。

「哼，你自己去想想！」

「我給你打了耳光還不夠？」

「自然的。」

「現在我不同你爭了。」她說着在抽屜內拿出一方紙來，裁成好幾條，塗上糊黏，將柳英手中的信箋拿過來，爲他照原樣黏好，於是信紙，斷爲上下兩節的信紙補成了。還給他。

「謝謝我。」慎義笑着，當柳英是個孩子，並不記氣他。

「……」

「你的額角上應當放塊酒精棉花才行。我爲你去拿吧？」

「我自己這裏有？」

『那裏？第二格抽屜裏嗎？』慎義說了便把抽屜開了，拿將出來，那只抽屜裏很有趣味，所儲藏的都是一點雜七雜八的東西，甚至於瓦彌陀佛都在內；她找到了橡皮膠，剪刀，紗布，她慢慢地爲他弄好，放上額角。

但柳英並不作聲。

她才始覺得有些苦悶了！看他這個面龐。

『我錯罷！你要打還，就打吧！不要在苦悶了，這可多少難過呀！……』慎義被感情逼迫得不能忍耐，她終於這樣的自己宣布了罪刑。

『……誰要打你？』他很冷淡。

『……你要什麼才高興呢？……就任你選一樣吧？……』她伏下身去，差不多和他相接近了，她望着他淚汪汪的眼珠，作不出一句適當的安慰話。

『只要你跑開。』

這句話是她所想不到，她想不到他會說出這句話來的，這可給她的內心一個重大的刺激，她彷彿全身一陣冷噤，立刻昏沉下去了。

……  
她伏在桌上，模糊地，雲裏，霧裏。

柳英把信箋慢慢地誦讀着，他讀到他的媽媽也很贊成他和慎義訂婚的話，他便懷疑了，他以為他和慎義並沒有真的愛，也無所謂愛的表示過，為什麼旁人都這麼奇怪呢？他因此偷眼瞧了她一下，她呆着。他繼續地把信看完，摺好，插進信封內，放好，再瞧她時，她還呆着。

柳英看看指頭，想想腦殼，傷了。接着還是靜默。

鳴——是別處的汽笛聲，越過多少阻隔而傳波過來了，這就把慎義驚醒了，她奮勇地起來把柳英抱住，似乎她又要用武力征服她的所愛者一樣，像小鳥見母親飛來時而索食吃的神氣，湊近嘴去向柳英強行<sup>咬</sup>。

「噯……瘋子！……瘋子！走開。」他一面用力的掙扎着，抗拒着，不肯，照常的不肯給她吻。

但一會便給她吻到了！她瘋了一般地吻，不，不是吻！好像要把他吞將下去。

柳英這時已經看到她的淚珠含在眼裏，忍不要住要掉下來的樣子。

最後，她說：

「你打我好了！我承認錯。」但她說話並不像閒次的游滑了，她好像要流淚。

拍——柳英向她臉上打了一個耳光，打完後看着她的龐子，一動沒有動。

拍——又是一個，但還沒有動。

拍拍——接連兩個，還不動。

柏——這一下打完，她忽然用力的把他抱住，又吻他的嘴唇了。同時，一滴，一滴的眼淚掉下來了，直掉到柳英的龐子上，由高而下的流下去，慢慢，慢慢……

「還要打嗎？再打！……」她說。

「……也會哭的嗎？」

「我比你難過，我不是打你不過，我也不要打你，剛剛我不是真的打你；你難過起來的辰光，我更難過；但我錯了！……」她再也說不下去。

「……………」

從此大家便靜默了，再不開口，大家流着無言的眼淚。柳英才曉得，飯桶卜爾並不壞，對他也有深意，這是他第一次知道她的性子是這個樣子的奇怪。

## 青春的故事

王懷謙

### 愛的散記之一

無論誰，只要看見她的姿態就會着魔，的確，她的美是非常富有誘惑的色彩。不過，在我，她的任何的美，都不及她的神祕的眼睛，薄薄的櫻唇，醉人的笑渦格外能使我感動。真實的說起來，她的笑渦，和蘋果的顏色一樣的美麗。當她微笑的時候，從兩面頰的旋渦裏，轉盪着一種光輝——那是青春永遠地存在的——像雲霞般溫和地可親。我在那光輝中，認識了她的潔白，天真，一個處女的素質。至於她的櫻唇，更是夠人陶醉了，薄薄地兩瓣，殷紅而鮮艷，潤膩地如塗上一層甘蜜。如果她是一個魔鬼的天使的話，那兩瓣櫻唇上的紅色便是她吸血的象徵。我不知道它究竟要顛倒多少追求的男性。——呵，誘惑的櫻唇！不過最精祕而有力的，要算是

她的眼睛了，雖然敏銳地祇有兩隻，可是已經夠了。眼白如同秋色一樣澄清，烏黑的瞳孔，仔細看起來，却具有虹的色彩，實在是，這虹的色彩，掌握了一切的魔力。牠能噴出如火如荼的熱燄，牠也能射出一股冰似的冷氣。說一句可能的話，那冷氣和熱燄能支配一個鐵石的人，任意鎔化或凝結。而且另外，這兩隻有力的眼睛，更有一個特點，就是無論什麼時候——是快樂或悲哀的時候——總浮顯着一個愛與恨的憧憬。這憧憬，可以代表一切現實所追求的幻影。

——自然這兩隻眼睛，是有無上的權力了。我這樣的想，見過的人也會這樣的想。

愛是由於美而產生的，沒有美決不能引起一點愛，所以美是構成愛的主要條件。

任是年齡不相稱，只要是美，不愛也會走入愛的境界的。這樣，我的夢魂和她的夢魂，便漸漸不知不覺地輕逗起來。她的家是在我家的後門前，她散了學便和我的妹妹搭訕，接着便麻雀似的跳進我的窠來。這樣成了慣例。



我的世界自從發見她的芳影後就失去了平和，無事時便把她作對像演繹出許多悲的喜的羅曼斯來。自然，凡事只要有心想做，口實是易找着的。她有時請我教英語，有時向我借雜誌，我便乘機和她說笑起來。她呢，真是一個不平凡的女性，在她純真的心裏，沒有絲毫羞赧的存在，她很自然地用笑話報答笑話，以戲謔報答戲謔，有時更說出我所不敢講的話。

相處日久，她的靈魂已被我攫住，我的靈魂亦被她攫住，我和她已純粹的遊樂於愛河裏了。我的手時常接觸到她的手，頭髮、眼睛、櫻唇也是一樣。她自然也是一樣。在黯淡的黃昏，她常爲我歌唱「How can I leave thee?」，有時還跳却爾斯登舞、狐步舞。雖然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向我獻媚，可是我的爲她而神飛，這是實在的。

最奇怪的，就是那顆不可捉摸的心。我幾度要捉住牠，却幾次被她滑去；雖滑去後仍會回來，然而回來後又被滑去。——呵，不可捉摸的心！後來被我用了新的策略，畢竟是被擒住了。因爲她是非常愛聽故事，我就利用她的弱點——也許是優點——而施我的策略。明知這策略是不能永久的；不過，在我，只要暫時就夠了。

每晚她要求我講故事，我便提出了要挾的條件；雖有時也被她拒絕，然而允許的次數畢竟佔了多數。她的笑渦，她的眼睛，她的櫻唇，全在講故事的條件下給我佔有和克服了。

.....

一回，我正在伏案寫作的時候，她輕輕地侵襲於我的背後，把她的櫻唇，從側面貼到我的面龐上來，親了一個吻，即迅速地躲了。待我找到了，她便笑嘻嘻地求饒：「饒我第一次，C哥，不要煩擾我吧。」我假作認真的說：「不能，不能，你這怪會作弄人，時時來驚嚇我，這回可不能饒你了！來，讓我還吻一個！不然的話，我今晚不給你講故事了！」於是她就不聲張地側着身把面龐湊過來，給我吻了不止一個的吻。

.....

一回，是一個午後，我在看一本新出版的雜誌。她跑進來，坐在我的旁邊，問我看什麼。我不回答她，她就把手伸過來，按摩我的胸膛，怪癢癢的使我感到無限

的舒適。不過，我仍舊不響。她於是更進一步的騷擾了，竟在我的胸膛上狂吻起來，她的香膩的櫻唇，打動了我的肺葉，使我有些陶醉了。我不知道這熱吻是否沁入我的心唇。然而我的心唇上，却永遠憧憬着這樣的一個甜吻。

當時我便將雜誌拋掉，緊緊地擁抱着她：「小妖精，我的靈魂被你激盪了！」  
「你畢竟也要開口的嗎？我當作你是啞子哩。」她慢慢地把頭抬起來，眼睛向我一瞟，笑了。

我也笑起來了。「好人，你老是這樣的俏皮，看你將來嫁給一個凶惡的難看的丈夫，還能這樣俏皮嗎？」

她就努起嘴，佯嗔地說：「我看你倒要嫁給這樣的女人呢。」  
她旋轉身去不理睬我了。

「好妹妹，我剛才和你說笑呢，不要認真呀。」我委曲地解說着。

「……」她把眼睛一瞟，依舊不響。

我知道她是和我賭氣了，便陪罪說：「好妹妹，剛才都是我的不是，我現在向

你陪罪，饒我吧？」

「誰要你陪罪！」她的心已動了，努起了嘴。

「理睬我吧，好妹妹！今晚我講許多有趣味的故事給你聽，好麼？」

「真的嗎？你說的話，總是不算數的，我不信。」她旋轉身來，神祕的眼睛，已抖出醉人的微笑。

「不，不，我不失信。」我的心頭好似一鬆，「好妹妹，你總是慣會玩弄人的，剛才我真被你急死哩。」

「誰教你說出那使人難堪的話？這是你自尋苦腦，却要怪人家呢。」她又嫵媚地一笑。

.....

一個月隱星稀的黃昏，我邀她去湖濱公園談心。湖面是一片沉寂，散漫了暗沉的夜氛，西風蕭瑟地吹着，湖岸邊簌簌地落下幾片血紅的楓葉。在楓林庇蔭下的長椅上，隱現着我和她的情影。她軟軟地偎依在我的身旁，美髮散披在她的兩肩，不

住地被風吹起美的蓬鬆。我爲她整理一下，却越發更形煩亂。實在的她是個湖濱的女神，在這憧憬的黃昏。她又爲我歌唱 *How can I leave thee* 了。悠抑的歌音，激盪着平靜的湖面，與震撼楓葉的風聲和成一片。我的心琴被這天籟與人籟和混的美韻，彈奏出哀愁的散絃。我要把一種難堪的煩悶訴給她的跟前，可又是不敢，恐她要開始爲我嘗到煩惱的滋味。我躊躇了好久，終於輕輕地托出那件事：

「慧！恕我！明知這是不該來擾亂你的內心，然而橫豎總要給你知曉的，我不得不說出我的真實，讓你來責備！呵！慧！人生的變遷原是捉摸不定的。我和我的相識，在時間上不可說短促了，在感情上已達到最高潮的焦點。然而……然而現在呢，別離的使者却來結束我們的過程了！實在是後天就要到 P 埠去了！慧呵！我真不忍說出使你傷心的話……」

「真的嗎？我的 C 哥！你是不該不該……爲什麼要這樣呢？」她嗚咽地哭了。我一邊替她拭淚，一邊安慰她：「慧！請原諒我！爲了生活和環境的壓迫，我不得不這樣！這不得已的苦衷，你是明瞭的。望你不要使我傷心，我的心是比你更

惱萬分！呵！我的慧！」

「呵！C哥！我的靈魂被你滋擾得夠了！早知有這麼一回事，我就不該……」

……

「慧！這是什麼話？只要我們的生命還寄託於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的愛是不會消滅的；同時我們的會面更是絕對可能的事實；除非你把我棄掉的話！」

「我的C哥！你這末一句話，可以對任何人講，不應該對我的面前說！我是決不會把你忘記的；即使我們這生不能會見，我的夢魂仍要飛繞於你的身邊！」

「……」

「C哥！這回到P埠去，畢竟需多少時日回來？我的C哥！」

「這不能預定，大約至少三月，至多半年。望你善自珍重，不要多多哀愁！還有，我到P埠之後，你要需什麼東西，我當替你辦來。」

「我別的都不要，祇要你回來時，依舊帶着那顆半年前的心給我，我就非常滿足了！」

「這個你請放心！我敢擔保這顆心決不會和現在有半點異樣！假使你不信的話，回來時我可赤裸裸地剖出給你審視……」

「我的C哥！祇要你白捫就夠了！」

「……………」

一陣慘淡的湖風，捲旋了幾片楓葉，撲上我們的面靨，微微地感到一種輕寒。

「我的慧！請你接受我這個最後的一吻吧！願你我永遠地深刻在心底深處！」  
在相對的擁抱中，一種黏液性的溫滑，在我和她的四瓣唇上感覺着，同時，有一種酸味從她的眼睛裏流到唇邊。我不知道這吻是甜的還是酸的。然而這甜而又酸的吻味呀，在前，我並沒嘗到；以後，不知能否再有。

第二天，她拿了一封信來，告訴我她所說不出的話全寫在這封信裏，叫我到P埠後纔可拆看。但是我，爲了內心的遏抑不住，終於違背她的囑咐，在旅途中拆看了。

我的至愛的C哥！

青春的苦酒，開始潑下我的心頭，當我聽到你要離別的時候！本來是，無緣無故地的離別，帶走不了永久的深愛；然而我的心裏，却像失去一件至寶的存在！不知你的內心是否也有這種應感？呵！C哥！相識並不是偶然，離別却有意來搬弄，所謂人生的故事，大概是這種意思吧！

C哥！在前你會說過吻味畢竟是甜的，可是昨宵的一吻，便起了反應的作用，另有一種滋味，你我都覺得的吧！假使酸的是酸梅的殘液，而苦的是苦酒的餘滴，那我寧願要酸梅的殘液，而不願有苦酒的餘滴！呵！酸苦的吻！愛的過程上第一次的施與！

有人說：愛裏不能有滿足；美滿的現象便是殘缺的預兆！我自信我們的愛，已達到高潮的焦點了，別離的使者所以纔貿然光臨。哦！不可思議的愛！愛是不可思議的！

C哥！我是發狂似的愛你，永久的愛你！除掉C哥以外，我不再愛旁的人；也



不願再受別人的愛。在我的靈魂裏，祇有C哥是值得我愛；而不知我是否值得被C哥所愛！我不知C哥爲什麼竟愛上了我；然而我的愛上C哥，却由於C哥有一派使人說不出的愛。這是青春永不能剝落的呵！我的C哥！

C哥！我們的青春是要過去，這是實在的；我們的愛，是永不消滅，我相信也是實在的。縱使你現在離我遠去，然而愛的青春還要永遠滋長於你我的心花，無疑的！呵！C哥！你若問你我的心花爲誰開，我可回答一句爲愛的青春存在！我的可愛的C哥！請恕我！明知C哥是不會把我忘掉的，我却把 *How can I leave thee!* 曲中的約言，勉勵我們自己，願你我都牢記於心坑底深處！

*Blue is a floweret called the 'Forget-me-not,'*

*Wear it upon thy heart, and think of me!*

*Flower and hope may die, yet love with us shall stay,*

.....

C哥！渺茫的人生，原是渺茫地進行的。你我的分離是這樣的突然，不知會見

能否和別離一樣容易！

呵！C哥！我今後暫時失去一個講故事的人了！在我的史頁上，你是講故事的第一人！是的，是第一人，第一人！除了你再沒有第二人了！呵！C哥！我想到心酸處，淚珠便簌簌地落下，濕透了手帕，濕透了信箋，並且在你的那張像片上，也已滴下了無數！

C哥！說起講故事，你上週那隻春姑娘的故事，還沒有講完呢！呵！沒有講完的故事！我願這隻殘缺的故事永遠地殘缺下去，讓我仔細去幻想那沒有講完的一頁！呵！沒有講完的一頁！C哥！不要忘記，我倆自身的故事却也沒有演完呢！沒有演完，沒有演完和那隻春姑娘的故事一樣沒有講完！呵！人生的故事，原是沒有演完的一天！願我和你永遠做那沒有演完故事中的主角！……………

O哥！努力吧！

你的摯愛的慧，於臨別的昨宵，燈下。

——呵！人生的故事原是沒有演完的一天！

別後半年書信雖有往還，終於沒有曾見她。

是深秋蕭索的時候，我從P埠歸來，行經她的門前。屋頂上裊裊地飄着炊煙，牆上的薔薇已一半枯死，一層黯淡的塵霧，籠罩在緋的窗櫺，舊敗的門口還臥着一隻醜陋的懶犬，一切都靜悄悄地；向門孔裏望進去，只見寂寞的空庭，不住地落下幾張凋殘的梧葉，在秋風飛旋，這顯然是人去樓空的景象！待訪問了舊日鄰居，果然她已搬家了，但不知搬到什麼地方。

我淒涼地徘徊許久，想會她的念頭，已蒙上了青春的！悲哀！

——呵！人生的故事，是永遠沒有演完的一天！我的心琴彈奏出這樣的一句！

事情又隔了四年了，——是去年的春天，在一輛電車中，我却發見了她的情影。這並不是偶然的。

她的美麗並不比昔時減少，神祕的眼睛，可愛的櫻唇，醉人的笑渦，依舊各演

釋着唯美的靈魂。她的近傍緊坐着一位西裝的青年，不住地和她談笑，在襟袋上還佩着一朵嬌豔的玫瑰。呵！這玫瑰花霧裏的青年！

起初，我不知道是她，因為四年餘的睽隔，萬不料會在電車裏遇見的。要不是她說話的聲音，依舊和低唱 *How can I leave thee* 時的歌喉一樣，也許到如今我還不知道是她呢！

我會低低地把眼睛向她兩鬢上直掃，不知怎的，她的微笑的眼睛，有如觸電一般突然羞赧地露出了淒然的態度！我緊忙的側一側身，把臉朝向車窗外，心門似已被重槌擊開，過去的茫然的塵影都一一飛湧到我的眼前！呵！呵！那歌音猶繚繞於我的耳畔，那吻味猶溫熱在我的唇上，那淚珠猶滴上我的心頭……呵！呵！湖濱公園，離別的信！……我不忍再想，淚珠已不禁簌簌地落下；恐被旁人發見，急忙低下頭，把手帕掩住了眼睛，使牠滾入於茫然的意識中。

聽到喊道，知聲站頭到了。不問是不是目的地，便一閃身跳下了電車的門。

——相識並不是偶然，離別却有意來搬弄，所謂人生的故事，大概是這種意思

吧！呵！沒有演完的故事！永遠沒有演完的一天了！

十，廿八，一九。於秋夜，燈光影裏。

室外下着牛毛絲的細雨。

## 愛與逆

羅賢棧

(一)

這是一個明媚的春天，在春風蕩漾着的南國，已是「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時候了。並不十分熱的太陽，照着開遍了菜花黃得看不見雜色的田坂；除了遠遠的幾聲叱牛聲和犬吠聲外，大地只是靜悄悄的沈默着。

田坂的盡頭有一條灣曲的小溪，溪上搭一橋，過了橋，就是一個約有四五十人家的的小村；村中的人們，四季都見可到青秀的山嶺，和澄清的溪水。呀！富於鄉村風味的生活，不是普通一般人所能享受得到的。

這時候，遠遠的從村子的前面走來了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女郎，從她的雙眸中

，就流瀲着活潑的天真，她走過了橋，這時候的太陽已是斜了，日光斜照在水面，反射出有力的光芒，映在她上，她臉好像並不覺得，只迅速的向前走；接着走過了幾條田塍，眼前就現着一座小山，她走上了山，四面看了看，就向着那遠遠的坐在樹陰下正在看書的男子叫：

「靜哥，靜哥……」

但是，她看着那個男子好像不聽見似的，於是又趑下山崗，向着那男子坐的地方走去；當她走到他背後近旁的時候，她就放輕脚步，偷偷的走過去，她方纔發見他並不是在坐着，只是將身體斜靠在草地上，一手攀着一條樹枝，正在這樣的高吟：

「在這裏：

能領略那自然的美景，

能薰醉你弱小的心靈；

我願與落花同腐呀！

在這少人知的勝境。」

「哈哈！靜哥，你真雅，用功用到這地方來了。」她突然的笑了，接着就跑了過去。

「呀！是你麼？你是幾時來的，匿在這裏嚇人。」拿着書的他，接着也笑了。

「我剛才來，你難道耳朵聾了麼？我這樣張破喉嚨的喊，你都不聽見。」她撒嬌地說。

「好，算了！總是我耳聾的緣故，你坐下吧！」每當他倆有小衝突的時候，總是他讓步，現在也是一個例。接着她嗤的一聲笑了，坐了下來，很自然的將頭貼在他的肩上，奪了他手中的書拿着看。

「雲妹，你爲什麼又尋到這裏？」他笑着問，一面撫着披在他肩上散亂着的她的髮。

「我到你家中，他們說，你出去了，我想：你常常對我說過，這地方很好，你最喜歡這個地方，所以我就尋到這裏；靜哥，你知道麼？我明天要回學校去了。」

『什麼？你這樣早的要回去麼？你不是說學校中放假二禮拜麼？爲什麼這樣心急，很早的要回去呢？』他睜大着眼睛問。

『我本想再住幾日，因爲春假後又要考試，我一些功課也沒有預備，母親也說：我還是早些去的好，所以我決定明日走了！』

『那末，雲妹，你去了，叫我怎樣呢？』他露着一臉苦笑。

『你有你的未婚妻阿蓮啊！』她說着，眼光射在他的臉上，瞳中似冒着火。

『雲妹，你還不信我麼？她她……』他的臉蒼白了，一些笑容也沒有。

『聽說你們下半年就要結婚了，靜哥，是麼？』她眼向着書，好似無心地問。

『並不，雲妹，母親的確是這樣說的，但是我至死也不順從，我情願……』他噤住了，雙眼緊迫着她。

『你願什麼？』她仰起頭，她的臉紅了。

『呀！舊禮教禁止着我們，可惜我倆是……』他感傷了，雙眼只默視着遠處的樹木嘆氣。



二人都靜默着，太陽只是迅速的向西方疾走，大地漸漸昏沉；農夫們背着犁鋤，唱着山曲回家。寂靜的曠野，只剩了他倆。

「靜哥，晚了，我們回去吧！」她立了起來。

「雲妹，你真的明天要去了麼？」他接着也站起來。

「是，我明天要去了！」

「那末，那末……」他復又靜止了。

昏沉的曠野中，只有他倆底影子，向黃昏的烟霧中消逝。

(二)

他叫靜之，家境並不壞，他的父親自從他中學畢業以後，就叫他暫時輟學，在家中幫助他父親做些零雜的事。在四年前，從遠處搬來了他遠族的堂叔，住在他家的隔壁，那就是淑雲的一家了！那時靜之還只十六歲，在城內的縣立中學唸書，在他的記憶中，那時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和他很要好，每當禮拜六他回家的時候，他倆總是手攙手的出去，一道玩着；禮拜日的下午，淑雲，他到一半路的樣子

纔回來。他倆分別的時候，她總是這樣說：『好好的唸書吧，不要時時的記起我。』但是他到學校以後，無論上課，吃飯，就有一個雙眼釘着他微笑的女孩子的憧憬，但當他重又注視的時候，便又消失了。好容易纔到禮拜六，功課完了以後，迅速的請假回家。一到家就趕到隔壁尋他的雲妹。——這時候的她也在附近的小學校中讀書了。他倆每當在他家玩着的時候，他的母親總是笑着對別人說：

『這兩人感情這樣好，可惜都是姓陳，不然，就是很好的一對夫婦。』

『哈！哈！不知將來雲出閣以後，他們又是怎樣？』他的父親有時也附和着這樣說，接着是掀着短鬚一陣的微笑。

他倆每當聽到這種言論的時候，都很快的跑了。

這是有一次禮拜日的下午，淑雲照例的送他回校，在路上，她忽然這樣問：

『靜哥，聽說你已定了妻子了，對麼？』

『不，不，那一個曉舌的？』他驟然立住着問。

『我是聽伯母說的，你的確是定了，還說很能幹，什麼都來得。……』

『這益發是笑話了！我相信母親決不會瞞了我做這種事的，萬一真的已經定了，我決不聽從除非要……』他說着只看着她。

『要什麼？』她有點茫然了。

『除非要像你雲妹這樣子纔肯娶。』他滑稽的笑了。

『呸！虧你講得出這種話。』她不自主地也笑了。

『好，你回去吧，路太遠了。』他說。

『再送你一程吧！』

『不要了，你回去吧！』

她終於停住了；目送他看不見了纔回家。

的確靜之的妻已定了，這是他在那一年放暑假的時候知道的。有一天晚上，村中的人們，照例的吃過了夜飯，都坐在村前的曠地上乘涼。靜之也慢慢的踱了過去。

『靜，靜，過來。我有話對你說。』這是他的二奶奶在叫他，他迅速的跑了過

去。

『靜，你現在與雲這樣好，不知將來阿蓮過來後，你又怎樣呢？』她一手搖着蒲扇，微笑着說。

『那當然又傾心於阿蓮了！』旁坐着的人，都這樣說。

『什麼，二奶奶你說的什麼？給姪兒開什麼玩笑？』他雖是這樣說，然而已料到幾分了。

『別裝假癡假呆吧！阿蓮你都不曉得麼？』

『我真不知道，好二奶奶，告訴我：這是怎樣解釋？』他帶着滑稽式的笑着請求，全場的人都笑了。

『真不懂，我說給你聽吧！阿蓮是你的妻子了，是在今年二月裏定的。』她說着。大家又是一陣大笑。

他迅速的跑開了，暗暗地想：「原來真的有這一樁事，怪不得雲妹要說了！」發生這事的第二年夏天，靜之在中學畢業了；他聽他父親的話，在家鄉中料理

些家事，空閒的時候看看書，好在有他的雲妹伴着他，似乎還不至十分寂寞，次年，淑雲小學也畢業了，爲了她的力爭，和靜之的幫助，她的父親才允她升入中學，她並不常回家，只趁着放假時回來看望她的家庭和她的靜哥。

他倆在曠野中談話到晚纔回來的次日，當靜之還在吃早餐的時候，淑雲已坐着車子回學校去了。她留給靜之的信，只有這樣的幾句：

「靜哥，我去了，你安居着吧！不要記起我，將來誰也不能預料，惟有靜聽着命運之神的吩咐！」

(三)

又是初冬的時候了，灰巴的天空中，不時的有陣陣寒雁飛過；牠們是預兆着舊年將完了，催促人們預備着過年。

帶也似的且江，澄清得能照見人影，兩邊岸上都長着些錯落的樹木。被認爲C縣第一的江邊旅館，就在江的左岸。其實旅館的積面並不大，不過設備稍爲完善，又因是在江邊，旅客們得能享受憑欄觀江的樂趣；所以這旅館在四季都是住客常滿。

的。

十月下旬的一天，江邊旅館第十三號房間內，坐着一對男女，他們無聲息地靜默着，過了好一會，纔見女的開口：

「靜哥，你的犧牲太大了！你想，現在的家中，成了如何慌亂的景象呀？」

「不錯，家中爲了我逃跑了，必定很吃驚吧！剛纔結過婚的家庭，走了一個新郎，這，在鄉間是認爲多麼可驚異的事情呀！」他說着話，眼默視着窗外的江水，江面上迅速的駛過一隻漁船；幾聲漁夫的呼嘯，倒打破了他倆的靜默。

「靜哥，你預備此去怎樣呢？」終於又是她發問了。

「我預備先到K省。那邊我有幾個要好的朋友，在那裏勾留幾日，或許又轉到S埠去。總之，我這次出去唸書和找事都沒有一定的。」

「那末，靜哥，你對家庭怎樣呢？」

「我，我麼？……」他呆了一呆。「我對家庭可算是全無關係了！」他長嘆了口氣。接着又說：「這在別人看來，是多麼不值得的一件事呀！但是，雲妹，你要

知道，我這樣的犧牲究竟爲了什麼？」室中暫時的靜默了幾分鐘，他又開口：「雲妹，我們是根本被社會所不允了，雖然我們還沒有逃出一個純潔的「愛」字以外，然而處在這樣情形之下，不得不使我們走這條路呀！」

天空漸漸地昏暗，瀟瀟的竟下起雨來。室中的電燈，突然亮了。一切都支配在燈光之下，都顯出一層灰白的顏色；她只對着電燈發歎。忽然她立了起來，興奮似的對他說：

「靜哥，我覺悟了，我誓願犧牲一切，跟着你去，不論到什麼地方，我都跟着你，我們不管世人的刺諷，譏笑，侮辱，我們只兩人相倚着，來創造新的世界吧！」

靜哥：對麼？」她看着他，靜等他的回答。

「很好，雲妹，你肯這樣麼？那末你在學校暫時的耐心再住一禮拜，俟我到了K省見着有相當機會的時候，再來接你，雲妹，你看怎樣？」

「這樣也好。但是，靜哥，我們的費用怎樣呢？」

「費用麼？這毋須你擔憂，我已籌算到如今了，雖然我家庭中拿不出多少錢，

但是我相信幾個朋友之中，必定都能幫我的忙的。」

「先生開飯吧？」一個茶房突然的進來了。

「好就開飯，雲妹你的肚也飢了吧？」他向着她問，她只點了點頭，茶房出去了。

雨愈下愈大了，雨點打在屋瓦上，很清淅可以聽見。砭人肌骨的寒風，從窗子的隙處吹入室中。她打了一個寒噤。

「雲妹，你冷麼？」他問。

「不，不冷。」她淡淡的回答。

「你在想什麼？雲妹，究竟有什麼事解決不了？」

「我坑害了阿蓮了！」她的雙眼奕奕的發光，照着靜之。

「爲什麼？這並不是你，根本是我，我拋棄了她，與你又有什麼關係呢？」

「不，不是這樣說的，靜哥，是你爲了我，纔肯把阿蓮拋棄呀！」

「並不，我不愛阿蓮，我和她根本沒有結合的可能，她也應該早些回頭，找她



的出路，不過雲妹我太對不起我的父母了。你想，第一天他們眼見着他們的兒子結了婚，第二天就不見了，起先他們以為從此就可安穩的抱孫子了，但是結果還是落空，這難道不要使他們失望麼？」

茶房拿了飯進來了，將菜碗很整齊的排在桌上後，又出去。

「靜哥，吃飯吧，吃過飯我得去了。」她立了起來。

他倆默默的吃過了飯，茶房舀着臉水進來，將碗盞收了去。

「雲妹，這樣的雨天，你還回去麼？」他一面洗着臉，一面帶着沈重的口氣問。

「是的，我一定要回去，校中請假的時候，說定的，「晚上必定回來。」」她說着，慢步走到窗前，將窗門打開，窗外漆黑得可怕，江面上不時的傳來幾聲漁夫的長嘯；稠密的雨點，打在她身上，她好像並不覺得，只呆視着一片黑的江水。

「靜哥，你決定明天去麼？那末，我不能送你了；你到K省的時候，就寫一封信給我。」她並不回頭，臉只向着窗外的說。

「雲妹，你放心，我一到那邊就寫信給你。」

「那末，靜哥我去了。」她旋轉頭，兩隻眼睛紅了。

「天下雨，坐車子去吧！」他說着，她只點點頭。

他喊了茶房去叫車子，兩人一道走出房門，一陣寒風迎面的吹來，他倆都打了個寒噤，一部人力車已息在旅館的門前等待着了。

「靜哥，我去了，你上去睡吧！」車夫撩起雨篷，當她跨上車子的時候，這樣說。

他只呆望着絲絲下着的雨滴，車夫拉起車子，向靜寂的街上奔去了。

(四)

大地似乎已經蒙着一層蒼茫之色了。這當然在嚴冬的時候，太陽是分外下去得早。兀立着水久不變方向的陶山，也只對着已去的殘陽，默默地發默。這時候由C縣開往K埠的輪船碼頭上，由遠遠的拉來了一部人力車，到售票處的門前亭住了；車上走下一個女子，車夫將她的一隻皮箱和一個很小的鋪蓋拿下車來。她付了車錢

，接着就去買票。

『先生，距開船時間還有多少？』她訊問那賣票員。

『快了，快了，快點去，揀好了鋪子剛好開船。』

她急忙買了票，船役拿着她的行李，跟她上船。她走進船艙，一般船客都在紛亂地騷動着，好容易纔找到了一張鋪子，當她將鋪蓋打開的時候，那輪船狂叫幾聲就開行了。

她安排好牀鋪，坐在牀沿上，看着一般人在鋪被，開箱的忙碌着，她也不由得伸手在袋中拿出一封已拆過的信來看，她微唸着：

『雲妹：你一定望穿秋波了吧！我因心緒很亂，所以到這裏已經有一禮拜了，還沒有信給你，現在來告訴我的近况吧！我的朋友們在這裏組織了一個K社，已有三年的歷史了。據說，他們的社刊，出版以來，銷數很好。本來是L君擔任編輯的，因為我到了這裏，他就把這個位子讓給我。我本不接受，但是後來一想：不接受又怎樣呢？徒傷了些友誼。所以我已於前日起，在那社中辦事

了。雲妹，這是我們的園地，正待着我們來墾植。來吧！待我們從新來改造這解放得不澈底的社會，用我們的力量，來打倒那些束縛人類的舊教訓；為給將來的人羣謀幸福。雲妹，你來吧：這裏我已安排了你的住處，十八日的早晨，我在船埠等候着你……」她唸到這裏，呆呆的看着地板，徐徐的將信摺好，插入信封中。茶房拿着燈進來了。

「小姐，吃飯麼？」茶房裝着諂媚的笑臉向着她問。

「無需了，我在岸上吃了來。」她淡淡的回答。

「船上同岸上的價目一樣，小姐，再吃點吧！」他益發裝着笑臉。

「不要了，你聽見麼？」她有點發怒了。

茶房默默的走了，口中咕嚕着。

夜漸漸的深了，天氣也突然的變了，下着微雨。雨點打在船窗上，沙沙地發響。這種情景，在長途跋涉的旅客，自然也覺得格外寂寞了。

她默坐着，想起今天上午發出給她父母的信。當他們接到的時候，是多麼的驚

慌呀！她還記得，其中有幾句這樣的寫着：

「父母親：本來我很不願離開你倆的膝下遠走，但是，如今你們的女兒，已犯下了不可救拔的罪，已爲親愛的你倆所唾棄了！呀！悲哀，悲哀你倆只生了一個我，除了我更沒有一個兄弟姊妹。這是多麼一件使你倆傷感的事啊！我這次出走，東西南北，混然無定，母親，你不用掛念，不用悲傷。你聽着吧！秋夜天空的雁唳，或許就是你女兒思鄉的哀音罷。……」她想着，落下了幾滴清淚。

她推開船窗，窗外漆黑得可怕，一陣帶雨的寒風，從窗外吹進；他戰慄着，即忙將船窗復又推攏，她仰臥在牀上，靜聽着雨聲，那汽管突然的長叫了一聲，說明船已過了三分之一路程到了P地。稍停了一停，復又開行了。

船客們都睡了，全船暫時靜寂，「潑郎潑郎」的機輪聲，催着她睡去。睡夢中，她見着了靜之；和她的父母；她做了許多悲慘和快樂的夢。

## 軍民合作

威維翰

(一)

第二班下課，程總務主任才走到教務室門口，就有一位學生前來報告說：

「程先生！我們的寢室統被××師××旅軍隊號去了，據說，他們的隊伍明天就要來住的，怎麼辦？」

「真的嗎？」程主任將信將疑地跟着學生去看。果然，由城隍廟改造的十幾間寢室門上，都用粉筆寫着「××師××旅長室，」「××師××旅參謀室，」「××師××旅副官室」……膳廳的壁上也寫着「××通信排」等等。

程主任看完寢室，走進教員休息室坐下，心想：他們是革命軍，難道也會這般強佔校舍嗎？……突突一陣步履聲，又走進一位學生報告說：

「程先生！孔廟那一邊亦被軍隊號去了，連教室也號去了，我們的上課怎麼辦？」

「啊！」程主任驚異了一聲，又隨即跑到由孔廟改造的校舍裏去看。果然，教員室，會議室，教室，學生療養室，學生成績陳列室，總理紀念廳，也都被白粉筆寫着「××師××旅××室」等字樣。

程主任正走進教務處，預備和教員商量，突然闖進一位戴軍帽，披雨衣的軍官，虎氣昂昂地大聲問道：

「那位是校長？」

「校長不在這裏，他是住在二部的。——請這邊坐！」程主任站起領軍官至教員休息室中坐下。

「先生到此，有何見教？」通過姓之後，程主任奉一杯茶給軍官說。

「我們是革命軍，今天旅部到這邊來，我們連招待也沒有人。在號房裏，我已等候了好久，你們竟置之不理，真好大的架子！」軍官擺出軍官的模樣，怒氣沖沖地說。

「對不起！」程主任很和氣地說。「今天，校長剛在二部，離這邊差不多有二

里路。我們教員呢，又剛都在上課，所以勞先生久候，真對不起得很！先生到這邊來是……」

「我今天是公事來的，」軍官搶着程主任的話說。「就是我們旅部要開到衛州來駐紮。——我看你們學校的城隍廟那邊和文廟——孔廟——這邊的房子，都是空着，所以我們旅部要住到這裏來。」

「敝校的房子一向是很擠的，城隍廟那邊，都是學生的寢室。孔廟這邊，也是教室，教員室……」

「城隍廟那邊的寢室；不是只有牀鋪，沒有人住嗎？」軍官搶着說。「文廟這邊的教室，紀念廳。也同樣都是只有桌子，凳子，沒有人的。」

「城隍廟那邊的寢室，是學生晚上睡的；敝校的規矩，白天，學生是不准在寢室裏的，所以現在是沒有人。至於孔廟那邊的紀念廳，是做紀念週及集會用的，現在自然是閒着。那邊的教室，有的是上音樂，有的上圖畫，有的上物理，都是特殊的教室，現在剛沒有課上，所以都空着。其實……」



『我管不了那些事，總之，我們的旅部非住在這兒不可；因為蹩腳的房子，我們旅部的官長是住不來的。而且，假使沒有我們軍人，日本人打進來，你們還有書教嗎？』此刻所以來和你商量，爲的是要『軍民合作。』

程主任聽了軍官的這一番妙論，心裏禁不住要氣又要笑，剛巧一陣鈴聲搖過，就借要上課爲名，對軍官說了句『等會再商量，』便匆匆走出。軍官因爲得不到滿意的答復，也氣忿忿地走了。

(二)

第三班下課時，程主任應了縣政府的電邀，即匆匆跑去。不料一踏進會客室，又坐着剛才到學校來過的那位軍官，另一位便是胡縣長。

『剛才這位貓副官對我說，他們旅部沒有妥當的住所，想借住貴校的文廟和城隍廟，所以我請程先生來商量；不知程先生的意思怎樣？』在請過茶之後，縣長即對程主任陳述意見。

『是的，方才這位貓副官也到敝校來談起過。不過，借住學校的事體，關係重

大，我是作不得主的；因為這是省立的學校，我要通知過校長，由校長去請示教廳，必須得到廳令，才可決定。這是你們軍隊裏也是一樣，非得上官命令，……」程主任的話尙未說完，貓軍官即怒聲喝着說：

「你要用教廳來威嚇我嗎？哼，笑話，我們是不受教廳節制的！況且，我們所要住的，並不是××中學，而是文廟和城隍廟，這不是公共的場所嗎？」

「貓副官！請不要生氣！」程主任低聲下氣地說。「並不是用教廳來威嚇，這是辦事的手續不得不如此的。至於說文廟和城隍廟是公共的場所，這也有時間性的；因為現在這兩部房子早由省令撥歸××中學了。」

「你們學校既然可以佔用公產，」貓副官怒目地說，「我們難道就不許佔用嗎？我要最後地問你一句究竟答應不答應給我們住？」

「早已說過，我是無權答應的。」

「渾蛋！講不通的東西！胡縣長，請你替我把他扣留住！」貓副官拍着桌子站起大發雷霆了。

『貓副官！』一向和氣見稱的程主任，也微微動怒了，他站起說。『你也不必說這種話！老實說，在軍隊裏中校上校的職務，我也都當過；就是你們隊伍裏，我的學生在當連排長的，怕也不在少數；你們旅部的參謀長，還是我當年軍官學校的同事。你又何必到我頭上說這一套話呢！』

程主任的話，似乎把貓副官軟化了一半。坐在袖手旁觀的胡縣長安不下去了，參加着說：

『我看別的話也不多說了，假使××中學可以想法，且讓一部分給旅部的官長暫住幾天，其餘的且待請示廳令到後再說，如何？』

貓副官眼望着程主任的臉上，似乎在徵求答復。程主任依舊堅持着無權作主，不肯答應。最後，貓副官說：

『你要曉得，我的所以要和你商量，原來爲的是要表示「軍民合作！」不然，我又何必同你多說！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當然懂得。』

『好，那就不必多囉嗦了，請你趕快回去，把文廟的東西預先搬出，我們的隊伍就要的！』說完，貓副官勁兒十足地走了。

(三)

這天下午，虎氣昂昂的軍隊，終於佔領文廟了。當程主任在監督校役搬校具時，還隱隱聽到貓副官得意洋洋地在向另一位軍官說：

『哼，那位教員真不識抬舉！我好好地和他商量，叫他把文廟和城隍廟讓給我們住，他却牌子十足，硬不答應。後來，我大發了一頓脾氣；用命令叫他把文廟搬出；現在他居然情願地搬了。這真是賤骨頭，沒有千斤不走的東西！』

程主任聽了，也有點生氣，本想跑過去理論幾句；可是他記起日本的首相犬養毅曾吃過武人的耳光的事，也只得抱着『好漢不吃眼前虧』的主義，裝聾作啞地走開。

傍晚，程主任正坐在家裏吃夜飯，和夫人談起今天受氣的經過，忽聽隔壁的一家柴店裏有人怒喝道：

「老板！請你把這間堆柴的房間搬出，讓給我的夫人住！」

「搬不來的，官長！敝號一共只有三間棧房，叫我搬到那裏去？請你原諒原諒我們窮苦的小百姓吧！」

「什麼話？你們吃那個的飯？假使沒有我們軍人，江西的共匪早已打過來了，房子也燒掉了，還開得成店嗎？趕快搬出！」

「就是共匪打過來，我們小小店家，怕也沒有什麼關係；官長！總懇求你原諒小百姓，實在是沒有地方可搬！」

「喂，不同你多說了，我問你究竟搬不搬？」

「官長！我們小店家，靠這點生意過活的，還是求你原諒原諒吧！」

「你不搬嗎？」接着「拍！拍！」兩個巴掌的響聲。「渾蛋的東西！你吃那個的飯？」

「噯喲，救命呀！……」

「你這賤骨頭！今天非搬出不可！」接着一陣橐橐的皮鞋聲，似乎走出門去。

程主任聽得吃不下飯了，走出一看，原來揚長而去的，就是那一位貓副官。他禁不住長太息了一聲：

「唉，這也就是「軍民合作」的表示呀！」

××軍住進×中的紀念日——五，廿九日

## ■ 農村的故事

威·維·翰

### 1. 隔壁戲

「哎喲，痛呀！哎喲姆媽痛呀！……」急雨般的喊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

「用力點，快來了，用力呀，荷英！」一個年過四十的婦人。帶着沙的聲音在催促。

從這聲音裏，我知道隔壁的荷英正在做產；聲音帶沙的婦人便是產婆，是由經驗中學會的土產婆。

荷英是我三代前同祖父的姪媳，她才廿五歲，已養下了三個女兒。她的丈夫是

在外作長工，除去過新年，照例是不容易回家的。

「XYXYXY……」小寶寶出世了。

「好了，荷英！你好好地繃一下，我把它（嬰兒）洗洗乾淨。」

房中除去XYXY的啼聲，和一些水聲以外，什麼都沉寂了。

「洗好沒有？狗嫖嫖！」荷英躺在牀上輕聲地問。

「好了。毛衫也穿上了，」

「是兒還是囡？嫖嫖！」

「是！囡！荷英！真好肚福，你看，生得又白又胖！」產婆把「囡」字輕輕地說過，接着便是一套利市話。

「哦，又是囡嗎？嫖嫖！」荷英帶着懷疑和失望的聲調問。

「是的，是一位千金。她生得這般有福相，將來一定是老爺的奶奶，皇后娘娘！」產婆還是恭維着。

「好了，嫖嫖！不要多說了；請你下去，燒碗茶給我，有點口渴。」

一陣得得的足聲，產婆下樓去了。

噦噦咯咯的牀板相擠聲，接着便是叮叮丁丁的拖鞋聲，更接着兩三聲×Y×Y的啼嬰，「咚！」彷彿一塊大石頭掉進水裏，隨後似有小兒化化的戲水聲。約隔五分鐘之久，「砰！」彷彿一塊大石頭落在樓板上。接着又是叮叮的鞋聲，和噦咯的牀板聲。沉寂了三分鐘許，又發出一種呼呼的抽咽聲，愈抽愈響，終於大聲地哭了。

得得的樓梯響後，產婆忙問道：「心裏難過是不是？荷英！」

「……………」她沒有答語，只是很悽慘地哭。

「喲，因兒怎麼了？荷英！她的毛衫都濕了，臉也冰冷了！噫，爲何這麼臭？

啊喲喲，天殺的，荷英，你把她放在尿桶裏溺煞了嗎？」

「是……是我……我把她弄煞了！姑姑，我……已養下三個女兒了，怎樣還……還養……養得起她？只好讓……她夫投胎過，到……到有飯吃的財……財主人家去！」荷英帶說帶哭，哭聲更悽咽了。

「唉，天殺的，你養不起，可以勿要生的；既生了，又把她殺死，真罪業啊



！』得得的步履聲，產婆下樓去了。

死一般沉寂的樓中，只有悽慘的抽咽聲在不停地繼續。

2. 保衛團捐

『阿貓嫂嫂！阿貓在家嗎？』村長走進阿貓的茅屋裏間。

『那裏來的先生？請坐坐！他一個月前出門到富陽山裏背毛竹去了。有什麼事嗎？先生！』她忙從草鞋凳上站起，搬一把沒靠背的椅子請村長坐。

『阿貓嫂！你認識我嗎？我是去拿保衛團捐的，我就是方村長。』村長吹一吹椅子上的塵土坐下，就說明他的來意。

『什麼捐呀？我們家裏是捐不起的，請你向別家去吧！』

『你沒有聽懂吧？阿貓嫂！這是派定的捐，每戶五角，是一定要拿出的。』他隨手從衣袋取出一本捐冊。

『哦！我倒沒有聽說過，捐去做什麼用的呢？村長先生！』她就坐在草鞋凳上，隨手拍她衣上的灰塵。……』

『這是保衛團的團捐；近年來，請財神，搶東西的土匪，不是很多嗎？保衛團就是打土匪的。……』

『村長先生？那種請財神，搶銀子的事情，不是財主人家才會臨到嗎？像我們這種居茅草鋪的貧苦人家，土匪是請也請不來的，難道還要保衛團來保衛嗎？』

『那不能這樣說的；假使你們也財主起來呢？』

『那只有到那時候再說了！』她微笑着說。『現在的世界，窮人那有富的日子。』

『總之，你也不必多話，這是公家的事，五角戶口捐是非出不可的。假使你是不肯出，縣衙門自然會派警察來的。』村長有點不耐煩了，所以抬出個縣衙門裏的警察來；因為這是在鄉間最具有威權的菩薩。

『村長先生！請不要動氣，既然派到的捐，我們小百姓那敢不出！不過要求你原諒，寬限點日子，待我們阿貓回來再給吧！』她心中有點着慌；爲的是怕那具有威權的菩薩——警察。

「那弄不來的，曉得阿貓那一天回家！團捐是等用的，今天非要不可！」他看阿貓嫂心慌的神情，格外說得嚴厲了。

「村長先生！我並不是不想給，實在是要不來。先生！不瞞你說，自從阿貓出去後，連柴米都是靠草鞋做出來的。近來草鞋的銷路又不好，你看已積下二十來雙了。……」

「假使真的沒有錢，草鞋給我也要的。——多少錢一雙？」村長拿起草鞋在看貨色的好壞。

「四個銅板一雙，假使你是要，村長先生！不妨先拿十雙去吧，以後的慢慢補足好嗎？」

「所有的都給我得了。」村長低下頭在點草鞋的數目。

「請留下幾雙讓我賣賣，不瞞你說，明天早晨的米，還要待草鞋去換來的。」

「那末，我就拿二十雙去吧。」他此時剛點到二十雙，剩下的還有三雙。不得阿貓嫂的同意，他背着草鞋就走。走到三丈外，回頭說：

「阿貓嫂！其它的錢，請你趕快湊齊，下一市我定要來拿的！」

3. 汽車路上的橫尸

清早，有一個農夫向村中來報告，說離村一里半路的田野，汽車路上橫着一個血跡淋漓的男尸。這個驚人的消息，吸引了一大羣村民在討論。

「他是怎麼樣死的呢？」一個微帶鬍鬚的農民問。

「我也沒有仔細看過，因為心裏怕，不敢走近去。」報告的人答。

「也許是一位過路的客人，被土匪劫財打死的。」

「也許是被仇家謀殺的，不然。何以有血？」

「……………」

一羣老農正在紛紛地議論，幾位跑去探看的青年農夫回來報告說，並不是謀死，也不是土匪殺死，大約是自殺的；因為死尸的身邊放有一把上鏽的剪刀。報告的青年中更有人出來證明，說這死者便是陳家村的小狗，他平日做人是很和氣，決不會有什麼仇人；而且他家也很貧苦，更不致招土匪的慘殺。

陳家村離李塢村只有一里半路，這個消息傳到陳家村之後，死者的歷史更確鑿了。

據說，陳小狗是一個忠實的農民，他年紀已五十六歲了，尙沒有娶親。自從三十五歲死了母親以後，一間破舊的茅屋中，只留他伶仃的一個。二十年來，他都是幫人做長工，除去償父母遺下的舊債外，二十年的積蓄，共有二百元左右。他一心想成家立業，在去年的十二月間，將二十年來所積的汗血買得了兩畝「三熟田」。春間稻子剛長得綠油油的時候，忽然被築成汽車路了。

從此，他雖然依舊如常地替人做短工，過他老天注定的生活；可在做工回家的黃昏，每天不拘晴雨，都要跑到自己的田所築成的汽車路上去徘徊。「唉！人家田裏的稻子長得這麼大了！」他這般自言自語地一嘆，雨也似的淚珠便會從眼眶滾落。所以大家都說，他的靈魂早已埋葬在汽車路下了。他可憐的死尸橫陳在汽車路上那一天，正是人家的稻子黃得很香的七月。

雜

俎

### 三三三棋

唐·漢·江·

定名 || 本棋因棋盤的格數，橫直都是三格，故定名三三三棋。

用品 || 紅、黑、棋子，各二十餘顆。用○代紅子，用●代黑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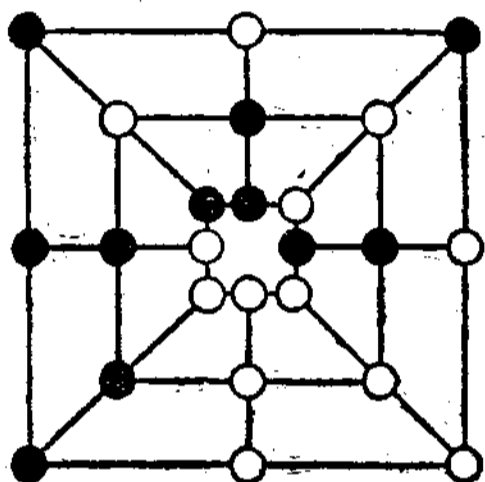
口號 || 三。（如有雙三，則號呼「雙三」方才有效。）

人數 || 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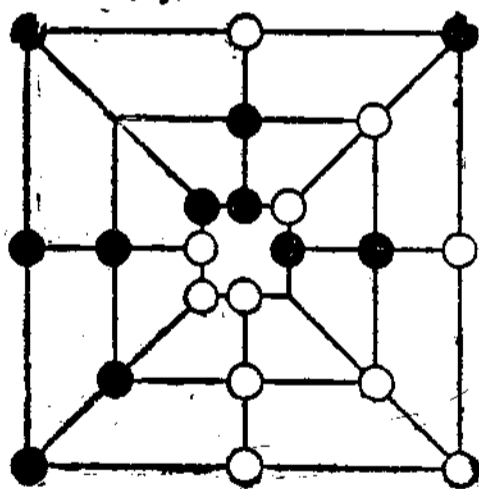
特別 || 本棋不能規定擺子，乃應意亂擺擺滿後除去搭子，纔可走動。擺先動後，擺後動先。玩法 || (一) 下子搭子：二人各在一方，置棋子，一顆顆的隨意放入棋盤格中。如甲下了一子，

乙也隨意下一子，陸續輪流，以擺滿棋盤的格數爲止。但搭子是怎樣呢？凡三顆紅子，或黑子，排成一行時，必要呼號呼畢，就另置一子，應便搭在敵子那一顆之

式搭滿的規不 (A)  
子盤擺定能



出子搭式將 (B)  
式拿的被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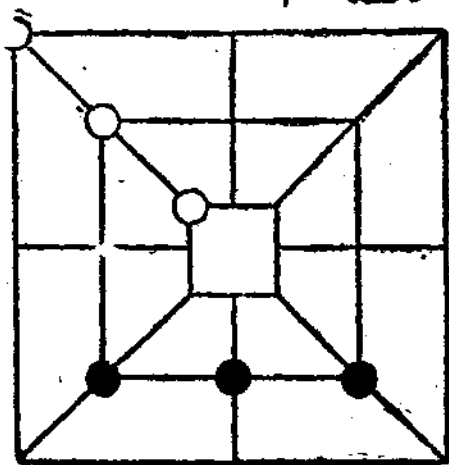
上，作為除子的記號；但要選擇敵子，能阻礙自己的三路，或能斷敵子的三路者；就搭在那一顆之上。（如A圖）若有「三」不呼號，則取消搭子。

（2）塞三，除子兩端是黑子，中間無子，對方即可塞一紅子於其中，以免敵子有三；又兩子相排，一端無子，對方亦可填塞。（如B式）而除子又是怎樣呢？俟把棋子，擺滿棋盤，則將被搭的子一並拿除，空其位，然後才可行動。（如B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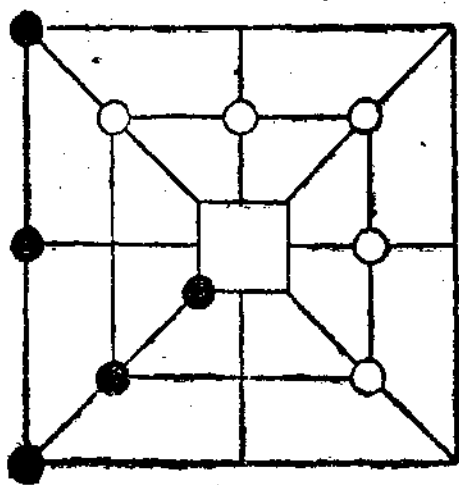
（3）吃子：走子時每逢遇「三」，即呼號，就選一顆關緊要的敵子除出；這就算吃去一子了。以將敵子圍死，不能行動；或將敵子吃完為勝。

雜俎

式三單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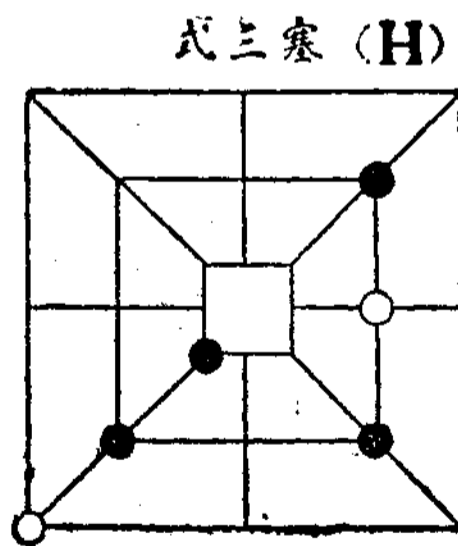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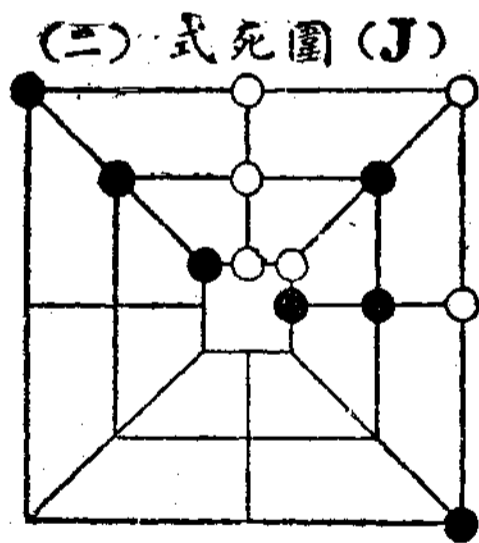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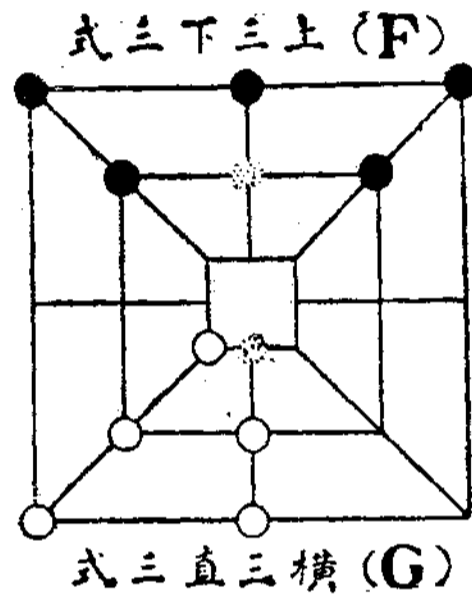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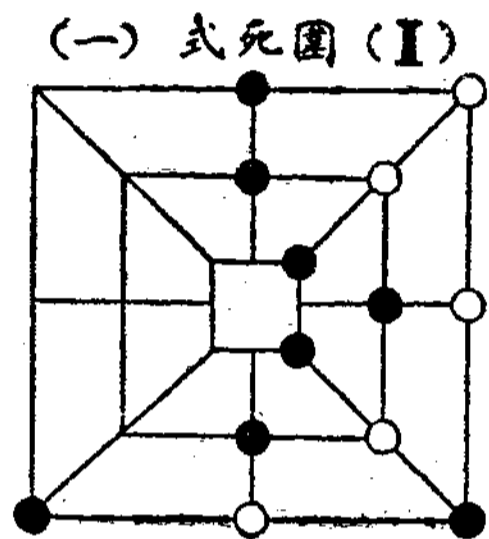


式三雙 (E)



(4) 飛三：不依棋盤的格數走，可由本位，跳往他格者，叫飛三；無論那方，凡被吃還剩三子者，就可飛三了；如兩子相排，或於兩端，一子又處於他格中，則可跳過去成「三」了。（如E式）愛玩諸君啊！這奇而有趣的動法，你們何妨試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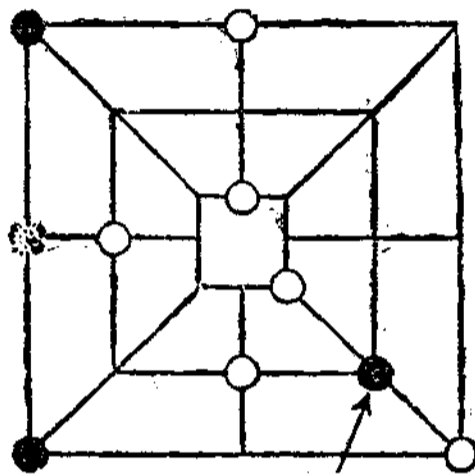




雜  
俎

四

飛三式 (K)



飛三處成點

注意

擺子時，呼「雙三」就搭兩顆敵子。  
動子時，呼「雙三」就除兩顆敵子。

### 嚼舌錄

(一)

從前的老爺大人等稱呼，現在都改為先生同志！從前的太太姑娘等稱呼，現在都改為女士密斯呵！這是社會的進步吧！

(二)

現代的青年，在求學時候，大多數是高言闊論的說：「將來應怎樣的努力改造社會啦！整頓

教育啦！打倒貪官污吏啦！」可是；等到離開了學校生活，與社會接觸着，那些說着改造社會的，竟和惡劣社會同化起來；那些說着整頓教育的，竟和教育脫離關係。唉！這就是古語所說的：「坐而言之易，起而行之難」呵！

(三)

倭奴不足懼而視爲勁敵；國聯不可靠，而視如泰山。唉！中國人的依賴性，奴根性，我欲無言！

(四)

從前的老爺們，坐着那藍呢轎兒；現在的偉人們，坐着汽車。都是一樣的表示他們特殊的階級。可是前者乃是封建社會的官架子；現在的却美稱是物質文明。

(五)

宇宙的人們，都知道金錢爲身外之物，可是仍有很多的人們，不顧生命的去鑽謀經營。

(六)

現代男女戀愛的標準：男子以女子的容貌美麗爲戀愛方針；而女子却以男子的金錢爲目的。這是兩者的戀愛條件。

(七)

老百姓們，每每因為雀鼠之爭，而打官司，其結果，兩方面都焦頭爛額；而律師的荷包裏，却裝得如十月滿足的孕婦。

(八)

「寬宏大量的人們，才能有高官厚祿的希望。」這句俗語的確是不錯呀！看呀！我國的當局，衰衰諸公，他們的量度真寬宏呀！「九一八」以後，土地為人家所霸佔，而他們還依然如舊，沒有怒氣，不去抵抗，真是寬宏的度量啊！

(九)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一句古語，我現在斗膽的改為：「享得樂中樂，方為人上人。」何以呢？我們觀察現代的偉人們，他們是不是人上人？他們多麼的享福呀！飲酒，吃肉，坐汽車，穿西裝。國難當頭，還天天去逛公園，上戲院，吃館子。您想改得恰當不恰當？

(十)

現在的人們，慣會裝病。辭職裝病，缺席也裝病。所以外國人譏諷我國為病國，人為病夫。

(十一)

目前的青年們，唯一的病症，恐怕要算「密斯狂」吧！因他們常常帶着電影戲院的戲票，同時並光滑着頭髮，粉着面兒，而學校和家中整天的沒有瞧見影兒。他們天天都似色情狂的跟着密斯尋快樂。却不知愛人頸上掛着的晶瑩珠串，正是他們老子頸項裏的黃豆般大的汗珠所結成的；愛人身上穿着綾絹衣服，正是他們老子那雪白似的頭髮所織成的。

(十二)

現在那些紳士們，動輒說是「世家」；而一般醫生，也動輒說是「祖傳」；惟有那些西裝少年和密斯，動輒說着「時髦」！

零零碎碎

陳•家•焜

(1) 一個時髦的太太，在馬路上步行的時候，必定她後面跟着一個伸手大將軍。

(2) 漢口商家，因為生意冷淡，虧空過巨，大半停業。那麼這些停業的老闆，如果去合開一處電影院，包你可以一本萬利，市利三倍，天天滿座。

(3) 橘子皮，瓜子殼，碎紙屑，拋滿於地，是會議後的景象。

(4) 過去的妻子稱『堂客』，現在新名詞卻變為『外夫』，男子却變為家中之『黑漆板櫈』，嗚呼！這也算是文化上的進步吧！

(5) 吹牛是處世要訣，拍馬乃發財捷徑。

(6) 高大洋樓上，有一對摩登情侶唱毛毛雨，樓下却躺着一個六七十歲的乞丐在呻吟。

(7) 現在所謂的下野，乃是政治舞台舞客落伍的一條傷心大道。

(8) 『名譽不如生命，生命不如金錢』是貪官污吏所抱的目的。

(9) 商店的老闆對店員們說：『我們店裏生意又不對，明天預備大減價，你們把一塊六的貨物，改為兩塊，對顧客就說打八折。』

(10) 『言論的花開的愈大，行爲的果結得愈小。』

(11) 一位××××說：『幸虧菩薩保佑日本沒有亡，要亡了，我們這時那有蚊烟香點。蚊子那才咬死人哪！』

(21) 西裝褲子要摺得挺直，皮鞋要擦得光亮，可是襪子儘可以不穿。

(13) 午夜的鐘聲，最是驚人，可是只醒了少數的智者，還有大多數的人，仍舊在度甜密的香夢。

(14) 女人一雙高跟鞋據說是提高她的人格。

### 養靜軒詩話

霍北平

潘宮教。號及甫。宋時泰興人也。詩能盛著。不事雕繪。惜所作多已散毀。存者無幾。聞泰興縣志載其送友一律云。一聚首渾無益。送君將奈何。已經貧病後。一任別離多。鬢髮新霜雪。衣裳舊薜蘿。那堪明月夜。揮手唱驪歌。一揮筆自如。真唐音也。

甘肅有別號松花道人者。生於清康熙時。生平博極羣書。兼深禪理。晚年以來名於隴上。與袁簡齋。王西泚。姚雪門。王芍坡等彼此唱和。靡不傾心折服。著有松花菴蘭山詩草等刊行於世。聞其懷毛鳴周文學五律一首云。一久與高朋別。幽明兩不知。傳聞君屬纊。猶待我題詩。河朔豪尊遠。山陽短笛悲。那堪回首處。宿草正離離。一筆意似山陽賦。着墨不多而愴情獨發。江謙易。安徽婺源人。精聲韻考據之學。作詩能溫柔敦厚。和平樂易。晚年研究佛學。於吟咏之

中。參入禪理。尤耐人尋味。發人深省。有辛酉夏月陽復齋居士題筵一首云。「緣向虛中滅。煩  
從靜裏忘。任天偏酷熱。於法得清涼。况有林亭勝。兼之水作鄉。歸心尤雋異。閉目見西方。」  
又讚月古詩一首。說理玄妙。着筆復宛轉有致。詩云。「光明照萬方。清淨息諸妄。江海河渠隨  
處生。春秋冬夏無殊狀。團圓是本來。淺缺由遮障。比如璧玉如晶盤。或入深淵或天上。往來菩  
薩身。圓滿如來相。九原得照盡歡呼。今我懸觀存點想。我心皎如月。十界通宵長。方寸既非藏。  
六合亦非放。瞿曇融一非自他。刳刳經過無得喪。請君釋首問瞿曇。便信此言真諦當。」  
如皋江干號黃竹。前清乾隆時人。生而不遇。而家境蕭條。動遭大變。是以抑鬱窮愁。胸多塊壘。  
發而爲聲。悽愴動人。著有片石詩鈔。類多寫愁之作。不堪卒讀。有客中五十呈竹畦七律二首  
云。「冷杯殘燭夜如何。坐擁寒衾哭當歌。一死未成餘業在。萬緣俱斷此身多。引窮全怪詩爲  
祟。貪夢甯甘睡有魔。幸是不歸歸更苦。生辰只合客中過。」滿城風雨動哀笳。愁思無涯生  
有涯。身帶千瘡難語病。人餘兩口不成家。風高遠戍嘶征馬。葉落空林冷宿鴉。我欲踟躕待春  
信。天公不假是年華。」

汪冰臣。家歙縣。良吏亦詩人也。有清光緒間。居官淮上。有政聲。所著桃花潭館詩鈔。業由其哲



集四第 卷七第

雜俎

一一

嗣汪魯門。付梓行世。雖寥寥數十首。而咏史雜感諸篇。攝寒暑於筆端。具春秋於皮裏。紀遊覽勝之作。山水淪其性靈。草木供其驅遣。抉奧鉤元。不同凡響。曾見其觀奕云。一枰相對坐烟蘿。各具心機入算多。有客旁觀當袖手。看他殘局竟如何。絃外之音。令人悚然。

又自遣一律云。萊衣舞罷晚風清。八十慈親喚小名。百歲縱能三不朽。六旬猶愧一無成。朱提信手揮都盡。蒼昊何心訴不平。好繼家聲清白吏。硯田留與子孫耕。

又咏落花一首云。年年踪跡等萍飄。烟雨樓臺謝六朝。笛裏斜陽牛背遠。天涯芳草馬蹄驕。偶隨蝴蝶飛羅幕。更送游絲入綺寮。千萬黃金留不住。惱人風信是今宵。亦頗清逸可愛。

又題明妃出塞圖云。老死深宮世莫知。天生一女靖華夷。初元以後無邊患。功首還應獎畫師。造意新穎。是斯題之別開生面者。

張珩。字台玉。梅縣人。明末爲東莞教官。性忠直。有愛國思想。順治三年。以張家玉。張如璜等聚守莞城。謀拒清。以不敵殉難。著有蒼蒼亭集。見其凌風樓懷古一首云。箕尾精靈果在無。山河依舊片城孤。也應風雨崖門淚。哭到今朝血亦枯。善悲南宋事也。傷懷弔古。備極悽愴。

宋芷灣。清翰林。工詩文。性豪邁。下筆具倜儻雄奇之概。曾見其秋海棠四首云。一亡淚寄天涯。

人歸莫問花。蟲聲游子屋。草色美人家。碧血銷難盡。羅衣薄自遮。年年秋滿地。冷月一窗紗。一  
一落日又邊城。古城花自生。關山長有恨。風露總無情。薄命依秋草。三生一豔名。古來兒女淚。  
如爾幾盈盈。一青塚葬琵琶。人間尙見花。紅顏春不嫁。白露客爲家。易墮長干月。難支塞北  
笳。可憐心一寸。折折有天涯。一芳草只如此。美人何許情。面留今日看。心未古時明。墻角夜  
多雨。樓頭秋幾聲。君看花上淚。那不感平生。一哀感纏綿。極幽豔之致。

又咏虞姬一首云。一奈何聲斷酒三巡。夜半君前楚舞身。事去難思范亞父。功成不過戚夫人。  
悲風江上無情水。豔草山前有恨春。百戰天亡千古淚。名騷愛妾本埃塵。一悲哀感慨。極千古  
之能事。真是雋才。

泰輿汪仲山先生。性豪邁。頗有奇才。善畫墨菊。不規規於形似。雖蕭疏數葉。皆有神理。每畫  
一幅。必題詩其上。詩亦信手拈成。不拘繩墨。曾見其二絕云。一穿出疏籬瘦有神。西風蕭颯一  
吟身。酒闌更盡蟲聲急。如憶柴桑說故人。一西窗日落漸黃昏。楓葉蕭蕭飛打門。疑是白衣  
來送酒。履聲隱約到花根。一輕輕着筆。火候直到二十分。

昔有咏新月者。初成二句云。一初三初四纖纖月。不是蛾眉不是弓。一其下苦思不能續。遲至

集四第 卷七第

雜俎

一四

數年之久。見有擊破玉環者。悟而續成云。誰把玉環敲。兩斷半沉江海。半浮空。噫。詩之難如此。存餘堂詩話載孟浩然眉毛盡落。王維走入醋甕。益非虛語。

咏物詩須有關合。方稱佳構。曩見人咏棺云。猶爲身外物。都是個中人。咏鏡云。到處照人。清澈骨。自家背後。不分明。咏炭云。一半黑時。還有節。十分紅處。已成灰。咏紙鳶云。人皆仰面誇機捷。我獨關心慮線勞。諸句想見其一題到手之時。獨具隻眼。巧運匠心。

某西席不得志於東翁。賦詩一章以刺之。中有句云。大烹欲嚼須磨齒。小炒無多略點唇。二句具見盤餐惡劣狀。繪影繪聲。的是寫生妙手。

閨秀詩最易流入纖弱一途。蓋由其胸襟境遇。迫之使然也。至閱鑑湖女史秋瑾黃海舟中云。一片帆破浪涉滄溟。眼底河山一髮青。四壁波濤懸大地。一天星斗拱黃庭。十年劫盡灰全死。廿載淘餘水尙腥。海外神仙今何處。天涯涕淚一身零。

又讀常州江毓真女士悲時云。國步艱如蜀道難。幾人流淚話江山。子規空泣枝頭月。胡馬猶羈塞上鞍。拚得微軀填苦海。除非熱血挽狂瀾。橫刀一笑前途遠。開遍櫻花忍獨看。感時憤世慷慨悲歌。大有擊碎唾壺之概。至其大氣磅礴處。雖昂藏七尺者。恐尙瞠乎其後也。

又見錢塘李是菴女士秋江晚泊云「石尤風急泊沙灣。日落寒江鷗鷺閒。秋水空明千里月。荒烟溟鎖萬重山。樵歌野唱猶行路。僧寺殘鐘獨掩關。潦倒蓬窗愁客夢。漫披詩史手重刪。」亦莊亦雅。風韻直逼唐人。閨閣中之雋才也。

昔徐雲甫中翰有中秋玩月云「金波搖影碧光冲。倏爾天衢一鑿空。六合共傳唐代異。二分誰賦廣陵中。瓊華已落飛鸞砌。仙桂常芬皎兔宮。遙憶仙人橋廿四。濃情依舊玉簫通。」犀利清新。一時傳誦。

李曉耘都門夜雨書懷云「夜靜空庭看雨微。欲溫殘夢尚依稀。伶俜北土三年客。猶抱荒城未忍歸。」

又將入都留別尊季弟即題東齋壁云「虛度浮生亦可哀。歸心牢落此東齋。南州景物餘依戀。雨過苔痕欲上階。」二詩得韋意。能以少許勝人多許。

唐僧栖白有中秋對月五律一首云「尋常三五夜。豈是不嬋娟。及至中秋半。還勝別夜圓。清光疑有露。皓色爽無烟。自古人皆望。年來復一年。」以尋常月色陪起。頗爲別致。其愛月之心。彌覺真切。一結尤佳。餘韻悠然。意外却有無窮感慨。

集四第 卷七第

雜俎

一六

僧如滿中秋咏月云。「團團離海角。漸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上三句先得。末句百思不能得。直至明年中秋夜。於月下即景生情。始續此五字。不明言月。而千里月色。皓皓如在目前。夫以善詩之僧。續句延至一年之久。可見吟詩之不易也。唐賈島句云。「二句三年得。一吟淚雙垂。」昔人苦吟爲何如乎。

唐賢中如王建十五夜望月云。「中庭地白樹栖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望字全神。悉歸納於末句。於末着筆之先。想已胸有成竹。遂用回溯之法。逆流而上之。若曰。秋思果在誰家乎。人人皆望明月。望時惟見庭樹栖鴉。桂花露濕焉。古人欲成名句。談何容易乎。

中秋有月易作。中秋無月難作。紫狠山樵有中秋無月和友一首云。「此夕空登百尺台。無燈無影自徘徊。浮雲霧霧丹成粒。月色昏昏蚌未胎。遙憶絲音難達旦。試觀弦管怎吹開。懷卿只有多斟酒。一片相思付玉杯。」無字全神。躍現紙上。不愧名手。

馬湘生工詩善飲。放蕩不羈。見其中秋賞月一聯云。「風捲雲層剛盡散。」「水流月影不曾移。」眼前景頗善取用。

又曹光祖中秋賞月有聯云「月出歌聲裏」詩成半醉時「波吞片月影」闌阻大江潮」皆佳句也。

吳鶴叟中秋坐雨詩云「玉漏無聲夜色冥，梧桐滴瀝滿空庭。蟾宮應是翻新調，不唱霓裳唱雨鈴。」命意新穎，不落前人窠臼。

# 偵探小說叢書

全部出齊  
實售六折

偵探小說之妙，非僅佈局縝密·筆墨動人，即極微之動作事物，亦須安置妥貼，始能如萬丈遊絲，無處不黏着妙境。下列各書，俱為名家傑作·新穎兀突，饒有藝術意味，足供欣賞。

五福船	程小青著	一册	二角
窗外人	程小青著	一册	二角
鐵軌上	程小青著	一册	二角
空房人語	周瘦鵑譯	二册	四角
留聲機上	周瘦鵑譯	二册	四角
金窟	周瘦鵑譯	二册	四角
大澤秘密	周瘦鵑譯	一册	三角
催眠術	周瘦鵑譯	一册	三角
尸變	張舍我著	一册	三角
第三手	徐卓呆譯	一册	二角

上海大東  
書局印行

通

訊

### 黃君國棟啓事

汪蔚雲君：

在本刊上，時讀大作，欽佩之至。你的語體詩，固久爲我所羨慕，而尤以你小說中的「歸來」一篇，使我看了以後，真是欽佩到沸點了。

我因爲酷愛文藝，而你的文藝確是高明，所以現在我很冒昧而誠懇的，向你要求翰墨緣，不知你可否垂青？如蒙不棄，即請惠我數行。我的通信處是「江蘇省立淮陰中學」。篇幅寶貴，就此

祝你康樂

社弟黃國棟謹上

### 程君寶三啓事

通訊

一



社友諸君：

你們有存着的關於程姓的家譜嗎？我們自明末，由安徽遷居河北滄境，支派殷繁，屢欲編序譜書；奈舊譜遺失，（光緒時，有安徽河汾人程鴻賓，遊宦滄州，將舊譜借閱，解職後竟未歸還。）實難追本錄敘，如有關於程姓唐宋元明時之舊譜，請先賜一函，或借閱，或代謄印一份，（一切費用除由鄙人擔負外另備有拾元至二十元之報酬）以便接洽一切，無任感激！（通訊處——河北滄縣城東北趙官屯29學校）

程寶三

上海大東  
出版局

# 軍事訓練用書

訓練總監部  
審定

## 國民軍事學

精裝一冊  
一元二角九折

石鐸著 本書依照歐戰後最新學識而編，第一編說明國防之原理，第二編敘述國防各機關，第三編指示國防各機關之用法，每編中更條分縷析，不厭求詳。

## 國防與物資

精裝一冊  
一元五角九折

厲爾康著 全十二章內容如主要軍用品與原料的關係，鐵煤及石油問題，歐美列強自給自足的情形及其用替代品之實例等，揭明國防與物資的關係，確有獨到之處。

歐美各國青年軍事訓練和家動  
員總練事年國美

石鐸著 一冊五角五分（七折）

## 軍事學問答

（百科常識問答叢書）

一冊 三角五分

## 戰後世界各國之軍備

一冊 六角九折

## 大戰後歐陸軍務之一瞥

一冊 九角九折

# 百科常識問答叢書

是學問的集圖 · 是應試的秘本

每一種學科 · 抽其精要 · 設為答  
問 · 考試前準備三天 · 收效如響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黨史問答 一册四角	教育學問答 一册三角	物理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三民主義問答 一册四角	經濟學問答 一册四角	化學問答 一册三角
五權憲法問答 一册四角	警察學問答 一册三角	生理衛生學問答 一册四角
民權初步問答 一册二角	軍事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中國地理問答 一册五角
孫文學說問答 一册二角	心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世界地理問答 一册四角
實業計畫問答 一册四角	倫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中國文化史問答 一册五角
建國大綱問答 一册三角	論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世界文化史問答 一册四角
政治學問答 一册五角	生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中國古代史問答 一册五角
市政學問答 一册四角	動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中國近代史問答 一册四角
財政學問答 一册五角	植物學問答 一册四角	平時國際公法問答 一册五角
社會學問答 一册五角	礦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戰時國際公法問答 一册三角

考試·升學·必備

# 入學試題彙輯

科目完備：使應試者得窺全豹

逐題實錄：與懸擬的迥不相同

包括學校——四十七所

凡全國著名之大學，中學，專科學校，職業學校，無不廣為收輯。而此種學校，課程設備均臻完善。

全部試題——七千餘則

關於文科的，理科的，工科的，商科的，教育的，法科的，藝術的，農科的，無不依照程度，作完整之編列。

——從這部書裏——

可推知各校的課程標準：獲得研究途徑  
可明瞭各校的入學程度：便於充分準備

## 上海職業指導所編

編者深感於近日學校林立，優劣不等，種類既多，性質亦異，以經歷未廣之青年，欲擇一適合個人志趣之學校，實非易事，而貿然應試，一再被擯，尤易興不得之門之嘆，故蒐集試題，成此巨觀，青年讀之，問津極便。

一册  
一元六角

大東書局發行

# 非武力抵抗主義倡導者底供狀

• 明 耀 五 譯 •

## 甘 地 自 傳

### 大 東 書 局 發 行

這部書是甘地自己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監禁中口述的，故委婉詳盡，毫無虛飾，使讀者感覺着一個純潔不欺的人格躍然紙上。我們修養上一

#### 全部要目

個燈塔。

序	原序	第十二章	嚙嚙叛變
第一章	家世	第十三章	精神訓練
第二章	學生時代	第十四章	奈托耳的靈力運動
第三章	幼年時代	第十五章	消極抵抗者
第四章	在倫敦生活	第十六章	監禁與勝利
第五章	回國	第十七章	重抵故鄉
第六章	到奈托耳	第十八章	杉巴蘭
第七章	在勃勒托利亞	第十九章	開拉
第八章	兌班的暴動	第二十章	大戰會議
第九章	波爾戰爭	第二十一章	路臘案
第十章	治疫工作	第二十二章	庵里察議會
第十一章	給那後來的	第二十三章	卡迪運動

# 國學常識

新編國學常識

全三部元

小學常識	一冊	三角	子學常識	一冊	四角
音韻常識	一冊	三角	文學常識	一冊	四角
經學常識	二冊	四角	詩學常識	一冊	四角
理學常識	一冊	三角	詞學常識	一冊	三角
史學常識	一冊	二角	說部常識	一冊	二角

以科學化的方法 整理國故

將最深奧的理論 演成極淺的常識

指示「研究」「練習」的新途徑

包羅最完備 選材適當 綱領清楚

是中等學校學生適用的善本

大東書局印行

■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

括如括如  
弧在弧在  
中某中上  
填處填海  
某分局海  
處分局所  
分局定局

預定學生文藝叢刊一份執

有 字第 號定單原

寄 省 縣

收現因地址遷

移請即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致

大東書局台照

謹啓 年 月

啓者敝局出版雜誌六種每種定戶逾萬每有來函查詢輒因未填號碼或姓名地址與定單不同以致查復困難茲特附列格式兩種

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未到等事務即

剪下照式填列貼入明信片上寄交敝局並乞

每種雜誌各自填寫一張幸勿合用俾得分別

交查以免延緩諒必荷

同情賜

予贊助也專請

公鑒

上海大東書局謹啓

■ 查詢未到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

括如括如  
弧在弧在  
中某中上  
填處填海  
某分局海  
處分局所  
分局定局

預定學生文藝叢刊一份執

有 字第 號定單寄

縣 省

收茲查第 卷

號尙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致

大東書局台照

謹啓 年 月

學生文藝叢刊社投稿簡章

- 一 凡屬中國籍之青年學子，不論在國內國外，如以文學（文字不論新舊）或藝術之作品投寄者，本社均遴選刊載。
- 一 投寄之稿，以本刊所有門類為限。
- 一 投寄之稿，不論屬於文學的，藝術的，一經選登，即以本刊或書券現金酬贈。
- 1 語體文，小說，劇本，遊藝等稿，滿一千字以上者，每千字酌量以一元至三元之現金奉酬；（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投稿人不得自己主張，本社亦不預先與投稿人函商。）不滿千字者，概酬社刊二冊。
- 2 文言文字數在千字以內者，酬社刊一冊；在千字以上者，每千字以一元計算，酬以書券。（雜俎同。）
- 3 詩稿不論語體詩，近體詩，每集內登載在五首以內者，贈社刊一冊；逾五首者，除贈社刊外，再酌量酬以書券。



## 學 生 文 藝 叢 刊 社 投 稿 簡 章

4書，畫，（包括國畫西畫。）雕刻，攝影等稿，一經刊載，酌量贈以社刊或書券。

一 來稿不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長篇及精細之畫稿，如須寄還，應預先聲明，並附下寄回之郵費。

一 本社對於來稿得酌量刪改；如著作者不願他人塗竄，可於稿上預先註明。

一 來稿揭載與否，恕不預行函告。

一 投寄之稿，須繕寫清楚，每篇自加標點，詳註姓名，學校，及通訊處。如繕在洋紙上者，切勿兩面並寫。）

一 社員投稿，並須註明社證號數。

一 登載之稿，如發現勦襲他人，或係自己作品而已經登載其他書籍或報章者，酬品一概取消。

一 投寄之稿，每篇名下須蓋印章，或附以名片，本社收發處方為登記。

一 來件寄上海北福建路二號大東書局總廠學生文藝叢刊社。

廣告價目表

地位一集	五元
地位五集	二十五元
地位十集	四十五元
地位十集	四十五元
底外	五元
封內底內	四元
普通全面	三元
普通半面	二元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	價另議

定價與郵費

集數	一集	十集
實價	三角	二元五角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內二分
國外	二角五分	二元五角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刊停假寒假暑 · 集十年全 · 集一月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學生文藝叢刊 第七卷 第四集

編輯人 凌善清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廣州 梧州 常州 汕頭 廈門 星加坡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教育部審定

初中教本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初中黨義教本 陶百川編 蔡元培校

初中平面三角 薛邦邁編 薛邦達校

初中國語教本 張弓編 蔡元培校

初中自然科學 夏佩白編 顏任光校

初中本國歷史 梁園東編 江恆源校

初中化學教本 周毓莘編

初中外國歷史 梁園東編 孟壽椿校

初中動物學 王維慶編 吳元濂校

初中本國地理 蘇甲榮編 孟壽椿校

初中英語讀本 沈彬編 蔣夢麟校

初中外國地理 金久之編 李長傳校

初高中水彩畫 王濟遠編 呂鳳子校

初中算術教本 張軼庸編 熊浚校

初高中商業常識 王雨生編

初中代數教本 張鴻溟編 范鳳源校

